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9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9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性學觕述　八卷（卷五至卷八）……［意］艾儒略著　一

神鬼正紀　四卷（附《神鬼原始》）……［意］高一志撰　一五九

勵修一鑑　二卷（存上卷）……［清］李九功纂評　三二三

勵學古言……［意］高一志述　四四九

述友篇　二卷……［意］衛匡國述　五一九

交友論……［意］利瑪竇撰　六一五

性學觕述

八卷（卷五至卷八）

〔意〕艾儒略著

性學牖述

4

63 3
2° mod.
22i Volum:
Tom: 4. de Ani=
ma
Rare Gen. Cx
III. 223
Int. 4

性學揄述卷之五

西海後學艾儒畧著

總論知覺內職

覺體如一國然。有郡國外吏。以徧理天下。又有京師百司。將外事居中酌處。然後內外綱紀。繩井聯貫而無滯。人身外備五官。隨遘而覺。美惡俱受。無所揀擇。又內備四職。取五官所進而區別安置之。一曰總知。亦云公覺。二曰受相。三曰分別。四曰涉記。外官者。感萬象而受之於內。如一城之有五門

然內四職者。收五官所入而觀察焉。以定其取舍。如諸司列署。有分職然。合此五官四司。共成一覺性。共覺性之所舍也。

論總知之職

總知之論有三。一曰能。二曰所。三曰識。按古賢亟味則納所云。總知乃覺性之一能。在腦爲五官之根源。由細細筋管。傳覺氣于五官。又繇此細管。復納五官所受之物象。而總知之。如主人以貲本使僕。而僕轉以灌輸其利於主人。如滄海爲江河之

所自出。而又爲江河之所還注。如幾何一規之中點。從此發線。以至於邊界。而又爲諸線所輻輳之樞也。故此職稱爲總知。

總知處所。在於腦中。蓋自額以至於腦後。次第分爲四穴。有如四藏。而總知最前近額。寄邇五官。以便接受諸官之象。此藏之體。爲溼爲嫩。畧如骨髓。而物象從此印焉。故額廣濶者。其額腦亦廣濶。其覺常捷。狹隘者。其覺常鈍。

總知之識有二。一則取五官畸零所得者。而總合

之。較別之。如目止能覺乳之白。不知其白中有甘。口能覺乳之甘。不知其甘中有白。鼻耳體亦然。故必有總其知者焉。二則兼五官之所爲而盡知之。凡五官各覺其界。不能反諸已。而知其覺。目之界色也。目視色。目不能自覺其視。耳之界聲也。耳聽聲。耳不能自覺其聽。鼻口四體之覺亦然。如鏡水非不受炤。鐘磬非不發聲。然皆不由本情。無繇自知。茲欲知其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啖。身之觸。而安定其所屬。必由總知之識焉。設無總知一

職。則五官各守其職。不相爲用。不成其爲一體矣。

論受相之職

總知之後。則有受相之職。其論亦有三。一能。一所。一識也。受相者。主于收入總知頻寄之物象。而保守之。使不至於泯沒。故號爲物象之府庫。而物象至此。亦名之曰物影。亦名之曰現象。其所在腦中之第二穴。比總知之職。稍乾稍凝。蓋總知溼嫩。物來易印。然而難於不脫。受相體稍乾凝。便於守其所寄。故其職在于存守五官之象也。蓋五官與總

知。縱能納萬物之象。若無受相。則安置無地。暨後顏色聲音等類。隨物俱泯。難於想憶。一切不爲我有。不爲我用矣。

論分別之職

分別之職。權衡物情。亦覺性之一能也。五官受象。初寄第二藏中。到此則能剖其相合相悖之情。其所在于腦中第三穴。頭頂之下。受相之後。涉記之前。居中前後相頓。頓前者。察五官與總覺所受之相。而區別之。定其合我本體。不合我本體也。亦或

另造一種之鏡。如以多物。合成一物。頑後者。以此界之涉記。似便于隨取而復得也。此第三穴。四穴中之極熱者。緣五臟常有火升於上。提挈此識。以思想種種之事。無所停息。如走馬燈然。受火氣之騰衝。其旋轉無時得已也。人當病熱之時。此職更爲顯著。病中不拘何象。一動其端。卽展轉纏攪而不停。緣夫熱焰所發。成象如是。此職所專。在取五官所進。象象所韜。而配合之。分屬之。判定之。自造一合悖姸媸。友仇戕益之象。爲五官與總知受相。

所不能定者。比如鼠之見猫。目受猫象。入于總知。受相之職。到此始加分別。自然覺一不合之情。生一仇害之想。就欲急走避之。此仇害想。必不屬于五官及總受之職。何者。目僅見色。耳僅聞聲。總知者。僅得其聲與色。而未知其合我與否。受相暫寄其相。亦無別能。必須有此分別之職。定其合性與否。此固五官二職之所不能也。禽獸亦有此職。能覺本情合與不合。以定趨避。與人不異。惟是彼種分別。非關義理。乃屬嗜欲。不過藉此保存其肉軀

云爾而此外有二用其一觀二職之相而就中或分之或合之比如金分金象山分山象合而成一如合金與山而成一金山之象之類昔多瑪聖人云分合物景原屬第二職之功而又實與第三職共成無大分隔比如一國二相共事不離但第二職雖能配合分開影象生喜生厭儻非第三職爲之分別則趨避曷繇定焉況分別之職時將五官而另立一象不屬五官者又豈受相所能必分別之職焉獨也其二此第三職間有轉念自造友仇

等象。以合五官自進之象。以付第二職。譬如鼠見猫以爲仇。目進猫象。分別職。卽造仇象焉。又有一避象焉。而謂仇當避。其以猫爲仇者。分別職配象之第二功也。而以仇爲當避者。分別職配象之第三功也。又當知分別之用。其屬禽獸者。與我人類不侔。蓋雖用五官與自造之象。如前論畧同。但造物主賦與鳥獸等本性自具之能。當避當就之象引導各類。俾其得所當得。避所當避。自然而能不待於教。如鼠于猫。生而知避。又如燕到春日。能尋

土造巢。而他鳥不然。或取嫩小之毛。或取殘木之枝。或取細白之魚。各成締搆。又如蠶之繭。蜘蛛之網。壁蟢之衣。螟蛉之封。蛇兎鼠蟻之窟。昆虫鳥獸。種種不齊。各有難窮妙處。原皆造物主所賦當然之象。以成本類之功。未嘗用其智巧。自有造作。與受五官所進。以施其能也。大抵出於不得不然。而初不自知其所以然。是以各類各自相襲。更無他法可用。試觀蜘蛛網。止見于夏秋。而冬春不見。斷隔已久。又能傳之。或者冬春猶有蟄伏不盡消除。

若蠶之一種盡殄其母止留其卵來歲別用人工飼育絕無本類指引而自然天巧作繭此不藉五官所進之象而自能成造者明證也

又問雞忌鷹一見便避鵝大於鷹而雞見不驚羊見虎狼身必戰慄牛馬大于虎狼而羊見不避何也曰各類合性不合性之象生而有之鵝與雞無害無仇雞腦中自無鵝仇象鷹與雞有仇有害雞腦中便有鷹仇象羊與牛馬虎狼其性亦然蓋禽獸一覺仇害之象自然而避不能論理無所權衡

造物主補其不足。賦以合性不合性一定之象而自避自趨焉。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至於人類則能推論其理。分剖訛害訛利。其趨避必由思想而成。故禽獸謂自然之分別。而人類謂籌想之分別焉。比如羊見虎狼輒避。人見虎狼。未就動念決避。倘其在於檻柵縶縛之中。不惟不避。且狎視焉。又或曠野相值。器械在手。或有矯健膂力。且將相橈而逞。至於勢必不敵。無可奈何。乃始作意逃避耳。此其敵與不敵。避與不避。用幾許較量籌筭。人識

分別。大率如此。豈禽獸所能不哉。但此分別之職。在人未屬明悟。僅可謂明悟之役。亦未必是靈明所用。以指使其區別者也。詳見後

論涉記之職

涉記者。又覺性之一能。取分別職所造象。而置於其內。此內職之第四職也。蓋總知有受相之職。以寄其象。分別亦有涉記之職。以蓄其象。此四端者。一氣所感。一念所周。無所等待。然有次第焉。總知乞象。穀種也。受相。田畝也。分別。治其田而收五穀

也。涉記。置穀于倉囷間也。此第四職之本所。在腦中之第四穴。故人以腦後廣大爲貴。取便記蓄之義。第四穴之體。比第三穴。更爲乾凝。乾凝者。多所存蓄。此職原主久存諸象。以便分別者。不時逢源之取也。故涉記能記已往。有本等能覆記者。又有內存之象。爲所以能覆記者。此記乃內分別之職所造。非從外五官進也。蓋五官納象總知之所。不過目前現在之迹。如黑白甜苦等類。而涉記之象。則爲分別所錬過之象。更細且神。不惟目前。卽千

百年以上。皆可涉記。聖與斯定云。涉記乃浩大之淵。不知何等。乃有無涯容受。亦深窈。亦顯明。難以言語揣摹。常應常用。物物事事。各因其門而入。各因其類而排。又非事物自進。而事物自備其中。取無窮而用不竭也。夫如與斯定所論。則涉記疑與記合無異矣。但記合之能。備在性體。不係肉軀。惟人則然。禽獸不得而有之。人至死後。肉身已離。五官之具已脫。尚能存記生平之事。則此記合之能。備在靈體。不關肉軀也。茲未敢論靈魂之記。且論

覺魂之記。備在肉軀者。蓋記含之蘧廬。此多瑪聖人之言也。涉記記含。學者視無差別。此書判爲覺與靈之分屬。大有懸殊。屬覺者依肉身。自有留去。屬靈者不依肉身。永無消滅。

問人於物像。有涉之不能記者。有涉記頗易。旋即失忘者。有不易涉記。而旣記即能不忘者。不識何故。曰。此關人腦有乾溼不等也。過溼不能受象。溼而嫩。雖受亦易脫。惟乾溼調勻則難脫。若過於乾。則又受印不上矣。嬰兒過溼。老人過乾。所以皆不

能記。惟少年者。乾溼得宜。故易記而不忘。其餘乾溼相勝。則記忘亦差等耳。如印象于石于銅。刻之愈難。去之愈不易。故易成者。易散者也。難成者。難散者也。

或問人至老年易忘。若遡論少時所聞所見。便娓娓不置。且至重複不自覺。而新事則過耳遂絕。何歟。蓋少時。猶爲嫩髓之所印。其印固結而難去。所以常提不忘。迨其既乾而始印之。不受也。不且旋聽而旋忘乎。忘而再舉。是以重複。

又問均是人也。或善記。或善忘。均一人也。或遇此事易記。或遇彼事易忘。何哉。曰。此當論印象之淺深。印深者記深。印淺者記淺。如讀書者。十遍百遍。豈不可當穎慧者之一覽。此所謂印之又印。受印既深。一時不能磨漫者也。反是未有不忘者矣。論此知覺之記。禽獸亦有。不獨人類。屢見禽獸赴其所居之穴。認其所生之子。及向來五官所歷之象。使無涉記一識。何以能然。

或問水族之物。似爲有知覺之最賤者。大都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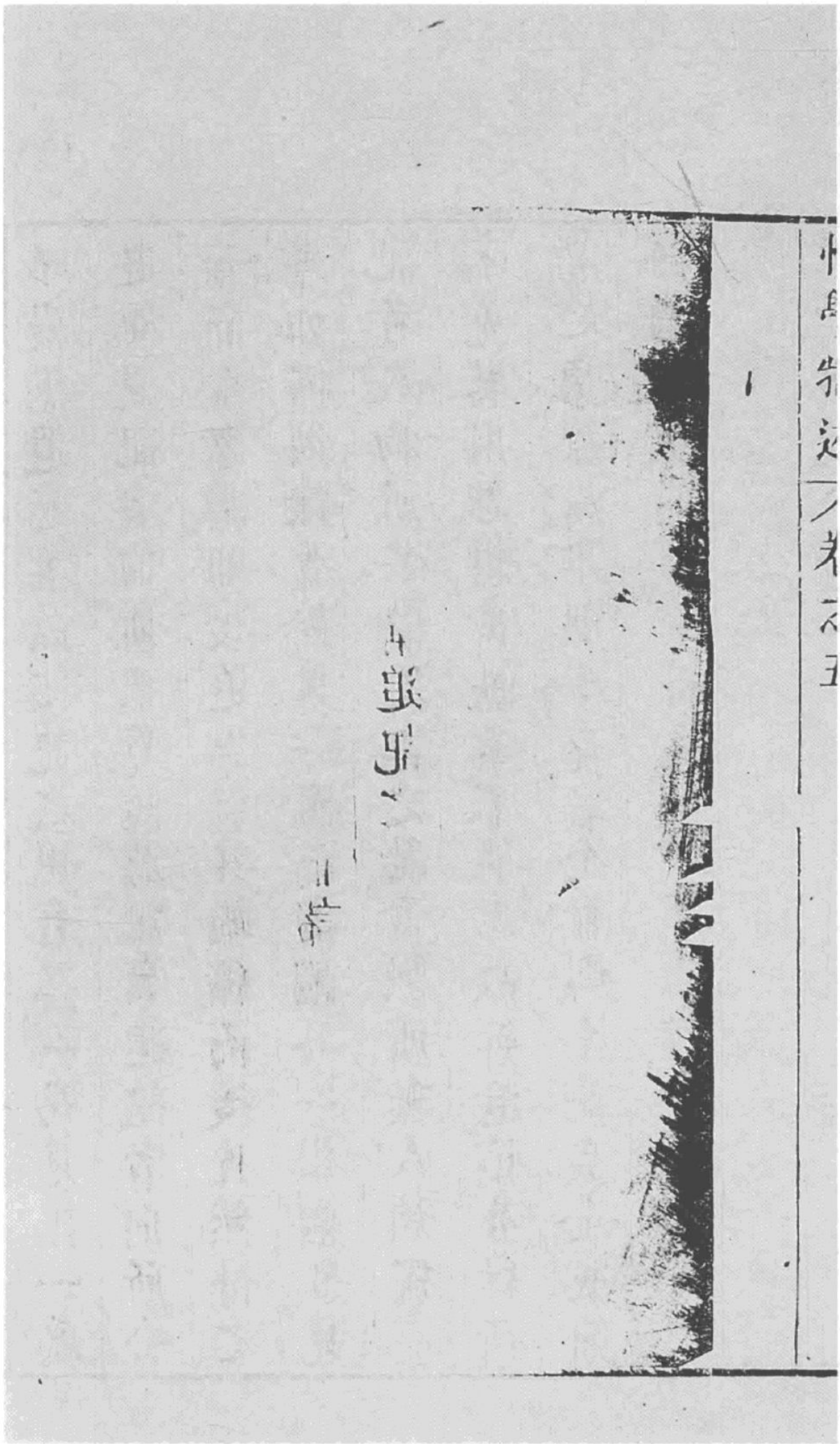
禽獸之全。故昔賢斐洛者云。水族之類。造物者賦之以覺性。不過如加鹽於宿物。使之不就腐爛耳。則涉記之能。非其所有也。況太溼太嫩太寒。多不便於印記者耶。曰按比利虐所載。一處池魚。有人臨岸拍手。其魚必鱗次相向。又有側撒爾國王。池中有魚。人呼其名。其魚即從千百尾中躍出。是魚必緣向來曾記拍手呼名。其聚其躍。必有所得。因而存此聲音。與所得愜適其口之象。故聞之而即聚躍也。比利虐又載。一魚如江豚者。曾有童子。嘗

呼與食。此魚習慣。不復相避。見此童來即起。隨其所狎。一日過渡無舟。遂騎此魚而過。歸亦呼而與之食。騎之却轉。此非能記平時與食之呼能若是乎。若謂濕寒能阻記心。應說魚之所記。鈍拙而已。謂之全無。則不可也。如云魚之覺性。僅如盜之着肉。特使之不至腐爛。以此論蚌蛤之類或可耳。魚不盡然。試觀蛟龍亦係水族。其知覺更有異者。皆置諸禽獸之下。豈不過哉。

前此所言涉記之藏。在腦第四穴。是乃古聖多瑪

與諸賢公論者。人或未信。試觀人有遺忘。不知不覺。忽以手搔腦後。即探得之。或忽將頭一側。又或俯首沉思。及其偶記一事。或對人共語。覺其有當。不覺便爲首肯。皆其証也。誰謂心之所動。不關腦乎。然涉物象而存記者。有如印書。印時勻淨。到底易明。印得糢糊。到底難明。欲求善記。非可忽畧當之矣。多瑪聖人。與亜利斯多云。人所爲涉焉而能久記者。必其所覺之物。向已了然。故臨期不待索而自至。若于初覺之時。不反諸已。而自覺其覺。鮮

不漫患遺忘者。故涉記之用有二。一爲見記。一爲追記。見記者。向所已覺。隨時記出。追記者。向所含存。而今忽忘。則復追思。引其端緒。而後恍然得之。譬如握鉄鍊者。握其一圈。而諸圈一一相繼也。見記者。人物所共備。追記之能。禽獸所無。人類獨有。未免畧用思想。禽獸素不能思。故鮮追憶。亦緣所留之象。原屬半泯半存。若全存則全記矣。全泯則不復記矣。



性學𢹂述卷之六

西海後學艾儒畧著

辯覺性靈性

或問覺性靈性。相去幾希。儒釋常疑覺即是靈。靈即是覺。故謂目視耳聽。口啖鼻嗅。手足奔運。皆是這箇。又謂人物一性。可以彼此輪廻。令判爲二。毫不相假。不識有何証據乎。即如覺覺四職。詳見前總知何以異於分別。受相何以異於涉記。涉記之與記合。分別之與明悟。嗜欲之與愛欲。亦似不遠。一

屬覺。一屬靈。迥人禽之有異。定神鬼之關頭。願聞其詳。以祛積蔽。曰此二端之理。原如奇之與偶。白之與黑。未曾相混。人自不肯究心耳。夫人何以有生死。豈非形神合則生。形神離則死耶。神則性之別名也。性分二種。曰覺性。曰靈性。一在禽獸。則從肉軀而發。一在人身。則從天主特畀。一爲形質之用。一爲義理之用。一局促現在。一照徹無涯。一但顧生前肉軀所需。一並慮死後神靈所需。二者其性相反。其實相遠。奈何世人不辯。混而一之乎。良

蹂並處身中。無形可辨。有時血肉勝。即靈爲覺役。有時義理勝。則覺爲靈役。有時血肉義理。互相低昂。而覺靈雜揉。莫適誰勝。人遂認爲一物。雖有古來諄諄之論。亦未詳考耳。孟子多賴章口期易牙。耳期師曠。目期子都。獨至於心。指出同然。在於理義。分明各一脉絡。後又分別其官。耳目不能思。而蔽於物。心則能思。而屬大體。可見其食悅色。是皆覺性所動。不關靈體。理義悅心。乃眞靈體。虞廷人心道心之訓可味。告子生之謂性之失。亦可鑒也。

若謂覺性即是靈性。則其食悅色。人方無所不至。順其同然。必且流爲禽獸。此果率之即爲道。修之即爲教者否耶。故覺不可混於靈也。或曰。若然。何以儒重先覺。釋重大覺。而天之生民。又使人人有覺耶。曰。此不過借用字義。分別二種。如人心痛則脈通流。使之然也。設一肢一節。痿痺不仁。即舉痛痒熱寒。全然不覺。此果可謂靈性有所不到耶。可見人之能覺。偏繇氣血。不必俱繇靈性。又覺與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覺。口吻常譚。借此易曉之文。分別二義。大都知覺有二。一爲觸覺。卽五官四職。所觸有形之物。而知其冷熱順逆之情。是乃人與禽獸所均有也。一爲靈覺。卽義理之明悟。以分事物善惡。而定趨避。是乃惟人之所貴。而出於靈性者也。惟此二種。俱備於人身。故或通用其名。而不分其理也。余茲所論。卽究其本原而明分之耳。若或更有他字。顯明妥當。卽別用。亦無不可也。乃至覺性分爲四職。總知淺於分別。受相短於涉記。其義亦易見者。外之五

官。不過受物之具。藉無總知一職。則受而不知。似鏡水受形。鏡水全然無覺。必得總知。始覺此爲目受。此爲耳受。此爲口鼻四肢受。然亦籠統兼收。其中未能辨也。分別則不徒知其色。又知爲何色。與我目情順違喜憎。而生迎避去留之想。此總知所未有矣。故總知淺而分別深也。受相一職。止頓總知之相。未及分別。至其分別已定。并前三職。一一納之腦中。如印在冊。永久不脫。此又分別中所未有也。故受相短而涉記長也。要之以形用者。有所

等待。以神用者。雖序分先後。而至疾至速。物象一入。而四職卽受卽應。各得其職。其妙如斯。如經所載記含明悟愛欲三德。皆靈性之事。其論甚精。其理甚奥。須覔全帙觀之。僅語焉而不詳。恐反昧其旨趣。今論涉記之別於記含。分別之別於明悟。嗜欲之別於愛欲。只在覺靈二種。辨析分明。凡涉世物。卽屬肉軀所承接。是爲覺情之四識。凡涉義理。卽屬心性所承接。是爲靈性之三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前賢警人。常說幾希。又說善利之間。痛

切喚醒。而人自不醒。致將極明極正之理。混沌晦明。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吁。敝也久矣。

論嗜欲與愛欲

有知覺之欲。有靈明之欲。何謂知覺之欲。蓋欲由知生。知其美。必生欲心。知其不美。必生惡心。而知固有二。一繇五官。見聞嘗嗅觸摸。與其內四職者。此謂知覺之嗜欲也。一繇義理之明悟。靈性所發。遂爲靈明之愛欲矣。此二欲者。一則逐於有形。而順肉軀之所便。一則不拘有形無形。便與不便。而所重獨在於理所恰適也。

或問嗜欲所發。人與物安見有異。曰。凡禽獸既有

知覺以辨合性與不合性者則必有嗜欲以愛其所合憎其所不合者既有愛憎自有趨避全不自繇如羊見虎雞見鷹不得不畏而避焉虎見羊鷹見雞當其饑餓不得不喜而攫焉然當其喜攫之時或別有所畏因不敢攫如狗見肉悅而欲得見人持杖在旁即懼而不敢赴此亦似乎繇已酌量非出自然者而非也蓋嗜欲一能不但能喜亦該憤憎惡懼諸情以喜而嗜以憤而不能嗜無非全其嗜欲之情大抵喜二憤三則避其所憤喜三憤

二。則又趨其所喜。其見所可喜。而逡巡不就者。其嗜欲未嘗不勃勃於中。特無以自遂。而非無嗜欲也。外之所遭。有輕有重。而嗜欲之所發。有與俱輕。有與俱重。此論人與禽獸形軀之情畧同。但禽獸原無思忖斟酌之能。人獨有之。而又能以羞耻自持。不肯輕狥所嗜耳。大抵憤情尤重於喜情。如人愛形軀之深。必自惡其有害於形軀者。惡其害形軀之心。正曲達其愛形軀之心也。

或又曰。屢見禽獸遇有兩物並陳。皆其所喜。則亦

左右躊躇。不知何向何取。豈云自然而然。無所主張者耶。答曰。躊躇之心。屬在推詳道理。固禽獸之所不能。其徘徊兩物間。非能有所主張參酌而然也。左右欲兼得。不能兼遂。故似躊躇不能定耳。

或問嗜欲之流派何如。曰。先分爲二。一爲喜欲。一爲憤欲。皆兼趨避論之。此喜此憤。從外所感。五官傳入。以動內情。而諸情相因俱來。遂有十一種之不同焉。內有六者屬喜。五者屬憤。中又分爲二。曰趨。曰避。趨中有三。一愛。一慕。一樂。三者覺之所以

趨物也。避中亦有三。一憎。一厭。一憂。三者覺之所以避害也。此三趨三避者。皆喜之屬也。憤中亦分爲二。有欲趨而不得趨者。發有二情。一貪。一競。有欲避而不得避者。發有三情。一悶。一怖。一怒。皆憤之屬也。此十一情之分。聖多瑪斯論之甚詳。其言曰。嗜欲者。緣外官納象于內職。內職衡定而現其美。覺其恰合於本性。即欲情動而欣羨生焉。故喜中第一情爲羨。亦謂之愛。若其物可得無碍。即生覬覦。故第二情謂之慕。所慕既得。則其志陶焉暢

適故第三情謂之樂也若其物現不美覺其不合本性必生嫌惡故第四情謂之憎又謂之惡若見此可憎將近恐爲身害必且作脫離想故第五情謂之厭既拂於性又忽遭逢必生哀戚生悶鬱故第六情謂之憂若內識提衡一物與本性合難以遽得而又有因由可得則隨發一貪求之心故第一情謂之貪因而見有蹊徑可乘勇決欲往以求必得故第二情謂之競若因由可得反值有阻即灰心冷志而不復想望矣故第三情謂之悶若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遊境將來無路可避即生驚懼故第四情謂之怖不能避又不能平即生激怒故第五情謂之怒貪情近愛緣難得也競情近慕兼果斷也樂者有得而喜悅也悶情類憎怖情類厭怒情類憂皆從憤出總之十一情之流派又皆自欲生耳

嗜欲之寓在心猶諸覺之職在腦也凡人愛樂則心寬泰而踴躍憂則其心閉縮怒則其心煩怫失望則其心萎薾以是知情欲之發在於心也

或問凡情皆係有形有知覺者若無形無覺則亦

無情矣。然有疑者。火炎就燥。亦火本情。水流就溼。亦水本情。可見凡物悉有本情。何但說知覺之物耶。荅曰。水火與萬物。各有本情之所向。信也。顧此非嗜欲之情。乃本性之勢爾。火上水下。非有所愛于外。感而攄此情也。不知不覺。爲造物者。安排素定。不得不如是耳。豈謂之嗜欲乎。

或曰。人有一性。豈有二心。既心爲情之本寓矣。心無二心。則情無二情。何又有義理血肉兩種之分耶。曰。此論非可一言盡。亦未可輕爲言。且述諸賢

之論。要知嗜欲與愛欲其分有七。其一。嗜欲之能。本出覺性。不分人禽。愛欲之能。本繇靈性。故獨人類有焉。其二。嗜欲獨從五官四職所感。擇其便於形軀者耳。愛欲則從義理呈現。初不以形軀爲違順。其三。嗜欲之發。情不自由。有喜則趨。絕不待理義爲主宰。愛欲則繇靈明之所引。以爲可而後從之。其四。嗜欲從有形之覺。依賴形軀。不能脫離。愛欲則從無形之覺。依賴靈性。惟其隨性。是故可以離形。其五。愛欲既隨靈性。則反諸已而辨其所從

性學粹述　卷六

違也。嗜欲者。能欲而不能明。即不能自制其欲。夫自制其欲。惟神之不滯於形。超然卓立者能之。其六合。嗜欲獨向於有形而現在者。愛欲則不論有形無形。不論現在不現在。皆可立一志向而赴之。蓋嗜欲既麗於形。第從五官知覺。發爲此欲。而五官之界。不能越於有形與現在者。故嗜欲所向。亦自不能超出此外。愛欲既從明悟中來。而明悟之界。廓大無際。自能不拘有形無形。現在過去未來。千古六合。無不屬其能明。無不屬其愛欲之能也。其

七。靈性在人。爲二身主。則愛欲之權。嗜欲自聽其命也。

問曰。愛欲之能主嗜欲也何驗。曰。其驗有四。或命五官視聽嘗嗅觸模一物以發情。此一驗也。或命內職存想一事。以發其所願。如欲生恐懼則命內職注一投諸必死之想。一極可驚駭之景。欲生喜樂。則命內職注一得意快樂之想。一異常可喜之景。此二驗也。有時不借五官內職之想與狀。而直命嗜欲陡發喜樂憤怒等情。據亞利斯多云。如一

名將臨陣。設有攻敵。直鼓義勇。以作三軍之氣。此鼓勇正是靈明之上情所命。三驗也。又有時愛欲專注于一情。則渾身之情。不自知覺。相應而從之俱來。豈但嗜欲之十一情。聽其靈性愛欲之命。即一身之中。但能由已轉動者。無不從令。如國君出令。而一國臣民。無不聳然。或如臣工瞰上意旨。不待其命。即能奉行。此四驗也。

以上數端。俱顯愛欲嗜欲貴賤懸殊。不得混爲一情。若欲再明此理。試反已思之。嘗有一時觸向一

物。而兩情自相背戾焉者。如動一血氣之私。恣其所欲。必不合於義理乃揆以靈明愛欲。確知其非。力爲降伏。寧其困窮抑鬱。絕不係戀。有寧死而不爲所亂。不使私欲得行于萬一者。如寇仇之相對然。此誠何心乎。似此相反之情。實判爲二。則血氣之情。詎可與義理之情混也。

又問愛欲秉權。固宜嗜欲退聽。何爲乃有嗜欲橫行。憤張無忌者。曰。嗜欲在形軀中。亦有謬巧。最能引之蕩佚。譬如宵人惑君。狡僕誘主。其君與主人

自甘受侮也。非其不得主張。乃自不欲爲主張耳。見天君自能控馭情慾。人自不肯用爲控馭也。論生人之初。天主降衷。靈明爲主。萬理咸備。自入父母胎內。帶有原罪。乃始理欲夾襍。靈性反受肉軀之擾。而權似倒持矣。嗚呼。人自悖于靈。豈靈不具于人哉。沉淵之寶。雖隋而可尋。帝室之裔。在孩而即貴。第恐其非泉耳。若猶是始出之泉也。入海有日。第虞其非穀耳。若猶是美種之穀也。登坻有期。苟提此靈明一念。私意從何得入。如君令而臣從。

鞭影而馬驟矣。

論運動

按多瑪聖論凡能運動之類。有無形如神天者。有有形如人畜等者。有形者又有二一借外力而運。一自內識而發。自內識者復有二。一爲自然之動。不待知覺使之。如五臟之輸化。一爲有覺之動。必待知覺使之而然。如手持足行也。今所論運動者。第舉有形知覺而論之。試論行走如人畜。飛潛如鳶魚。伸縮鼓躍如蛇虫。此等知覺之屬有三焉。其一。

最下者。第能關觸。間嘗有所伸縮。其體恒滯一處。所覺不過狎于其體。如蚌蛤之類。此與植根于土。不能移動者。似不甚遠。乃介在禽獸草木之間者也。其一。知覺全具。不但能覺觸體之物。又能覺及相隔之物。但無揀擇之主。不知其然而然。禽獸是也。至于人。則能有所思維裁擇。定其向往。而動隨焉。蓋人於諸知覺中。既爲至貴。則其運動情勢。自與庶物不同。此爲第三最上之品。今不暇論最下者。只論知覺之能運行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大運動之所關者有三。一爲指詣。一爲役使。一爲行事。指詣者。指物之可向與否。役使者。命百體趨之避之。行事者乃聽命而趨避焉者也。指詣之能。人與庶物不同。庶物獨由五官四職所受之像。自然而然。導其嗜欲之情。定其向否。總不至於甚謬。人繇五官四職。受象導引而入。更有明悟。爲之張主。以役使其愛欲之情。而定其所向也。碩明悟之引導。專在合理。而想像之引導。往往岐路於快體之欲。

論其役使。則按亞利斯多瑪斯等所論。人畜自有不同。在人有三。一爲明欲。二爲嗜欲。三爲憤欲。蓋人之明欲。悉隨明悟所指。力趨而行。愛欲如君。明悟如相。百體如群臣。以聽上之命。奈有嗜欲憤欲二宵人者。獻諛其間。粉飾是非。引誘大君。以從五官所好。致與義理相反。但此二宵人。不過隸役之賤。能誘之。不能强之。此二隸者。於上則爲諸媚之臣。於下又爲承宣之吏。從思想所指令。而即力行之。時而當理。與明悟所定者合。譬之七政運

旋。繇東而西。悉循宗動天之所帶。上動乎下。是謂義理之動。倘嗜欲不遵明悟指引。而悍然自恣。此如七政自西而東。逆宗動天而自運。下違其上。是爲非理之動。

運動行事。雖根於心之所欲。各自有一能。以承行其欲之所向。此謂運行之役。蓋欲也者。雖運動公共之所以然乎。然欲寓于心。而所以行其欲者。必用他體成之。夫惟各體咸有一德。斯可以承上之命。各效其用耳。論此運行之役。又有二者。一爲相

性與物迥不相同者之六

稱之具。如手之持。足之行。各有專司。不能相借。二爲各有覺氣在內。爲之通貫。如無覺氣。則雖有運動之具。不能隨意而動也。而又有所以便利此具者。既欲其堅。又欲其柔。堅者所以握固。柔者所以旋轉。太堅則滯。太柔則曼。故造物者之生人物也參併調和。令柔脆之肌肉。有筋胍焉。爲之左右維繫。而聯絡其具。以便利于幹旋。而中則又植之以骨。爲其百體之枝榦也。

或曰。嘗見有人夢魘。躍起床第。東西往來。此時豈

有明悟爲之主張乎。曰。夢寐雖無義理主持。然亦不至絶無所主。亦有夢中談論。或成詩文者。此可証也。況運動之用。原屬粗跡。稍有知覺者皆能之。如醉者狂者。皆無義理之明。亦能運動。或曰。覺欲之能在人者必不劣於禽獸。禽獸任其想像。亦能自主運動。豈人之覺欲而頑不自主。必待明悟之力乎。曰。人之動止有二。一繇想像所指。而血氣從之。二繇義理之明悟所指。而百體從之。一爲物動。一爲理動也。凡繇義理主宰者。力能控

制衆體。不容其抗違。是乃順理而動。超出萬物之表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無義理之命。一任百體所爲。縱行恣私。與禽獸亦奚異焉。

又曰。嘗見虫蚓之類。斷其肢節。逐節能動。則謂運動之關想像者。殆似不然。曰。虫蚓之運動。亦有二焉。其一。動而就物。有所求者。此想像嗜欲所使也。其一。已斷肢節。尚能振動者。此因覺氣尚存。稍遲則覺氣散盡。不能動矣。況昆虫周身所屬。混有嗜欲。非如禽獸百肢。原有分斷之司。所以肢節雖斷。

而隨處混然之覺。猶能自動于俄頃也。

或問曰。凡人偶覺一事。其百體之應。不疾而速。若繇物像先入五官。迭之總知。復傳受相。與夫分別涉記。而又明悟審之。愛欲克之。嗜欲從之。乃令手足耳目應之。則關節煩多。安能猝應乎。曰。人之百體。所以應事神速者。總繇覺覺之能。周徧百體。一感百應。梳不可停也。第其應事器具。原自不一。各適其用。目能視而不能聽。耳能聽而不能視。手足亦然。當事物猝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一瞬並到。

若響應聲。畧無先後。則皆此魂情之聯屬。自有天然布置。而百司各以其專能應酬焉。譬戲偶者。機巧一動。雖瞬息俱至。然胡可謂機無分別。無專能。無泛應之曲當者乎。

靈性觕述卷之七

西海後學艾儒畧著

記心法

或問涉記爲人心寶藏。無窮事物之象。皆所收存。非此則與土石同一冥頑矣。不知可有術以養之長乎。抑有損而耗此記含者乎。荅曰。損記性者三。助記性者亦三。傷疾食皆損涉記之具。或損涉記之象。或損涉記之用者也。嘗見有飄瓦傷頭腦。因而並損所記之象。譬如繪物于壁。壁既壞。而景物

奚存。又有因疾太熱太寒。或值大驚大忿大憂。隨而紛亂其象。竟至遺忘。甚有自已名字。亦不復憶者。近西土有陽瘋瘋者。多所著述。名擅當時。後因患病。一槩俱忘。又比利瘋所記。有被傷于飄瓦者。不復記其母。有一病者不復認其僮僕。又有默撒臘者。以病而忘其姓名。此皆記性之大損者也。又如饕食迷酒之人。濁氣上蒸。以塞涉記之竅。而昏明達之光。他如生菓鹽味。食之過多。雖不大亂記性。亦各有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共有裨於記含之三者。一爲藥物。二爲飲食之節。三爲涉記之法。藥物外助。亦裨內靈。是故有用香物搏丸。常握於手。用以開涉記之孔者。有用鷓鴣諸鳥之膽。按兩額邊太陽穴道。一月一次。使之內透者。有頻服膏劑之類。或用瑪細則靈香之類。容心同薑口嚼。以能除腦中之濕痰而清助涉記者。西國醫學。儘有奇方。至於飲食。淡泊中節。甚有益於涉記。人所共曉。更在不疑。其涉記之法。西國有習之者。法雖不一。各有訣焉。大概先在心中。備一

宏大之宇。或爲曾所燕遊。或爲暫所假設。其中殿廡樓臺。堂館亭榭。園林池沼。峭壁浮屠。無奇不備。無珍不錯。種種隨意造作。或生成如丘陵泉澗。或剏制如戶牖罘罳。或半生成半剏制。如穴中塑像。山頂立亭。各部署而排列焉。吾素所識熟之人。或恩或仇。百工技藝男女之屬。皆使間雜成行。克滿各位。務在至巧至大至顯。又有次序不亂。而又光明炤耀。不致黯沒難省。排當勻稱。不迫不離。又各自成一形。不相疑似。以妨差錯。及有定所不移。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防顛倒。此所造象。大抵多多益善也。昔賢際利祿者。以百爲足。多瑪聖人。嫌百爲少。更增使多。甚有造至千計者。然此法之妙。亦不全在乎多。而在乎熟。轉念之間。即憶誰首誰次。本位毫釐不差。又或每排五象。即間一金掌。或諸異象以鱗次之。節節分明。至于出入之序。從右爲始。勿使左右兼碩。令心爲之恍惚也。

有此所造諸象。熟想在心。無之非是。遇有欲記之字之事。此法最佳。且如吾所欲記。事有實跡。字有

形像者。如昔成湯因旱祈天故事。則想有一王者剪髮斷爪。身纓白茅。以當犧牲。露禱于天。寘我所列人類帝王之中。或記無形之事。如德慝七情等類。則爲特造一象。擬其形容。如作讒字想。則有傴僂循墻可象。作傲字想。則有脾睨驕倨可象。作憂字想。則有攢眉側席可象。又有不用人象。用獸象者。如良善象鴿。兇暴象虎。汚穢象豕。好色象狐。懈惰象驢。嫉妬象狗。驕傲像孔雀之類。此皆各有相似之情。或有相似之模者。昔時日多國人所用。今

其籍記尚存。

若記文字。則其字各有意義。如天地椅案等字。皆以本字寓義爲像。而各以其物像代焉。其象或孤用。或素託所排用人位之象皆可。但要相稱。假如依次而排。至第十位合用雀字。而此位原是孩童之位。卽想此孩捉雀而嬉。若此雀字所在之位。原係庖人。卽想庖人烹雀作膳。若此雀字所在之位。係一兵人。卽當想其射獲此雀。引類而推。要亦不甚相遠。

或有反用其義以記之。如以白記黑。以飽記饑。以火記水者。又或連用其義。如以雪記冬。以扇記夏。以砲記戰者。或用增字爲義。如以星記生。以鼎記目。以撒記散者。或用減字爲義。如以魚記魯。以豕記家。以皿記盂者。或用析字爲義。如以一大記天。以二木記林。以四馬記罵者。或取同音之字。如以笋記損。以雀記爵。以錢記前者。此其大畧。聰穎之人。自能出其巧想。大槩以易記提難記。以有形通無形二語盡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習此記字之法。即二時欲記數百字。不拘文理貫串。不拘鄉國聲音。但其字一經目。即以前法安排。如進自已構造宮室之中。以尋相知相習之人物。右入左出。俱稱所宜。而又明顯有次。不至惑亂。安設已定。覆誦之時。即如再遊此地。睹其人物。一一現前。循所托字。頃刻成誦。順誦從右而左。逆誦從左而右也。若欲就中拈出一段。不拘從某處起。于人物象中。憶是誰當本位。人物具在。其字躍然自呈。

或有不求記字。但欲記事。如數千言長篇文字。難以盡托物象。則當摘其議論大旨。多則五六十條。少則二三十條。每一條爲托一象。具一象。提起一事。段落繩井。亦不病其煩多。況既分有段落。就從每段另起一題。用前寄象之法。多至五六十條。其所托者。亦五六十像而止。誦時續短作長。未始不成一片也。此是西士巧用之法。亦是煉人靈才之一法云。

或謙本性椎魯。難習此法。不如每字每事。用一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苦心。加百倍工夫。亦能漸漸增長記心。所謂常磨則鋭。屢滴則穿。惟是惰棄自狃。愚昧自安。日玩月愒。最爲涉記之害也。然記字記事。不論何等。須先用心于極難之字。極難之事。難者易。則易者更易矣。心目之力既盡。則腦中之髓易于受印。一印一透入。一印一精明矣。西史載厭鐸國王彌達德。統轄二十一國。語言不齊。不用譯官。隨所處分。悉如破竹。繇彼記心勤密。巧至于此。又有百爾西亞國王際羅者。出征統衆無筭。一一能呼其名。彼豈徒

天授哉。然此尚皆粗迹。記德之妙。更有進于此者。多瑪聖人。一生精進。過目了然。稱爲學問之海。記心勤習之表。頑記心之妙。不在廣記。而在善記。善記者。記所當記而止。否則不若忘也。記恩不記仇。記理不記欲。記精不記泛。記心清明。斯爲第一。西土古賢人。或傳一記心法。索酬百金。賢人曰。傳我善忘法。吾當倍酬爾矣。嘻。

記心辨

或問腦有四穴。明列總知受相分別涉記之名。西

土聖賢。必有所憑。近按吾身。實自可會。但心爲靈君。萬念皆生于此。從來諸子百家。未有言及腦爲涉記者。卽今所云記心法。不云記腦。明是所記惟心。且夫一像也。而旣以爲心記。又以爲腦記。卽一身中。無乃政出多門乎。荅曰。心爲靈君固也。第所謂心有血肉之心。有知覺之心。血肉居中。知覺徧體。中央方寸。特其位耳。其徧於百體者。猶大君之無不管攝也。外感之來。或順或逆。然此心未始不繇五官而入。頋所爲總收五官者。就運用之乎。必

有一定之位。猶萬方億兆達之百司。百司達之冢宰。冢宰達之大君。當其達冢宰時。冢宰先攄其覺。郎以上達于君。而君亦隨將所達。寄託冢宰。所謂君職要而相職詳。非謂涉記之具。主其物像。而心全不與。特知覺之心。用涉記之具。以代巳職也。大抵有形之物。非有形之具不足以覺之。如目爲視具。耳爲聽具。鼻爲嗅具。口爲嘗具。身爲觸具。豈記存也。而獨無其具邪。若以爲心郎其具。不但心失其尊。而貯萬象於無有器具之地。將何所受納焉。

若謂正惟無有。乃能無不有。如谷傳聲。如鏡炤像。此義又似是而實非也。原記性之所以玅者。以其一時記之。數十年之後。能復追憶。可納而入。亦可挈而出耳。非如谷之空者。時能傳聲。不能記向來所傳之聲。鏡之虛者。時能炤像。不能存向來所炤之像也。若謂心之靈妙。正不在記。纔見圓明。則又何以實有此歷歷常記之覺。是知心必有記。而心非即爲記之具也。若謂腦特記具。畢竟心記非腦記也。因而欲盡廢其腦之職。是謂目縱爲視具。亦

心視非目視也。因而欲盡廢其目之職。可乎。不可乎。蓋人之一身。五臟藏在身內。止爲生長之具。惟五官居在身上。則爲知覺之具。所以耳目口鼻共聚於首。最顯最高。最便與物相接。耳目口鼻之所導入。最近于腦。必以腦先受其象。而覺之。而寄之。而剖之。而存之也。生長之具如廚房。知覺之具如廳事。生長之貴在飲食養身。知覺之貴在酬應外物。兩相資藉。在下者供給其上。在上者運用審察。以保護其下。故云心之記。正記于腦耳。嘗有記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過多。思慮過度。而頭岑岑痛者。其故爲何。較前所云搔首垂頭者。不更明哉。此不易之論。西土聖說相沿。諒不我欺。黃庭內景。亦言腦爲泥丸宮。元神居焉。是必有本。何惑之有。

或問記與忘相反者也。記則聞命。忘亦有說乎。曰。惟其相反。知所以記。便知所以忘矣。又問幼年之人。多便于記。及壯及老。艱記多忘。何也。曰。幼年交涉未雜。物誘未開。其心淨矣。易以受存物象。壯則世緣外汨。情想中惛。至于老年。漸歸消耗。如何不

易忘耶。正如白紙初寫。清朗可觀。多寫則字雜亂不明也。且幼時腦髓猶嫩。比孩提之未凝者則已凝。比之老大之堅燥者則未燥。故幼年易記於壯老耳。又問夜誦書史。暨當平旦所習。大都易記。日間反是。何也。曰。夙夜人氣清靜。五官之用。收攝不騁。心存所讀。故易記也。日間紛紜百出。已能亂心。而五官多轉。又無定想。心不專記。宜其易忘矣。知此則夜氣更當培養。日間常當提醒。又問人當喜怒不形之際。不聞亦聞。不見亦見。一當大喜大怒。

雖經耳目。若不相值。甚有口所新說。過後全忘。何故。曰。未有喜怒。其心全存。喜怒一交。心爲喜怒所據。全不自憶。心之不可着一物也如此。

又問狗馬行於途。知去知來。人爲萬物之靈。反有東西易向者。何也。曰。狗馬雖愚。注目在路。低首直行。人則未免徘徊觀望。心想他事。其心紛矣。又問天之生人。治化均也。胡以生在亞德地訥名則極慧。生在達濟亞地名則極蠢。曰。此亦係天氣與地氣耳。但非堪輿家說以爲地靈也。然而能不爲風氣轉

者。又存乎其人。慧地不無蠢夫。蠢地不無慧性。夫忘與記相反也。又相成也。安知忘之終不可以爲記也。

論寤寐

寤者何。乃覺性解釋外官。使能各適其用者也。寐則反是。即覺性之斂束五官。令其寧靜休養。聚其既疲之力者也。云覺性者。葢無覺者並無寤寐。而有覺者無不有寤有寐云。斂束外官者。葢但有一官能適其用即謂之寤。而寐則五官皆似束縛不能適其用也。所以獨云五官。而不云四職者。內四職之用。不必斂束。當其寐中。內職作用不停。所夢是也。云令寧靜休養者。若五官因病有阻。或一官

有缺不得其用此是聾瞽喑痿不謂之寐寐則自然靜謐可用不用故曰安養也古賢謂寐爲死之影像死之昆弟蓋死後靈魂既離則一身諸用皆止而寐時五官停息其用全與死類也昧茅阿曰嗚呼夢寐何謂也非死狀乎德睹畧訥曰造物主日俾人睡正欲人每憶睡時形容不忘其死也又人於睡間謂爲一日之安則知身死爲人終身睡期矣又云寐在生不生間不全生不全死或問寐爲知覺之收斂令五官寧靜是矣其忽然

而成寐者。何也。曰此有二說。古聞士加勤訥有言。人與禽獸之竅。調攝百體。使四肢官竅。各司其事。出力以盡職。又恐過用其力。使有節宣。此說與前說相合。然未解何以忽寐之故。亞利斯多又有說云。寐乃飲食粗濕之氣。自脾胃騰達腦中。衝塞筋胍。阻其知覺之氣。不得通於五官。故五官不能適用。漸成寐也。蓋飲食在脾胃中。如釜炊粟。火沸氣揚。上升至於釜蓋而止。以沸氣之熱。觸釜蓋之冷。窒而成水。人之飲食。既因內火消耗。自然發其熱

氣蒸達于腦。腦原屬寒屬濕。熱氣到此。盤旋周匝。遂閉塞其孔竅。而知覺無所通。五官無所運。安得不成寐乎。既知五官覺氣。原出於腦。五官所進。又納於腦之公覺。則腦中胍絡一塞。自爾外無繇入。內無繇出。寐之所以不覺其來也。聖額我畧亦論之曰。太陽炤地。地上濕氣騰空。至于冷域。遂成雲霧。以遮太陽之光。身內之火。欝積於下。勃發如烟。至頭作幔。則上之通衢。壅塞截斷。亦使五官之覺不行也。欲明斯論。試想當飲食後。人多欲睡者何

故。苟于當晚缺其飲食。即夜不成寐。飲食助睡。此可知矣。

又問。飲食之氣。上蒸成睡固也。然又有不繇飲食。而或聞樂則睡。或勞倦則睡。或愁悶則睡。或幽暗而靜則睡。不但不多飲食。且有梏腹欲睡。不但飲食成寐。而且有因飲食後。反不能寐者。何哉。曰。聞樂而睡。聲音節度之和。最與人心相合。耳目受之。不營別事。馴至諸用俱息。宜其睡矣。勞倦愁悶幽靜。皆能憐人五官之用。故精神自外收斂於內。以

便復聚而養之。至於腹枵。則虛火所聚。亦能蒸其濕痰。上升于腦。故多飲食者令人睡。而不飲食者亦令人睡也。至於飲食之後。太飽不睡。正如爇薪本以生火。然而積薪過多。火不上透。終歸火滅。此將生病。食後難睡。職此之繇。

或問勞倦欲睡。所以安養精神。則素無勞倦者。似不必寐也。當原祖亜黨阨娃在世。與其子孫若不獲罪真主。彼時事事順意。日日調和。不耕而獲。不營而享。身嘗康而不勞。年永存而無死。不知亦有

寐否乎。曰。多。瑪西聖有言。生人之初。雖百務鬯遂。無作無勞。而據其晝夜循環寤寐之理。亦所必有。然寐亦不同也。或以病。或以倦。或以飲食不清。如此之寐。當非上古所有。古所爲瞑者。神清氣定。半瞢半覺。似瞑非瞑耳。豈與沉淪昏濁。呼之不應者等哉。

或問忽然有寐。又何以忽然有寤。自然耶。勉然耶。曰。有自然。亦有勉然。自然謂何。盖天下無不聚之濁氣。無不復之清氣。當其氣之乘而蒸也。有所突

塞於其上。其來也。粗而重。如浮雲之四合。其去也。細而輕。如霾障之漸開。合則就寐。開則就寤。此一定之橈也。所爲勉然者。氣蒸未散。忽爲人轂所呼。忽爲物擊所動。彼其覺氣雖隱。不離內身。一提卽醒矣。

又問人向夜欲睡。迄曉而醒。無惑也。乃有方曉之時。睡興轉濃。還有說否。曰。有。不覩太陽乎。未曉之先。天空雲淨。是亦人之醒也。俄而東方一曙。四方雲物。須臾盡騰。反爲太空之障。人之復睡亦然。何

也。太陽能消萬象。亦能吸萬象。未曉而空中如洗。將曉而空中若迷。人與天地。精氣相通故也。有能夙興夜寐。習以爲常。及坐以待旦者。不在此論。又問當其寐也。知覺之氣。運用於五官者歇矣。其生長之氣。則從晝至夜。從夜至晝。刻刻不停。雖睡熟亦然。何獨無歇耶。曰。知覺之氣。爲五官所取用。雖取之不盡。然亦用之有度。不云神太用則疲乎。若生長之氣。爲養周身之血脉。而還以血脉自養。日滋日培。愈動愈出。故五官雖有時靜。其具諸生長

者。固茁然動也。生長如泉。知覺如溪。溪有盈涸。泉則涓涓不息矣。即如溪流暫涸。潛深亦得見水。猶人當寐。忽呼亦可成覺。至於泉自常流。生長之機常運。此豈可以間歇者哉。

又問忽寐忽寤之繇。既昭然矣。不知寤寐之間。界限何在。嘗有痴人欲尋其界限之處。到將寐時。專意覷向何項。不覺已睡。竟莫知也。因思待將寤時。再尋寤在何項。不覺既寤。而知又無所庸也。豈惟痴人不覺。想聖人于此。亦無如之何矣。又曰。寐者

昧也。若寐可知。不謂昧矣。寤者悟也。若寤而不可知。又豈得謂悟乎。但謂無庸其知則可。

又問雞之爲物。寤于丑寅二時。必拍翼而鳴。何故。曰。雞屬陽也。太陽在地將昇。氣機先與之合。故相觸而醒。雞熱性也。飲啄至腹卽化。夜半蒸氣已散盡。故覺氣自開而醒。又造物主之生物也。種種原以爲人。犬司夜。雞司晨。各有其意。犬代人爲守。雞提人使覺。夫以夜氣清明之候。善念正從此生。而人尚鼾睡如死。造物主愛人眞切。能不以一物頻

頻喚之。令勃然興起哉。

問曰。寤寐之故既明。不審何如。當調其過與不及。以收二者之益。曰。造物主令有血氣者。寤寐相代。一則使得補聚其力。以保其生命。一則用變換之法。寤而寐。寐而寤。使各協其宜。代謝而不厭也。一於寤者。其精勞。必有寐以養之。一於寐者。其氣濁。必有寤以清之。是寤寐之所以各得其理也。都畧訥云。寐爲身體之慰。爲氣力之補。爲無恙之驗。爲作用之逸。爲勞苦之醫。蓋用之以時。則晝夜攝調。

晝生萬色。顯萬象。令人寤而觀之。夜則萬象之色。休歸玄默。令人靜而息焉。寢息與醒。而飲食已化。氣血已成。精血已活。五官已爽。可以應接萬緣。建立諸用也。若貪寐過多。或不以時。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如依博加德所云。身體懈散。神氣疲鈍。頭目昏重。記心閉澁。如痴如醉。奪人學問之志。道德之力。而陷于衆罪之深沉。西諺有曰。高枕累茵之中。欲尋道德與學。何處是形蹤。是也。又古賢論曰。多一寤。則多增一壽之美分。非必寤能益壽也。寤如

生寐如死。多寤一刻。爲多生一刻。積累計之。豈不爲增益其壽乎。志於學者。固不可將生命之美分。屬於寤者。頑易之以死景。而至貴之年壽。稟之不能甚長者。更以多寐促之使短也。既不可過于寐。亦不可過于寤。蓋寤雖學業功行衆美之資乎。亦不可不爲愛惜。或有攻苦其業。强力不寐。身不得安者。又極能損其氣體。依博加德云。過度之寤。終夜不寢。竭其精力。稿其内液。易於癯瘦。阻食飲之化。遊氣血之生。耗精神之源。虧五官之用。端必繇

此。甚至有多寤成癲而至於死者。節宣之法。烏可廢也。雖然。今人燕安者多。又安得藉口足慮而爲多寐。以致廢時失事。惰體放心與。昔亜利斯多刻期立課。須臾不息。不得已始就片時之寐。時地設銅盂。手持銅丸。忽爾手開丸墜。一驚而醒。依然用功矣。雁之群宿于渚也。必以一鳥更番直夜。是鳥又自恐其寐也。每覔一石置爪中。儆省常寤。至於人。而毫不自知提醒者。何也。無論竟夜長眠。甚有夜寤而晝寐。以顛倒其世界者。人生幾何。可不爲

之長太息哉。

論夢

或問曰。前言寤寐矣。寐時有夢者。何也。曰。夢者。寐中之見聞也。五官之用。雖止不行。然覺氣之在四職者。運而不息。譬之一家然。開戶扃門。其衆中檢點。或稽覈其外營。表靜而裏則動焉。人之夢亦猶是。前論腦中有總知受相分別涉記四職。總知者。觀前所收外官之象。而聚影像于內焉。分別者。察前所變之相。而臚列以儲焉。一至寐時。脾中火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上蒸。內象忽然轉動。如走馬燈。紙輪旋轉。悉因火動。寐中觸動其所涉記。如復聞見一番。與晝所歷。若無少異。其實虛幻無據。但緣義理不爲主張。便至認假作眞。從無作有。既在夢中。無能自識其爲夢者。卽夢中說夢。亦自不能提醒。雜而多昏。亞利斯多曰。水之定也。照之則清。鬚眉不亂。有或撓之。則照者隨波恍惚。盪漾破碎。無復定形。面或半面。身或半身。可爲四目。可生兩頭。又如空中浮雲。隨風變態。現象無已。聚散無踪。寐時濁氣上騰。搖動

內象。千奇百怪。世所絕無。而無一不爲夢中之所有。斷續不一。散漫無章。夢中物物俱有。醒則皆虛。譬如圖畫紙上。燦然山川。煥然艸木。人有鬬爭歡好。物有馳走飛翔。快意適觀。無不在目。而妝幅則了無踪跡也。人之印象於腦。猶畫像於紙。夢之所有。宜爲醒之所無也。況紙上之畫。次第行列。不能自爲遠近。而腦中之象。則覺氣所帶。各成一片。可以自相合離。畫猶有定。而夢豈有定乎。總歸于烏有而已。

或問夢固非實。然有有益之夢。有無益之夢。有因夢而進德者。有因夢而變爲不才者。豈槩可以空幻視之。必有繇焉。請詳所繇。曰。據聖厄臥畧所論。夢有繇於自生者。有繇於外來者。自生云何。一從內血氣所藏而生。一從外五官所納而生。葢四行之液。徧注一身。而其蒸焰之衝。或根其所禀所養所感者。以各徵于夢。水液勝。則多夢江海雲霧等。火液勝。則多夢爭鬬烈火等。土液勝。則多夢坵墓幽暗等。氣液勝。則多夢飛遊歡笑等。西國之醫。問

夢于病人。亦因夢之休旺。以証病之虛盈。故昔明醫加勒訥。將夢之關于病者。著爲一書。此所謂從內藏而生者也。五官之感。雖歷年已久。而託記尚存。故人之所夢。亦繇之五官所感。大抵一官爲主。四官從附。一事有觸。餘事牽焉。如夢色而聲臭亦併隨之。如夢悅色。而氣脈亦與俱動。葢記存習熟。而同類者自挾以俱來也。且其習之所沿。喜惡愛憎。各於其黨。如士則科名之夢居多。農則庚廩之夢居多。工則斧斤之夢居多。商則出納之夢居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此從外納而生者也。其自外而來者。一從聖神來。一從邪魔來。蓋造物主生人。既生之矣。又保存安養之。欲令同享眞樂而後止。故雖有經典明教。聖賢代傳。與其時時提佑。然亦間有示之以夢。訓其行。使之歸正。命以事使之肩承。勵其德。使加進修。詔以未來。使知証據。或以親示。或以天神傳示。無非引導之於善也。是謂正夢。若乃邪魔誘人。不能動之於晝。則必動之于夜。多方迷惑。撓其向善之心。且有異術。能令其

人腦中內象。湊成一段可忻可樂之狀。其人以爲夜可夢。即晝亦可爲。不覺陷于無窮罪惡。而魔意始快。又或將後來可晤之人。可遭之事。預兆于夢。及其果驗。人遂痴心自信。謂我能未來。先燭空想。高心漸增驕慢。渾身躍入魔界。彼其邪箭中心。邪藥入腹。不能援。不能吐也。是謂邪夢。頑邪魔爲害。不能害無隙可乘之人。惟其人萌邪念。先自造一魔景。魔得其便。愛以愛應。憂以憂應。乘其情性。逞所欲害之心。其初來也。或與天神無異。就到中間。

亦或詐有殊勝功德。更倍於天神。然而究竟一着。天神是成人之美。魔鬼是成人之惡也。是故夢境雖非實事。問亦可以助人之實修。可以陷人於罪業也。大凡心清者其夢多清。心濁者其夢多濁。西士賢者。嘗用夢以自觀。然亦有無夢者。此非至愚。卽是至聖。當別會之。

或問有人偃然臥也。而或講話。或動肢。或嘻笑。或舉身突起。着衣放步。持物動趾。已而依然就寢。問其故。彼亦不知何也。曰。必是夢中所晤之人。極親

極切極喜極恨。夢之與晝無異。信以爲眞。又無義理作主。故不覺其言偶喃喃。身偶狺狺。面偶融融。亂走數步。如上所云涉記習熟。而同類挾與俱來者。

又問夢中魘者謂何。曰。或四液重濁。或心中敗血瀰漫。或手壓于胷。皆可致魘。

又問極醉者。昏迷不醒。通夜無夢何也。曰。酒濁。其氣騰上。至急至漲。夫急漲則腦內迅動。即一象看不出矣。譬如風輪。徐徐運動。其中之輻。一一顯明。若轉旋迅急。則止見一暈耀眼而過。不知內之所

有何物。大醉如之。豈惟大醉。卽大飽者亦常無夢也。

又問或謂魂出爲夢。有是理乎。曰。非也。人之生死也何。非魂合身則生。離身則死乎。人之夢有最長久者。倘其魂出則宜周身胍理俱停。暖氣俱絕。如死人然矣。何以呼吸如常。又何此一靈魂方涉水登山。遊於千里萬里。而一喚卽歸乎。縱曰惟靈也。故不疾而速。而不知其夢之成也。決非靈魂之出也。況人有一寐而遂夢者。屢寐而屢夢者。何其靈

魔之出不憚煩。而偏伺寐爲遊戲也。

破夢

問前云。天神降夢。則夢之來。未必不可信也。今謂盡歸諸幻妄。果有實理可拔世俗之迷否。曰。人勿信也。即有聖夢乎。必大德之人。克當帝心。天上始降一夢。默爲啓炤。然乃千百年中。僅有一二項。千百衆中。僅有一二人。即大德一人之身。生平不過一二次也。況多有全未遇者。可槩望之常人耶。至於魔夢相誘。更不可信。邪魔最忌人之修德。寤寐

不能誘陷。則向寐以溷之。或以已所前知。托于夢以惑之。使其信從。要知萬端鼓煽。從中必自露一虛妄之隙。試細觀其所夢爲何等人。爲何等事。爲何等效。則其隙可立破也。至於自生之夢。亦有三不可據。一先兆。一因緣。一偶爾。凡人內之四液。有所不足。將發爲病。夢中先有其兆。醫家得此。可以窺見病根。且天道寒暑。常與人身相通。身之精血不足。即易受感。是以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往往有之。若不知其理。以爲先兆。則陰晴不定。天道且臨

時變換。夢又安足信也。且一夜之間。所夢不知凡幾。千百夢中。暫一偶驗。能必其一一皆應乎。如呼盧者。十輸而一贏。百輸而二贏。亦必有偶然而獲者。豈可因一事偶爾。遂信爲常法也。古賢濟則落云。人與人相交。百事信。一事僞。并其百信而疑之。則一夢虛。足以槩夢夢之皆虛。何況千萬虛夢。間一偶合。乃於種種之夢酷信之耶。葉落尼目。西方之聖人也。亦云。哀哉人之信夢也。人自有必當信之理。必當欽事之功。眞能欽事者。以可知盡之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不可知聽之天主。故義理有不可必者。不敢躐也。時命有不可知者。不敢邀也。工力有不可必者。不敢强也。而必欲知之於夢。是將與天主爭權。而欽崇一夢于天地萬物主之上乎。一夢可喜。終日望之。一夢可懼。終日怖之。何不反其望而望一天地之主。反其怖而怖一天地之主。豈不爲純然信德之人哉。碩造物主因人五官太勞。而逸之以寐。則可安者寐也。即有所夢。而付之於不可知。安自若也。必一一信爲眞實。日馳想焉。何其不安于所

受。而漫以逸之者勞之耶。且夢之不可信也。當身可證。夢得金寶。來日窮乏之如故。夢食奇饌。來日枵腹如故。以爲正夢若反。因欲借而反觀。則變遷更換。益不可憑。昔有大將將戰。夢鷹攫一小鶩。解者曰。鷹制鶩。勝徵也。後戰而敗。解者又曰。鶩在先。鷹不免居後。宜其敗也。信夢者爲夢所愚。大都類此。西諺有曰。知禮者不言夢。由此也。噫。人生渾一夢耳。何事纔不是夢。思之思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靈性挈述卷之八

西海後學艾儒畧著

論噓吸

噓吸者。有知覺之所獨也。既論知覺。不可不詳噓吸之具。噓吸之因。噓吸之用。噓吸與脈絡同否。而水族之有噓吸否。亦附論焉。

噓吸之具有四。一爲心。一爲肺。一爲鬲。一爲氣管。肺之體輕。有如浮血所結之沫。便於氣之滲也。加勒訥云。自喉之中下通于肺。有一筋脈。合而到心

之右孔。氣海自此心孔通出。以養其肺。而又有一血胍通貫其肺。合于心之左孔。頷下則分爲二管。透入于肺。又細分之。滿肺皆通噓吸之氣焉。鬲者。一層細膜。隔心肺與肝腸。有如墻垣之亘也。其具如此。鬲肺開。則外氣自氣管吸進。以涼其心。其所入氣。旋爲心所蒸熱。則旋閉而出之。如海潮之長落然。緣人心元火極熱。熱甚則津竭。必得清涼之氣。調以冲和。故一呼一吸。消息無停。如風箱之鼓橐。閉卽爲噓。開卽爲吸。閉處卽虛之始。開處卽實

之端。無停撓也。依加勒訥之論。此氣非一直到心。必先至于肺。多所蓄積。漸注于心。葢肺體虛通。是爲藏氣之府。藏多而後可以出音聲。供血脉。足給其用。不然。旋入旋出。僅取辦於喉間。肺無餘氣。必不能一氣成章。而字字皆斷續矣。設使氣遇烟遇塵。遇惡臭。遇瘴癘。若非夙多存氣於中。則未免頻仰所吸之氣。而併吸其毒以受害也。或閉使不吸。而心悶以死。惟夫肺氣停涵。則當其穢惡之來。心能從其浮肺之體。漸漸受氣。而復迴納於肺。如城

被敵圍內糧足以自贍不必借餉於外也

肺動而噓吸外氣雖繇肺之本能然肺亦同動相輔肺肺之動又本于心雖心動速肺動緩心動關乎脈噓吸關乎肺心動繇於內噓吸之動繇乎外其動不侔其實肺與噓吸之動揔根於心之動也

氣管不過接氣之門路如食喉爲飲食之門路此二管相近而皆合於小舌之間飲食進則小舌蔽其氣管之口不使飲食得以錯入惟氣欲出則小舌起而開閑氣已出則小舌又掩而閉閑若人飲

食之時。偶或失閉。以致物入氣管。必盡聲咳嗽去之爲快。故餔餟之際。不得兼並噓吸。必待飲食既下。噓吸方可通也。

論噓吸之用。當知原以存心中之溫和。使之不滅不熾。依前所論。凡人生命之根。在于元濕元煖。而元煖之用。多在於心。元煖所以至於滅者。其故有二。一爲酷寒。一爲酷熱。如人或遭嚴冬。或遇大雪。或過飲冷水。其元火爲大寒所撲滅。命斯斃矣。若內之元火太旺。亦能焦枯元濕。命亦殂焉。又或咽

喉被繩急絞。全無涼氣進入。或在煖炕。噓吸皆帶熱氣而進。或在窄小不通。氣之所隨噓隨吸。所吸郎其所噓。不能換其涼氣。則內火益增其旺。酷虐五臟。因歸殄滅。譬如火閉甕中。不通涼氣。其火郎時滅也。故造物主於氣之旺者。必與之以噓吸之能。使其常換涼氣。以存元火。庶不至於滅亡耳。況涼氣有進有出。不惟調存元火。或身內有邪穢不潔之氣。賴此噓時。亦帶而出。清其五內。欲明此理。試觀心痛。或悶閉時。頗覺難忍。長吁吐氣。覺少寬

和。古賢有曰。人身之氣有三。其一爲噓吸之氣。出入不停。用以涼心。心本極熱。苟不接受身外涼氣入肺。則心火大悶。而身不安。肺居心之上。左右包心。其一開一闔。如風扇扇而涼之。然而氣從熱化。一進卽熱。故必吐出以換其涼。此氣不與血肉一體。如客往來。必有主人。乃可迎客。主不在。客卽去矣。其一爲血脉之氣。卽血之精華。用以資生活者。其一爲知覺之氣。卽從心至腦。繇筋絡而分。使身覺而運動者也。然此噓吸之氣。不但有涼心逐不

潔之用。亦受肺心之煅煉。而同知覺生活之氣。徧注于一身以相助也。

論氣之噓吸。屬人主張與否。或謂噓吸全屬人所主張。葢欲速欲緩。或多或寡。用口用鼻。悉所自繇。如泅水者。可令氣不全出。此其驗也。或謂噓吸自然而然。不屬人所主張。如睡夢之時。非有義理作主。然而噓吸自然不斷。此其驗也。此二說者。當合論之。半屬自然。半屬主張。論其所以。大都爲自然而然。緣造物主有命。靈覺之物。令之時刻噓吸以

養肉軀。命定之後。如輕者自浮。重者自沉。不得不然。若謂王張繇人。不惟寐時不能。即寤時亦主張不得也。但其緩急遲速。亦有屬人調理者耳。

論噓吸之動。亦與脈相關否。當知脈絡之動。原與心動相合。心有闔闢。如橐籥象。闔則吸血于肝。而吸氣于肺。收血以練之。而分于百體。收氣以聚之。而凉其積熱。闢則疏其血以通流于一身。出其氣。換其凉。而脈絡亦隨之以動焉。試以一手拊心之動。一手拊脈絡之動。可得而知也。然心或爲內情

所傷。或爲外感所激。虛實冷熱。早晚春夏。年幼年老。有萬變之不同。故心有遲速沉浮滑澁。而脈絡之動亦如之。故脈絡者心之傳宣也。知脈之動。未有不知心之動。及其內外虛實之情者也。脈絡與心動相應。自有準則。不繇噓吸控揖。心之動速。噓吸之動緩。噓吸與脈絡有異。

論水族之噓吸者。有二說焉。一言水族皆有噓吸。所憑四端。驗以夏時。魚在水中。開口如噓吸然。又驗水族亦有眠睡。有眠睡則有噓吸也。又驗水族

在水上有浮漚。似其噓吸所出之氣也又驗之以小口之瓶。貯水蓄魚。開其口則魚久活閉其口則氣不通而魚悶死。如其不賴噓吸。何繇悶死。此皆有噓吸之說也。一謂噓吸者。以涼氣調內心之熱。有肺藏者皆有之。然其肺不同。水雞水鼠玳瑁江豚鱷魚海鰍之類。其肺淡而寡血。如木耳然。既有肺矣。不免頗存噓吸。然其內熱不甚。無須噓吸之頻。良久乃一換之。然而久閉水中。亦能悶死。雖不頻噓吸。亦不得不噓吸也。嘗見江豚入網。多不能

生以其不得洩氣于水面故也其餘水族據亜利斯多所論不以氣爲噓吸所憑七端一驗魚寓水中若使開口吸氣水應先入一驗魚無肺與氣喉況其腹去口甚近一驗噓吸之時腹必脹縮魚腹如常知無噓吸一驗魚死水底不見水面有泡非如他物噓吸而出氣者一驗若使魚在水中可有噓吸則人物之在水中皆可噓吸而又不然以此知無噓吸之氣一驗若有氣焉則魚必常浮水上不能潛居水底一驗魚若必用噓吸以凉其内則

出水之時。有氣可以噓吸。不可得死。何爲輒死。此亞利斯多之定論也。蓋水族雖無噓吸之氣。然亦有水出入。或以口。或以鼻。或以腮中之動。畧凉心臟之熱。故魚老而腮不得動者。必悶而不能活也。據此所定七端其理已明。可以答前四說之疑荅。其一曰盛夏天熱或晴。魚有開腮開口。不過換凉水以療內熱。非眞氣之噓吸也。荅其二曰。人物睡而噓吸者。非爲眠睡噓吸。乃爲凉其內心也。若非必凉內心。不論醒寐。可無噓吸矣。荅其三曰。水上

有時漚泛。乃水鷄等蓄氣在腹。偶而吐之。非魚之噓吸所使。苔其四日。閉瓶之口。魚不久活。非氣之缺也。閉則其水易暖。無所得涼。熱悶致斃。此四說皆無可疑。

或問人當幼時噓吸速。及壯老而噓吸遲何也。曰幼者內熱太旺。必數其噓吸以涼之。及壯而老。血氣定矣。內熱頗調。可以緩其噓吸故不須數數也。

有如在溫泉。或炕房。或當天熱或陟高巔。觸助內熱。人當此噓吸更速。即皆大開其口。多吸涼氣。若

凉處凉天自不必然。

又問噓吸之始。先噓乎先吸乎。曰人心先開而後收。開以納血。收以流通其血也。肺亦先吸以納氣而後還出之。蓋此氣自外而來不入何以得出乎。

又見人物臨終。噓氣爲盡。生死相對。生者以吸始。死者以噓終。其理甚明也。夫此噓吸之用。不惟用以凉心已也。即如鼻之聞香。亦有大益。美香在前。必用吸以納其氣而後享其香焉。噓吸所關其于人之生死。特爲急切。而總之一噓一吸。無適非造

靈性修道

物主之大恩也。吾人一日之間。千萬噓吸曾有轉一念及于生死之主者乎。望之望之。

論壽夭

人含生命。其壽夭之故。歸在二端。元熱元濕是也。肉軀備火氣水土之德。即具燥熱寒濕之情。而燥與寒不過輔熱輔濕而已。熱與濕爲君其相得則爲壽根。其不相得則爲夭根。其濕欲如油之濕。不欲如水之濕。油之濕養火。水之濕滅火也。其熱欲如氣之熱。不欲如火之熱。氣之熱溫而易調。火之熱烈而有損也。人生元熱元濕。自母腹帶來徧身都是。而元熱無時不尅濕。如火無時不化物。然而

所繇得滋補其元濕者。賴有飲食脂潤之氣也。飲食得中。則能滋養。太過則傷。如太滿之油反能滅燈。油水相半。燈則猝爆。雜以垢濁。燈光不亮也。

或問飲食既能續補元濕。則常補而不死可乎。曰。不可元濕者母胎最初之精氣而飲食終屬粗物也。人年漸老。元濕漸衰。雖有飲食。不免損二補一。但可藉以養生。豈能恃以長至也。即人有將死而用藥以救者。不過因其熱濕失調。用藥扶柔復强。雖從新調理。終不能增元初之禀受也。生命之根。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在元火元濕之和。然亦有生。而有餘。生而不足。夫壽原繇禀受。若禀受不殊。而此失調。彼不失調。則其故又係於人爲矣。或因所居之方。天氣大熱大濕。人感其氣。其人素禀多熱。所居又熱。則兩火相助。而元濕易克。其人或禀多濕。所居又濕。則兩水相助。而元火易滅。又或各人所作不同。如多思多勞多怒多慾。又如多食缺食。懶怠懶散而不運動。或能耗散其元火。或能閉藏其元火也。惟夫飲食調。天氣清。勞佚均。可以自存天年之壽耳。

其他夭壽之故。則又在于主命。蓋造物眞宰。雖多順物性之自然以成滅之。而有時紗用全能。以勸懲斯世。恐善人多年在世。易爲俗所汨沒。雖純德者不變。而自好者鮮終。則眞主惜焉。而早收之。如主人園中佳菓成熟。恐有啄攫飄搖。趁時摘取。亦有不善人在世。而天主留之。待其改悔。如不熟之菓。望其成熟。亦不遽採摘也。至于大惡而顯罰。以絶其生。大善而多留。以益之祿。則又善惡作標之常矣。噫。人之生命。至長者不過百年耳。至于百年

命終之時。迴想一生有如一日。何異朝生暮死之蜉蝣。一日而自視百年。以晨爲幼。以午爲壯。以晚爲老者哉。夫所貴乎生命者。不在長筭。而在乎生之有益於世。寧一日在世。有可仰之功。不願百年在世。無一善可述。政所謂有百年之童。有少年之老。一日可當百年。百年不當一日者也。

論老稚

問人生在世。繇少而壯。壯而老。形容各別。何故。曰肉軀既繇精血而成。二者皆屬濕熱。初結成者。自

屬濕熱之盛。故赤子肌膚。必皆柔滑充暖。也但熱之與濕。兩者亦互相尅。譬之掌中握雪。雪爲掌熱而消。掌又爲雪冷。而損其熱也。迨至暮年。身熱已減。元濕亦耗。惟壯者在乎老少之間。濕熱維均。頑所謂均者。非濕熱全調無爭也。第視彼老耄幼稚者。則此爲均平耳。詳見壽夭篇

或問早年聰慧。或多夭折。即幸不夭。長或多愚。曾聞生淺而智深者。不壽之兆。如花發而不以時。結實必少。又有言音聲慧可慮。不審有此說乎。曰。凡人

知覺之主張。原屬腦間總知四職。前已詳之矣。童子知覺發遲者。繇腦間濕嫩。其氣之多。如烟上騰。覺具昏塞不備。自難發其覺性也。其蚤慧者。腦之乾濕。自幼適均。漸長則乾而又乾。其乾太過。必傷覺覺具既壞。不能備用矣。是以重則夭死。輕則愚鈍耳。間亦有童時聰慧過人。長而無變。仍又多壽者。則繇禀氣獨殊。濕乾原均。固非世所常有者。

問少者多輕信。後用。老者多疑多吝。何也。曰。少壯之人。涉世原淺。未遭世人誑誘。偶有聞見。輒易信

從老者諳練世故。屢鑒奸欺。遇事自加持重。是以多疑也。亟利斯多有云。少者不智。經事少故。老者言多中。歷世久故。此之謂也。少壯之人。稀值匱乏。是以輕財。老者多歷迍阨。自是惜財。而又愛生之念更殷。子孫之計轉篤。未免思多積以厚其生。裕其後也。故吝。

問人少壯則美好。衰老則醜陋。何故。曰此繇氣血盛衰。前論已具。但論人之美醜。全不在此。西士一賢者。同一少年行。遇一人以惡病臥于道。少年者

掩鼻過之曰。惡其形臭。又行數里。遇一少年。冶容艷飾。芬香撲人。賢士掩鼻過之曰。惡其心臭。好醜無常。在人自取之耳。

問少者齒密。老者齒疎。齒性原剛。胡有收縮而致稀疎。曰。齒形上平寬而下稍銳。人身百體之長。有時而止。惟齒則自少而壯而老。益加長焉。日用飲食。齒有銷折。以長準銷。設不日長。齒之耗折盡矣。第其爲長甚微。人不自覺。至老則長力愈微。上濶已消。在肉之齦已升。齒本之肉漸縮。故覺齒疎。豈

齒性之剛。損折而有稀疎也乎。

問獸之戴角者。皆無牡牙。有牡牙者卽無角。豈天地間物無大全。如昔人所謂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乎。曰。此義亦是。而未悉其故。蓋牙與角。同一質料。角旣出其首。則血氣盡于上。不復生牡牙於下。牙生于下。則其氣歸下。而外不復生角矣。如駱駝一獸。旣無角。并無牡牙。繇其血氣不足于首口。而有餘于項背間也。

問禽獸之齒鋩。而直長。鋒利過人。人貴于物。而齒

牙反不及。何故。曰。人之口齒。爲用有二。一關嚼食。一關言語。給此二用足矣。禽獸所嚙者生硬之物。所避害自存者。多賴口牙。勢須鋒利。始便其用也。況若象齒等之長大者。且以供人之用。安在人反不如乎。

問人髮何因而生。何因而長。荅曰。人身血氣。皆繇四行而成。其內火之熱。猶天有太陽也。是以鬱蒸之氣。上升于首。盖亦分爲二種。濕情多而內蒸。則如陰雲騰上。昏塞五官。令人善睡。燥情多而內蒸。

則如風行電掣。奔騰上下。以生鬚髮指甲。至若血氣之餘。騰至頭顱骨多膚厚之處。氣每凝滯。難遽透出。而又先騰之氣未出。後至之氣沓來。則後氣若推先氣。悉從細孔而出。髮斯生焉。周身之氣。日騰日滯。皆集于首。髮日加長。良有以也。

問造物者。五官各有所用。髮似無用。豈亦有所爲乎。曰。此有二說。一者人身血氣薰蒸。常有敗壞之餘。積若浮烟。必須宣洩。其散布于周身者。宣洩尚易至于上升頭顱。乃堅實難洩。聚多鬱結不宣。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壓他患。故生髮以疏其滯也。一者。人之百體。元首至尊至貴。宜有多髮簇護。始卻寒暑之侵。免一切勞患之及。況在鳥獸。且有毛羽衛身。蝟有刺。魚有鱗。皆以扞蔽其身。物物皆然。人可知也。

或問人有生而卷髮者何也。曰。加勒諾論此有三。一繇生髮之質料。原屬火性。濕勝則易伸。燥勝則卷縮。試觀以髮投火。燋然縮卷。此理可知。二繇生髮質料。或爲柔脆。不能直突。必屈曲宛轉而出。以成其卷。三或繇頭皮乾厚。出孔緊狹。難得徑出故

耳。

問人之髮少而黑老而白。雖本血氣未明其理。曰。人髮之生。繇血氣之渣滓爲質。當其少壯。元火强盛。則煉爲黑色。至老。元火之熱力已減。不能煉熟其渣滓。而此質歸于朽敗。遂成白色矣。試觀墻壁之間。凡遇陰霾濕氣。久鬱則多白斑如毛。亦敗象也。器物衣服亦然。又人之憂者病者。鬚髮易白。皆繇內熱消耗。不能培扶煉熟生長之力。設其憂解除。內火復强。則又轉白爲黑。往往有之

問生覺者人畜所同。云何人髮至老必白。而鳥獸之毛未嘗變也。曰。鳥獸之毛。每年蛻舊生新。則屢換屢新。仍如前色。至如犬豕等不蛻毛者。生命原短。未至于久。又無焦勞恐惧。以傷其性。亦自不白。惟人則年壽既長。髮不蛻根。又恒憂惧。損其元火。則其白自不能免也。

問曾有人一夕而鬚髮盡白者何也。曰。老者之白頭也。繇生平勞心焦思。多凶多惧。積日累月。漸耗而白。其有一夕而白者。此必忽罹大怖大勞。損其

心膽而然。其或壯年而髮鬚早白者。繇所處寒薄。或勞心。或禀嗇也。

問人之老也。髮落始於腦門。髮白始於雙髩。何也。曰。人壯時。暖濕之氣並强。髩髮所以固存。至老而元濕既滅。髮根少潤。焦枯零落。所不免矣。元火既耗。則質未受養。衰敗呈象。不落而白焉。所以落髮始於腦門者。爲此處高聳。既鮮滋潤。火氣獨升。髮根易焦。宜其先落也。

問人多髯而穠密。或微髭而稀疎者。何也。古賢

勒諾體用篇中有云。草木在沃土者叢生。在瘠上者薄發。鬚髮之在人頭面也亦然。至如婦人不鬚。大都陰質寒凉不生。又其餘氣之質。另闗一胍。散布他所。固不同於男子也。

論生死 附諸情論

亞利斯多曰。生活者皆身內有元火。而魂寓其中也。此生活之說。凡人物俱括其中。爲論有三。一論魂爲生命之根。諸能之原。一論魂之見在物體諸之模。一論生命功夫。如養如長。如動如覺等也。故

覔存而人物生焉。所謂元火者。蓋凡有生之物。必繇乾濕冷熱四情合併。不可缺一。然而生命所賴。尤在元火之熱。用以運行諸功。而熱又必需于養。養熱者濕也。譬之燈然。賴油而存。至于寒乾二情。雖人物昔不可無。然按加勒諾所論寒非長養存命之助。僅爲調適其火。不使太烈。且散而不收也。乾情亦僅爲調適原濕。與夫身內血胍。使水氣不得氾濫。而但存其潤澤耳。故四情中。乾寒者爲調以存體。濕熱者爲化以養體。此謂生活皆繇元火。

元火與諸情。備存身內。而魂乃安處也。知生之理。則死可知。

或謂人之生死。惟屬一氣。聚則生。散則死。此說指論草木禽獸之生死則可。人類不然。蓋呼吸之氣。但爲調劑元火之用。絕非生命之本。血肉之氣。雖爲培扶生長知覺之用。亦非生命之根。二氣雖在一體。俱屬依賴。人之死也。必因元火消耗。魂乃離身。呼吸遂止。血肉遂寒。惟魂也。乃生命之本原也。論人生死之繇。全係靈魂。若論一身百體。有關生

死者。則心爲甚。亞利斯多云。百體中。心爲生命根本。心在身之中央。稍偏于左。其偏左者何也。蓋知覺之類。鳥獸之左右惟均。爲用皆便。獨是人身之左。多屬寒而怯弱。故心惟向于左。而以元熱翊之。試驗人之作用。多須乎右。其左似多憩息。若分一動一靜者然。故右必强有力也。心之向左。正是扶弱之意。

論心之形。上濶而圓。圓能多容且尊。下窄而銳。銳則翕聚真火。蓋稍似桃實然。其外周有堅薄皮。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護如城。胸腔脇骨如郭也。夫人物之生。既繇元火。而元火獨寓于心。故心爲生息之根。令百體若寒。而心尚熱。則可通熱以煖身。設心失其熱。何身之能復活耶。亟利斯多云。人物之胎也。百體中心最首生。其死也。心獨後死。周身之血。雖初成于肝。然有細分到心。練爲至精之氣。上行于首。分布四肢。令能知覺運動也。比理畧云。百體惟心至精嫩。不得或有虧損。設一損。則舉身敗壞矣。試觀犧牲肺肝脾胃之類。間有渣滓襍穢。獨心最爲光潔。心爲

百體之君。兼有四貴。一爲元火之府。一爲先生後
效。一爲百肢運用所賴。一爲至精而不得受傷。
問前論人物生效繇魂。繇元火。而心爲元火之
府固矣。頑心發諸情。用情太過。間亦戕其生命焉。
不識諸情之中。爲害孰甚。曰。較怒懼兩端。在怒雖
暴火上炎。多致疾病。然未聞有一怒而效者。苟遭
大驚極怖。魄喪心癲。甚或立效。則爲害更烈于怒
矣。且不惟懼怒兩情。爲能致害也。即羞愧喜樂之
情。過節亦能傷人。聞有過喜而死者。更有偶然失

笑而死者。

憂者爲逼迫心神之疾。使真火內促。外體衰弛不支。亦能致死。古亜利斯多。生平最好窮理。無所不格。偶至一海峽間。見潮水一日七長七退。反覆窮究。不解其故。憂憤而卒。議者曰。亜利斯多不得海潮。而海潮反得亜利斯多矣。惜夫。摠之天地間。義理無窮。知識有限。窮理固儒者本分。而事理多出於人力之外。必不可强。又奚必爲此過憂哉。

問曾聞凡有覺之類。人之心形爲小。首形較大。其

說謂何。曰。心爲元火之府。小則內火翕聚。而更有力。肝膽繇是而壯。若大則寬散。而熱力減。肝膽必怯矣。譬火在大厦。不甚覺熱。在客室。則氣燄逼人也。頭顱備有內外知覺之具。頭大則知覺乃全。詳見本論凡人本分。宜有剛勇以作事。知覺以泛應。故心形小。首形大也。試觀獸類。兎鹿牛驢。以其心較其身。其配合之分頗大。故火散而其膽必小。

問前云。生氣之煉在心。覺性之煉在腦。亦有說否。曰。生氣必熱。乃能活動周身。心爲火府。故制煉在

心。以受其熱也。覺氣宜溫。不宜大熱。腦分屬凉。故制煉在腦。以調其熱也。

問人身之元火。乘血氣而行。火與氣。原屬無知。奚爲憂乃積心。愧乃見面。喜乃布于四體。曰。此繇覔爲一身之主。不待思索。自然隨其上下內外。所當歸處。必令歸之。

問驚惧而面色忽見青黃。何也。曰。血爲容色之華。其在于面。本自紅潤。覔爲一身之主。人忽受驚。覔必令血歸心。護其生命之本。面旣失色。便見青黃

矣。惧者。百體皆顫。亦以血歸護心。不能外固體膚。弱而不振。因成顫動也。顫而脣有下墜者。其勢垂而無倚。尤易顫也。

問人被驚。而髮上指。與口吃。何也。曰。火既歸内。則寒據肌膚。膚寒則歛縮。而毛孔緊促。故髮上指。言者心之聲也。驚則元火聚心。不能上升。以壯聲氣。故吃。

問人驚懼則多渴。如在大廷廣衆之前。辯詘而慚。喙左右動。又戰敗而奔者。逢水必亟啜之。曷故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渴者寒濕之嗜慾也。驚則火聚。熱盛攻中。勢必

聚寒濕者解煩渴也。

爾羞與懼。皆內省不足。自已虧歉之事。奚爲懼則

血氣歸內。而羞乃血氣見于面耶。曰。懼而血氣歸

內者。懼已生命之害。故血氣擁衛其內。羞而血氣

見面者。慚人見已之短。故血氣擁蔽其外。面紅而

體不紅。面爲人之先見者故耳。

問古諺云。凡無怒者必無志。何也。曰。怒有二。一者

忿怒。此不過血氣之動。卽禽獸亦有之。一者剛怒。

鼓舞振作。猶策駑馬。此必不可少者。古諺之說。蓋贊剛怒。非指忿怒也。

或問少年遇事慚而面紅者。人以爲美。古人謂面紅知耻。大有可望。然與。曰。凡人自露其短。爲人所窺。面忽發紅。則其心向上。惧其差失。必有爲善之望。豈不美乎。若彼平日驕矜忽慢。不知省察愆尤。顏厚不紅。難望遷改正。無耻之徒也。

問怒者面目俱赤而失措。何也。曰。凡人忿怒。則血氣內沸。騰上至腦。故頭必昏眩。無主而失措。面目

本自黑白分明。至此而赤色尤易顯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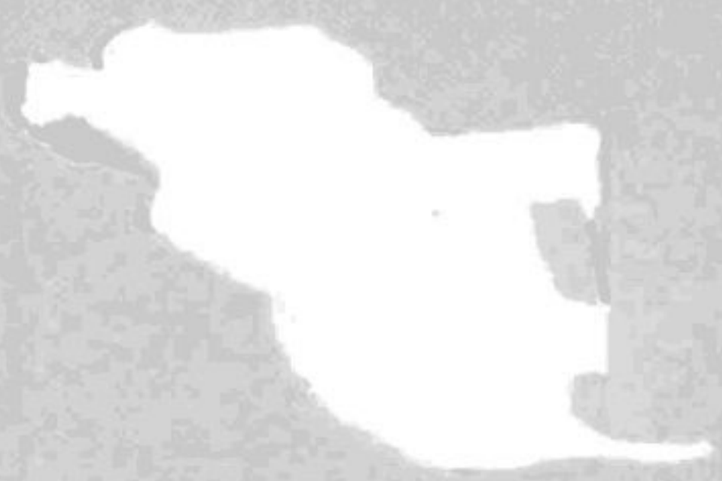
問哀痛原與喜樂相反。哀甚而淚。固所宜然。乃喜極而泣下。何也。曰。哀痛者。火逼內心。前已詳之。惟火逼其內。則經脉之筋促狹。而目性又本濕易潤。則內液從狹筋中擠出矣。喜樂則內熱發散于外。毛孔俱開。內液上騰者。亦或淚出。

或又云。哀痛之淚。注目覺熱。喜樂之淚。注目覺涼。何也。曰。哀痛者。火聚於內。則面目寒涼。內液出至涼處。故覺其熱。喜樂者。內火升上。面目俱熱。其內

液之濕溢。至於熱處。自宜覺其凉矣。

BIBLIOTHECA VATICANA APOSTOLICA

靈性物述卷之八終



神鬼正紀

四卷（附《神鬼原始》）

〔意〕高一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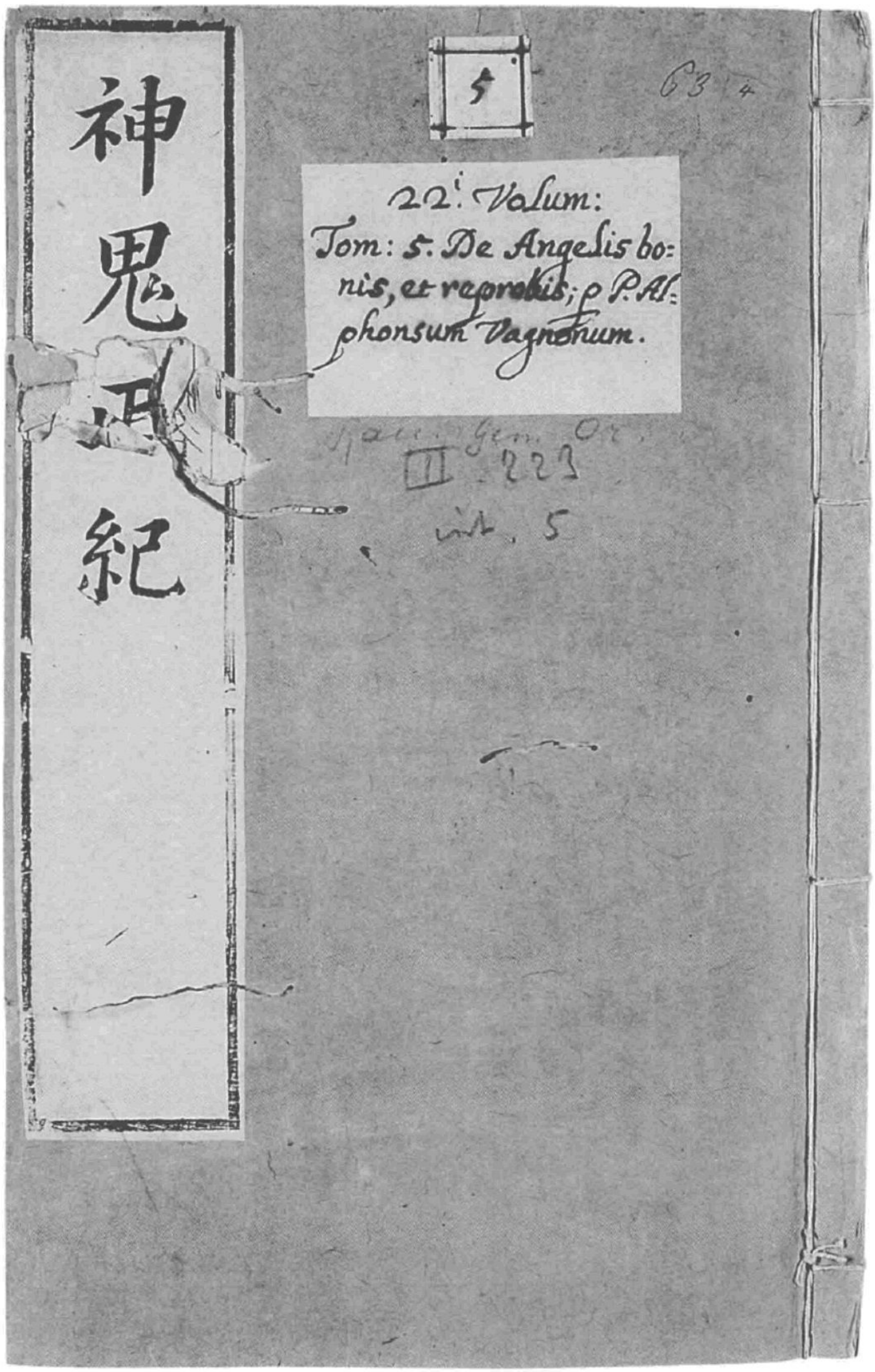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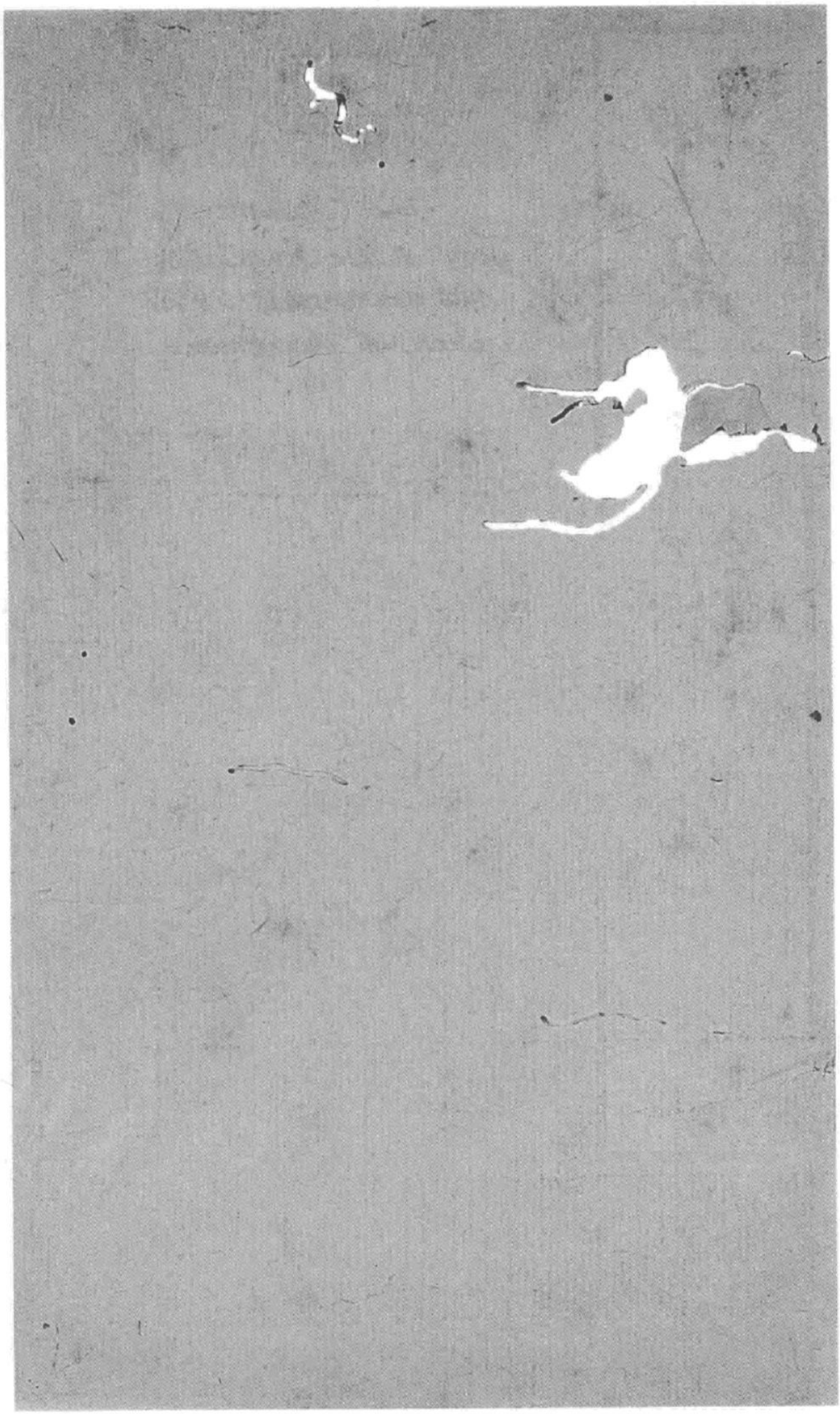
《神鬼正紀》四卷，意大利高一志撰。附《神鬼原始》，西班牙龐迪我著。明絳州景教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5。

本書為神學類著作。全書共分四卷，每卷又分若干章。其中第一卷共分六章，依次闡述神鬼之名義、實有、受造序意、品數、品職和神守之恩，認為神鬼為無形無色、有始無終的靈明全體，亦天主所造，自有其獨特性情。第二卷共分五章，先總述神鬼性體，以為神鬼之性最靈，當自備明悟、愛欲二神司。明悟職掌分屬性之識和超性之識。第二卷即圍繞神鬼之靈識，依次闡述了神鬼性體、識知、超性之識、諸識據像否和靈識奇妙。第三卷則接續上卷，主要圍繞神鬼之愛欲神司，共分七章，依次闡述了神鬼何愛、神靈造時所受恩惠、神靈者有差謬否、邪魔實有何繇、鬼魔定於惡否、鬼魔刑僇、鬼魔分職。第四卷共分七章，闡述了神鬼能力、所著身像實否、相通心意何如、有定方所否、神鬼眾多能併居一所否、天神魔鬼之辨、敬神防鬼當如何，解釋了有關神鬼的常見疑問。本書之所以論述神鬼，如高一志在書中所言，乃是因為『神鬼性情，次於造物主』。全書既介紹了西方天主教神學學說，以傳播天主教教義，同時也增進了東方世界對西方以及天主教的認識。

本書開本 25.6 釐米 ×16.1 釐米，版框高 21 釐米，寬 14.5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

四周單邊，無魚尾。書中各卷單獨計頁，每卷前皆有該卷目錄一頁，並且每卷正文前題『泰（或『極』）西高一志撰』、『河東段袞、韓霖仝較』等字。全書無序跋。末附龐迪我著，高一志、李國定仝校的《神鬼原始》一書，版式與前略異，有單白魚尾，單獨計頁，共十五頁。本書有內封，正面題『極西高一志撰著』、『神鬼正紀』、『古絳景教堂藏板』三行字，背面題金彌格、羅雅歌、郭納爵共訂，及傅汎際准許刊行等。又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兩部，館藏號分別是 BORGIA CINESE 349.16 和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12，均與此本版本相同。惟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12 者殘損嚴重，第四卷缺第十一頁至第十四頁，亦無龐迪我《神鬼原始》一書，且每卷目錄頁皆移至第一卷前。梵蒂岡圖書館之外，法國國家圖書館、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等亦有收藏。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亦為絳州景教堂刻本。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本係徐家匯藏書樓舊藏，為嘉慶十二年（1807）抄本，有缺漏。（毛瑞方）


神鬼正紀
5
63 4
22i Volum:
Tom: 5. De Angelis bo:
nis, et reprobis; p P. Al:
phonsum Vagnonum.
Paris. Gen. Or.
III 223
lit. 5



139
神鬼正紀
極西高一志譔著
古絳景教堂藏板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幷
鐫訂閱姓名于後

耶穌會中同學羅雅歌共訂

金彌格　郭納爵

值會傅汎際　准

神鬼正紀目録

卷之一

神鬼名義第一章
神鬼實有第二章
神鬼受造序意第三章
神鬼品數第四章
天神品職第五章
神守之恩第六章

耶穌會紀略

神鬼正紀卷之一

秦西高一志譔
河東段袞
韓霖仝較

神鬼性情。次於造物主。宏天造物主而著論焉。先釋其名義。次證其實有。終析其原性。及內外諸情云。

神鬼名義第一章

所謂神鬼者。乃無形無色。有始無終。靈明全體也。無形無色者何。微妙。超諸萬有萬像。有始者何。其有有

神鬼正糾卷之一

自非如造物主之無始無終者何厥性玄妙而純常世間無力可減無時可老也靈明者何貴尊立于諸下品彙之上全體者何靈純別于諸有形器之偏蓋人雖含靈然兼肉軀不可謂靈明全體若神鬼之性純粹無形乃謂之靈明全體耳繇是而談凡以神鬼爲陰陽之氣造化之跡諸說皆未獲神鬼之正義者也蓋氣與跡均滯而不靈焉能當神鬼之名號且施靈明之効耶又知愚俗所云人亾則靈魂變神變鬼者非也蓋人與神鬼二性既大相懸安能相變以致

人性無外敵者而自終滅神鬼性無外造者而自始滅
自是俱于性天二學矛盾者也其正義更著于後論

神鬼實有第二章

慨自人道不明而神鬼之道始隱矣蓋人神二學如
表裏相須而人學爲近懵于近者靡有不懵于遠者
也是故後學非特疑于神鬼之性情尚惑于其有無
焉茲提實據數端以証其有

一曰從天地造成以來聖經屢屢明紀神鬼奉天主
之命行役治人理事又每述神鬼見著宣主旨預諭

未來密隱心中匿情等事則神鬼實有無疑矣

二曰四方萬民雖不識神鬼之妙性然感其所覩所聞之靈驗無不篤信而敬之畏之也萬民之心亘古至今不期而合豈偶然乎請詳其驗自古性學名儒稽形天之動推知必有無形之靈者潛爲運動蓋形天諸重本自不靈然其左右旋行不息不爽必繇靈者引運不容置疑也詳見宋袁仲詮有繇是博納文聖人云靈者運天其說順理順性又順天學經云運天者恐伏其主天座下是也與斯定聖人曰凡月天之下域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體之造物受治于在上者在上者受治于靈者也至言其所以然依諸聖賢確論造物主治物必就其性治之故立人以治萬物立君以治萬民立神以治天地所含諸品諸務以宣其聖治之和順微妙及其慈悲之至焉此意復著于後

三曰空中無形屢聞語言扶鑾懸筆運筯無人使揮自動書字石木塑像應說未來明釋人疑吟詩荅對暴人密秘遠土之物應願倏致不終日間傳音千萬里外師巫符咒致殘人命作風起濤毀屋沉舟發雷

降石。然火焚林。無算等象。人力所不足之異跡。非繇神鬼造作。難指其自也。

或曰、是驗跡虛幻、似然而未必然、卽然、亦惟陰陽之妙德、偶爾致之、何須神鬼之靈者造制之乎、曰、嗚呼、信如此說、是滅人性而置之于蠢彙之鄉也、人之議論言語。趨避興止。凡有奇造美跡。皆可謂虛幻無實。卽實乃陰陽偶合所致。非人之靈性所主而造之也。乃耳聞目睹。口啖手指。種種實際。豈可謂之虛幻耶。而況陰陽之氣無靈。安能自施其靈効。是正猶云、日

能施光焰物而自無光火能施熱然物而自無熱乎

四曰請視負魔懷鬼者不論懦弱婦女孩童分外強力雖百十勇士不能持服又不論愚魯士女生平無學者時言書中奥旨順講異鄉土語發人心中密藏預告將來識知遠方隱跡鬼魔離去以後其人仍舊弱懦無力愚魯無知是諸異跡從何而來謂之虛幻耶謂之繇陰陽之氣耶或曰是驗因繇神鬼必矣然神鬼非他惟人亾故所

遺之靈而附生人之體者也曰此說已解于上篇矣

茲復設一辨夫人靈在本身時無是強力無是博學無是奇驗至離本身而附他體何繇而獲是力積是學施是驗乎

五曰萬古萬民實信山川江河皆有鬼神蒞其地理其務因時祭祀祈禱以獲其祐禳其禍也又觀山窖洞穴及人居室屢爲邪魔所據撓亂移物毀祟不得寧靜謂無鬼神可乎

六曰天主原造寰宇無不圓全則寰宇所含物之宗

類。未有不圓全焉。物之宗類有三。屬形而悉無靈。者。如天地四元行類。一。靈而悉無形者。如神鬼類。一。有形而並含靈者。如人類是也。蓋令寰宇獨無神鬼之類。未免缺乏。而造物之功。非全美矣。此理有專論。

神鬼受造序意第三章

造物主太初既從無中造成靜天。并從無中化成無算靈明者。而分爲三部九品。居之天上焉。厥旨多且玄。難以思測。謹稽聖經與聖賢正傳。而推其畧。

一曰、天主造神靈之多品。以傳其本性之美妙。而其

于物也蓋物之愈尊貴美好全滿者亦愈無私而自欲其其美好於外也二曰以顯其朝列之盛也世君建都已畢隨立多部官職以顯尊榮富福乃天上之主于所新肇天國孑然獨立無臣以彰其榮福乎三曰上主造成大地遂以相稱之民居之則造成上天形物之高尊者豈空置而不充以相稱之靈者乎四曰以宣其政治之聖妙也天主聖性神體雖圓滿充塞六合內外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一切不須外物不藉他力自足施政權攝萬有然以至美至善至慈

至公於人物之治。槩托諸靈役。以宣命旨。施恩澤。致刑僇。迪于善。警于惡也。五日以護守人物之類也。人生僅脫毋腹時。遭天地水火及邪魔無算累禍。所自不及禦者。又染于始祖之夙習。自不能明其所當趨。及其當避者。故至慈物主。初制無數靈神。令各人生時。不論賢愚。尊卑。士女。即受一神護守。逮沒不離。而恒爲其伴。爲其師也。至論國都。邑方所。各蒙主賜一靈者。掌守人民。禦敵外患。存和保寧。又各重天原受一靈者。運動。又世間萬彙。各屬一靈者存守。不使

滅亡。以致寰宇之美文全體闕陷也。此旨復詳于後。

神鬼品數第四章

聖經凡言神鬼之數。以爲至多無限。大尼先知名聖也。蒙天主啓牖。見天神百千萬億。左右主座。列朝奉命。若伯上古大聖、曰、持主命者靈僕。不可算也。儒望聖人、幸睹天上列朝之榮。神數之衆。無言可指。只以司算之數。約言甚衆焉。後聖者安多尼諸曰、漢天之星。海濱之沙。寰中之物。未可及天神之數也。至言其所以然。按天學定論、人生各蒙上主賜一天神護守。

不二不兼至終不離終離不復守人則自寰宇造成人族始生逮寰宇窮盡生人之數胡可測耶然是衆數比較天神之數猶未足比其萬一也蓋守神之外尚有守國都鄙邑方所物族是乃無數又不可測也又是守人守物之神爲九品中之下品而上品之神較下品者更爲繁衆則諸九品之數又不可測也天學之宗篤瑪所聖人推究其數衆之所以然曰宇內凡物或形或無形屬形者其居愈高其體愈尊且愈宏廣試觀氣域宏廣于下之水土域火域宏廣于下

之氣域。天之重重彌高。即彌尊。彌宏廣焉。至無形之物。如靈神者。悉無幾何比例。則其尊卑殊異。非繇幾何之宏狹能辨之。惟繇性情之品級。可推其高尊。繇其高尊。可復推其數焉。以故神品之益高尊者。其數益衆。無疑也。此理甚明且實。又有確據。聖經云。地君之榮。顯于忠臣之衆。國民之寡。正爲國主之辱。乃天主爲諸王之王。諸尊之尊。於其天朝。豈不宜有忠臣之衆。以至人思不可測者耶。蓋地君之富力。智能。仁惠。有際。弗能如意。若天主之富力。智能。仁惠。無限。凡

其所欲行無不遂成故顧哉夫聖人曰居上國之臣其數不勝算欲測其數必非人思可及也惟天主無窮靈炤能盡之

天神品職第五章

大邦之榮盛顯于臣衆更顯于臣衆之有品級也天地眞主立天上之朝列無算天神以宣其神智全能之奇妙豈獨無序耶爰分上中下三部經文所稱闍樂是也上部辣嘉是也各部又分三品經文所稱闍樂是也上部至尊至親左右上主者專愛慕思繹天主性體之微

妙仍傳其所應傳之分於諸下部焉此部中三品一曰責辣斐諾一曰格路彼諾一曰多樂諾責辣斐諾者譯言繇愛而然烈蓋因愛慕天主之心甚切如懷神火熾烈無息仍以是愛提繫下品使愛其主也格路彼諾者譯言明識蓋因所承靈明洞徹天主聖性微妙常常涵泳無厭仍以是識通炤諸下品也多樂諾者譯言主座靈臺蓋因其恒侍主側寵眷深密主安之如寶座也中部亦分三品而專于下世之公務公治焉一曰督彌納一曰微都德一曰頗得達是也

脅嚴紳者、譯言主命。時宣傳上主之命。于下部之諸
邑。而爲諭以各所當之政治者也。微都德者、譯言主
德。力。於世之政治。凡遇艱難危險。必施其能力。敵難
除阻。以致成務。又凡值時事之急。造奇標異。有俗外
起性之効。或以宣主之神旨。或以證主之正教。或以
振善人之患。皆此品之神主之也。頗得達者、譯言主
能。于世教公務。各分定其次序。及各務所宜繇之道。
何時何規。以致成功。倘值邪魔紛撓世治。將害公政。
即抑鎮之。而破其計。止其害。係此品之神也。下部三

品。皆專分領上部所宣公主之命者。一曰倂濟把。一曰亞康若。一曰諳若是也。倂濟把者、譯言領袖。指引下品之神。於各所當行。而守人物者也。亞康若者、譯言遣使者之宗也。凡有要務。此品親宣主命。或親掌一邦。或護守帝王之躬焉。諳若者、譯言遣使傳命者也。凡遇事。不論鉅微。公私。貴賤。即奔而施主命。大都護守人物之類。以爲要務正職焉。

或曰、宇內尊貴之物、莫若天神。何以知天主令其護守人物。薄天神之尊。而厚人物之賤乎。曰、天神護守

人物。固有實據。聖經謂人曰。天主命其神隨路守爾。兩手扶爾。不使爾足至蹶於石。或有隕仆者。亦不受傷。主以手藉之、故也。耶穌行教時。或指所逢孩童示衆、曰、甚勿欺薄斯輩。蓋其守神。恒面天上父主也。繇是古今聖哲、篤信人物、俱有下部之神。簡攝理治。萬不敢疑。者云以神性之尊。守人物之賤。亦於義無傷。蓋天神所以得奉至尊上主之命者。原爲其尊。爲其仁也。不得復論其性之貴。人物之賤矣。如世君或舉民中寒士、令師保大臣、教習之、大臣敢謂君之簡薄

耶。矧。天。主。欲。顯。其。愛。人。物。之。極。親。降。塵。世。振。人。難。理。人。事。治。人。病。提。善。去。惡。致。登。天。國。永。享。無。際。眞。福。爲。之。臣。者。反。以。爲。賤。而。不。爲。乎。是。故。聖。經。嘗。述。天。神。凡。奉。主。命。降。濟。人。事。必。飛。持。其。功。以。爲。幸。又。凡。值。人。類。感。其。恩。惠。而。欲。禮。謝。之。必。辭。不。敢。當。曰。宜。禮。謝。公。主。若。吾。輩。與。爾。等。同。爲。主。役。何。足。禮。謝。耶。

或。曰。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其。于。下。世。之。政。治。一。切。不。勞。神。力。不。待。物。助。何。須。命。神。代。守。人。物。既。用。神。代。得。無。疑。一。主。不。足。以。禦。萬。物。之。繁。猶。世

主選舉多臣。代數政治。因補其所不及者乎。曰是不然。天主既以全能。從至無造成萬有。不借他力。則以治之存之。何有不足。豈必須其所造者之力。以治存之耶。故天地人物。及諸神品。無論尊卑。巨微。衆寡。統屬天主臨莅攝治。無時離其炤鑒者。則遣神品護守生民万物。非以減其任。正以顯其榮。非以詘其劣。正以顯其强。非以屈神品之尊正。以証其愛人之極也。

神守之恩第六章

或問神守惠澤既宏且密。可得聞其畧乎。曰古今聖

祠鬼正紙卷之一　十一

賢、據聖經諄諄論之、約歸二種焉一係神一係形。係神者何。或啓牖人心。使預悟緊要將來密隱。天主所欲造之大功。或以善念默闡人悟。使知從善避惡爲當然。仍感其心志。勉其神力。以趨所當趨。而戒所當戒者也。或詆脩德之志而進之。以致造入誠德之域。或阻惡德之萌。豫防邪感。鎮禦魔害。或懲責人之罪愆。引以改圖。或以順理慰人憂。釋人惧。安寧人心。平治其躁急。除去其誘端。或至難中迪人祈禱主祐。而獻其求。與其諸功于主臺前。又代推主恩傳主命。拯

人難。而全其惠。盡其職也。或逢惡徒賊敗善俗。殘虐正倫。即處分加僇。絕端除害。至人病將終。四體困瘠。內外諸司。迷蠱罔覺。心慌膽悸。邪魔乘機。倍力盡計。以煽惑人。俾人魂沉淪冥獄。服無際之孽殃。于是守神驅魔。披其霧塞。暴其幻謀。毋使迫逼。扶人正氣。無使驚畏。更引悔慟生前之愆。以求主救。終納之于天上國也。至人既死。守神恩尚不止。借人靈魂。上達天主臺前。以享前生所積功德之報。倘人死時猶未淨潔。守神借下煉獄。姑贖夙債。消清之後。又借升天享

福也。是皆守神所施闡神惠澤之畧也。係形者何從生出母胎時。守神接掌。振援于水火雷風諸菑之中。禦敵虎狼之害。鎮抑邪魔之讐。消減疾病之患。或療治之。或加神力。使其恐不至。然尤。棄志。或遭強寇惡類。猖獗侵攻。搶掠殘虐者。或致其力。或施善策。避害係命。是等諸惠。古新經典明載之。聖賢屢驗之。粤悟丁聖人嘗統約守神萬惠之畧。曰神守者。天國忠臣也。其降斯世。以護天主所擇升天之善人耳。故時時愛處。孜孜拮据。以振我於讐。就我於寧。勵我以善。止

我於惡防我之難。迪我之吉。我有祈禱代陳主前求其慈鑒。既獲所求。仍復就我。俱入俱出。朝夕不離。我動作。則爲之引率。我安息。則爲之守護。我興功。則爲之協助。我克私。則爲之慶勞。我受義難。則爲之哀憫。繇是知人命自生迄沒。皆藉神守。保護引翼。無時無處。不沾其惠澤也。

或曰。人類靈尊。固有神守。最著最當矣。若蠢族。及諸方所。何據何故。而云有神守乎。曰是有明據。于古新聖經。古今聖賢。默契而傳。以實理多端證之也。若望

聖宗徒嘗蒙天主異寵。啓示天國光景。明視無算。神品。陟降奉行主命。而治普天下諸務也。又有專保諸方所者。有掌邦國者。有臨江海者。有司天運者。有守物類者。是故達馬竇聖人曰、天神伏領造物主之命。各有所職。覆載之間。各國、各郡、各民、悉有主管者焉。

格肋猛聖人曰、天神之政治。敷分宇內。無所不及。上古名聖厄里色者。忽值夷寇、衆聚攻城。伏祈天主降祐。祈畢。聖人役童急告曰。城外夷寇滿山。柰何。聖人復祈天主、賜啓役童心目。以視天神降護本郡之衆。

時童幸見滿空天神顯像披堅執銳趨捧國城因以告衆令無惧焉繇是伯兒納聖人謂人曰勿疑守神謂無見者葢古近有見之者矣厄里色聖人曾見之又令其役童見之訝哥伯上古聖人見之蔡禄下古聖人又見之世世聖賢又屢見之若汝未及聖域何能見之耶而況歷代書籍屢載庸人罪人亦得見之因改惡徙善或受責戮而淪幽獄也篤瑪所聖人詳釋天神守治各方及物類之所以然曰天主既以全能造制萬有分定方所建萬國寓萬民即宜以其聖

慈保存護祐之不使或危於邪魔之計或患於外敵之強或傷於內奪之虐或損於時流之勢故神靈中或司各天之旋運不使爽息致天中七政萬象依天炤育萬族或司國都郡邑保其寧和禦敵外患或司物族俾其傳存無息無缺或司帝王之躬翊政益民而免其害雖然神守諸方所物族之正志惟圖保全上主原所造之寰宇而保全寰宇之正志又惟圖保全上主原所寵之善民故禄禄聖人曰天神者皆悉行役以致上主所期升天之善人也

或又曰。神守人物方所。是矣。明矣。然或人遭患。國遭亂。不見拯于神。反多危滅。是守神不足救乎。抑天主不肯救乎。曰。是俱不然。守神之能宏大。天下合力無可敵。天主慈愛國家萬民甚切。造無算神靈保護存全。而禦內外諸難。則民危于患。國危于亂。豈因神不足救。主不肯救耶。第因生民多犯重罪。自招禍耳。蓋天主原造物以事人。造人以事己。故賜守神迪善阻惡。就福離禍。人能專一事主。主必鍾愛。守神亦護振不置。惟人忘棄恩主。恣慾滅法。相奪相殘。以至亂國

敗倫。故主厭惡降菑。罰其重愆。諸神既爲上主忠臣。焉能愛主所恨而振主所戮者耶。則民遭患國遭亂。而不振于神者。勿怨其神與主也。惟當怨其惡致然。以故已西畧聖人曰。罪惡之穢驅逐守神。如烟驅蜂。惡臭逐鴆是也。

卷之一終

神鬼正紀目錄

卷之二

神鬼性體第一章
神鬼識知第二章
神鬼趍性之識第三章
神鬼諸識據像否第四章
神鬼靈識奇妙第五章

神鬼同彙金

神鬼正紀卷之二

泰西高一志譔
河東段袞
韓霖仝較

神品之分職已著、次須詳論其性、及其情之奇妙云、

神鬼性體第一章

神鬼性體精美非世間萬性可較亦非人思議可能洞徹罄述焉葢思議繇諸司所借所陳之物像而神之性體既無質形可據則亦無借像以通徹其性體

之眞妙矣雖然先知者依據所覩之明驗推測其所不可覩之隱故繇所已知之理度其所未知之情竟至剖析神物之異同及其性情之畧焉茲依聖賢之確論陳布要端于左、

一曰神鬼性體必爲自立而無形藉爲依賴者須指所依賴之他體倘曰依賴天或諸物之體則神鬼終不能離於天於物而仍存如黑白等色熱冷等情終不能離於原所賴物體而仍存矣又神鬼非自立必弗能亘古施德運動種種諸天而不勞又不能毀壞

衆重拔樹摧雲來風起浪以至敗壞國邑人物也蓋依賴等物原自無是德力又不能自主造作也然既爲自立又云無形者何也凡屬形者必屬幾何分數有方可居有體可着與他形體未能相容相通又凡移動必隨時次未能倏天倏地俄東俄西而無窒滯也神鬼悉不然則其爲無形之體明矣假令全屬形如石木等或半屬無形如人類則全形者必爲最賤之物品未能靈明理事豈可當神鬼之尊峻半形半無形者即與人類等亦何能施人力所不能及之神

効耶。

二曰、神鬼性體、既悉無形。必爲至靈。益物愈淪形質。必亦愈粗愈雜。離于靈明之性。如木石等物。人類惟帶形質。雖靈于萬物。而猶不如神鬼之靈明。因神鬼悉無形質。故也。繇是古近賢哲。論神鬼之性。以爲受造物中最靈。因稱之靈者。葢神鬼亘古所處所施。奇異神効。非最靈者不能。然非無形。則不能爲最靈。如上幾証也。

三曰、神鬼之性體。終古不可磨滅。葢依性理實論。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可以時消損而終磨滅者其故或繇形質或繇四元行相爭之敵情或繇形模者焉若神鬼悉無形無質模之結無四元行之合無敵情之相爭則消損磨滅何繇至耶故與悟丁聖人曰吾輩篤信諸靈者未存無滅因無形質故也繇是可知天地之際惟神鬼之性爲精粹純美靈超萬類他物無與爲侔也

神鬼識知第二章

神鬼之性既爲最靈必自備明悟愛欲二神司而極其靈以別于諸他蠢類焉司明悟者掌識識有二種

一曰屬性之識一曰超性之性之識屬性者隨元性至終未能忘滅超性者隨上主寵賜可以脫去者也茲先論隨性之識而分數端以詳其次序焉

一神鬼據性之識知甚懸絕于古今生人之識知益物之愈尊且靈者其識知愈宏大也故衆人亘古所獲并所積之識知神鬼受造之初即獲之而有加焉益神鬼之靈才不據形軀不繇外司而明悟也又不煩漸推而識知也乃一炤而洞徹事物隱微無所遺滯是古今聖賢所定之公論也

二神鬼原所自識者則其本性情也葢凡所宜識事物莫切近于本性情則亦不能不識焉次所共識者則上下諸神之品葢諸品性情既有限際必不踰各神靈才之能力又神之諸品皆爲天臣則不可不相識否則天臣之和睦福樂未免缺而不全矣又次所共識者則性內萬事萬物之當然及其所以然又事物各類所含之能力與能力所將施之効以至窮世也葢是諸識于神鬼之靈性最相宜稱非獲是識不能盡其職主守萬類而引迪治理之也繇是聖賢推

云下品各神明識上天各重以至窮世將轉幾周日月星辰將會對幾次下地人族將生幾代各代將生幾人飛走潛植諸生者皆然各土異語各方異產各民異風已往將來奇藝隱密微跡巧謨無所不曉又次諸神自然所芸明識者則萬有所繇生之大源本也蓋諸神皆明識諸物之性情及其能力則亦明識諸物弗能自生自成及其保存必繇全能至智主宰生成保存焉蓋亘古明哲學人惟繇斯目所視斯耳所聞諸司所覺以心之靈推測覆載凡物必有造制

者而知。最靈之神乎。

或問。神鬼既洞識萬物能力所將施之効。及諸動行。以至窮世。則亦明識萬民中各所將發之意念言語及所將積犯之功罪。以至各所將獲之禍福于身後。是耶否耶。曰。人物所將施之効于後者。固有二種。一屬性力。一屬心志。屬性者動行諸効。神鬼固明識之。無可疑焉。蓋是識依上論關于神鬼性體之尊貴。及其所受之職分也。若屬心志之動者。則不然。蓋凡從心志造作者。初自未定所將思言行于後。鬼神何繇

測而明識耶無論未定即今今日已定至異日猶可改意則今日既自不能識其所將思言行于次日況他人他神乎繇是天學實論云神鬼非特靡能的識他神之心志即人心中之密情亦未能識也葢國之公政正治固多密秘密秘一泄政治即妨矧天國政治之奇妙獨無密秘乃任神鬼識他心之蘊藏耶以故聖經每云識神與人之密隱者乃物主職分之切事他物不及也或有神鬼預言屬心志之事而泄其密情則亦有說或蒙天主啓牖令識而傳于衆以加

賞罰或聖教中先知者預言將來密微亦天主所定欲造奇効于來世紀諸經典神鬼知之最明則亦能預言之況又天主實令言之以証聖教正眞而堅信者之善志貶不信者之惡罪乎又或邪魔期欺人世預傳所將造之異効令人觀其應驗而信服之因推于惡又或世人凡所造作于外者神鬼必知之其飛動之速俄傳他方及人後見實驗必以爲奇而實不足奇也又或神鬼明識各人之性及各人生時所顯愛惡喜樂等情之跡以靈頴卜測各所將造于後因

預言之弟邪鬼緣知其識未確而恐差謬故預言之時多用活動致猾之言以掩其蔽若天神者其所識未確亦未敢的傳以致誤人事也

神鬼超性之識第三章

神鬼洞曉屬性諸効已著明矣若超性之効係其分外將識之否曰超性之効原有二種其一物體之生不屬性內諸所以然惟係全能物主特錫之如天主愛人所賦靈魂經文所稱以立實功或所賦福光以享天福是也其二物體屬性內所以然者但造成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規或超諸性之力如矇者復明聾者復聽如火熾烈而不然物是也神鬼于此超性諸物有識有不識焉識者天主以全能造無算奇異超性之効及凡于義理無相悖者蓋是諸効皆屬全能者之正義故識此者無不識彼也然自未能明識超性之物體蓋物既超性非獲超性之光炤無繇可識神鬼雖靈亦不能及别諸物之識必繇本物像生而神既無備是超性物像則亦未宜得是物之明識也至言超性之効之次種者其識固有先後焉蓋既明曉天主能使火不

然水不濕死者復活瞽者復明等無數情跡則至于造成時亦自明識之也葢是物體皆屬性內相稱之像而是像原備于神鬼之靈才仍用之以致知物于理于性無相悖也但天主所繇之道所遵之規以造是効既超性力而獨係物主之與旨則亦非神鬼所能識止能畧推而卜其跡也

神鬼諸識據像否第四章

欲明神鬼識知之妙繇人道可庶幾焉人識外物繇五外司取像傳內內司傳于司明悟明悟又徵覺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設粗像自制神像納于記含若無形之物不屬外司必爲忿欲二司所收亦入公司本無粗像不必取細經從思司納于記含皆時取時應且取一物記含悉呈諸物任所欲得如庫司主藏待命而出之也物像有四品一爲屬五外司之物像係于所向存亾因諸物稍上焉屬內二司之物像脫于所向物去而像猶留顧其藏像之所尚屬有質因其有質而則收存後亦漸次隳壞又上焉爲明悟之靈像當作明時向于所向既明之後已脫于所向而靈像尚在爲存留

之所爲靈魂不係于形質故所向既去猶抱而不脫也其最上者爲神鬼所原有萬物之靈像葢神鬼既爲至靈自立全體悉無形質幷無內外係于形質之司則所含萬物之像非繇外物外司故自天主造制之時幷獲萬物之靈像也繇是弟尼恤聖人曰神鬼之識從內出不借于外葢繇內所含靈像格識外物也聖篤瑪所詳其所以然曰宇內形質有二品一無定模者既已受此模結成此物復能漸次受容他類之模如天以下萬物之質是也一有定模者一與此

模縮結不復能向他模且于本模不能復離如諸上天之質是也宇內靈明亦有二品一原自虛悉無物像惟能漸次受容萬物之像因之識物如人之靈才是也一原受造時幷獲受萬物之靈像而不係于外物去來漸次如神鬼之靈才是也蓋神鬼之性尊貴超踰人性如天絕地故其所宜得靈才與靈像之勢亦宜如是高峻矣以故弟尼恤聖人推云天神之性彌尊高其所錄像以識物者宜彌精且寡蓋以物離源愈遠則愈分散而微愈近即愈純合且大是也錄

是推知下品之神所繇靈像以格萬有者多矣而上品之神祇繇一二格知萬有更精更純妙焉

神鬼靈識奇妙第五章

神鬼之識超絕人識若星淵信矣其奇妙非一畧有四端一曰恒聯不間二曰合識無次三曰明炤無推四曰眞的無爽

所謂恒聯不間者人類雖聰穎其思必有作息之時因其作而思或繇外物之就而擊外司或繇內氣之足而脉神工故凡內氣不足外物不就人工必息衆

能連綿矣。神鬼內備萬物之像。無待于外。又識思流通不費。神力。故連續無間焉。至言其所當識者。一則其性體也。蓋凡物之宜識者。莫近。莫尊。莫美于本性體。故不能不常思識而玩味之。又有說者。思識必美于無思識。神鬼之性尊美。必欲全備。故宜常識。且自識無間也。如人肉軀。非恒養育。未能保全。而神鬼之性。非恒運靈才。亦未能成全也。二神靈所恒明識則天主之性情也。蓋神靈之性。最近天主之性。既自透識其本性。得不透識性源乎。況夫性源之明識。固爲

神靈者所宜。幷所欲獲以全其美好。而完其自然之福。則豈肯息而不識耶。況是性源之識。自生眞正實樂。毫無倦厭。亦毫無滯碍。則繇何而間息乎。三神靈所嘗識者。卽寰有之幾品也。葢神靈之聰明尊貴。不宜斷息于物之識。而空置其源所含之物像。故嘗嘗宜有所識者。而繇所備內像。或識此。或識彼。未必恒係于一類之識也。

或問邪鬼與天神性靈無異。則亦明識其本性。與天主之性情矣。乃繇是識。可謂享福否。曰否。葢正實福

樂非止須以司明悟洞徹其本性及性所根源又須以司愛欲愛慕其至全至美好而樂之若邪鬼雖識天主聖性及無際美妙但緣情僻未能愛之樂之尚因恒愛惡犯之重僇不能不恨而加其憂尚何福何樂之有哉

所謂合識無夭者蓋人之靈才力既有限識亦有次未能并識多物之類又未能并徹一物內諸情諸効也若神鬼之量宏濶靈才聰絶則能并識多物之性及各物內諸情効矣蓋依性天二學物類愈尊且高

者。有其德愈廣且約。如形天之德。約攝萬形有之德。如人識覺之德。約攝萬覺生之德。是也。神鬼之性靈。超絕諸生靈者。則其識自宜弘廣簡約。如上篇論像云。諸神之品彌高尊。其所獲物像彌寡約。是也。然欲更詳此義。須記上論所陳神靈之識有二。隨性與超性者。天主初造神靈者。并賦萬物正像。使繇此明識萬物之性焉。是識緣于靈者之性相宜。故謂之隨性也。神靈受造之後。凡有激感主恩。伏聽主命。蒙主特加福寵福光。使繇此明識性上之奇妙。故謂之超性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二識實不相悖又能相容因之諸神靈一時從福焰明識天主聖性又繇原所受物像幷識其本性及他物之多性矣又神靈者或繇一像能識相關之物或繇多像自能幷識不相關之物焉葢神之靈德既踰諸生靈者而又原受諸物宗像故能繇之幷識多多物類而無窒碍也

所謂明炤無推者人靈才短劣其所用像又借于物且所得物像非清且純故凡識物未能不繇漸次也或繇顯推隱或從近推遠或繇其然推其所未然則

多慮多功之後乃可格致焉然多有疑暗未能全明者若神鬼靈才宏濶聰異而原所秉物像與其靈光相稱則其識物也惟一明炤即了徹分合異同并徹各物之所以然及各物所能造之効以至沒世也故嘗云神靈者凡所宜獲稱性之識受造時必獲之不待漸次之積蓋其本性之奇妙宜如是也至言超性之識神靈者亦無漸次先後明暗之變蓋其原所蒙福光及靈像自悉呈諸物性情之蘊隱微妙神之靈才一炤即格窮矣雖神品高下不均所識多寡精粗

不等然各品所宜識者。遂識之而悉無推測之次焉。所謂眞的無爽者。萬有之性情微密難測又人所據五司以取物像。多屬謬幻。且內覺司及從覺司之靈才。屢爲七情所牽惑偏于虛僞故人之識多差誤而得其眞者寡也。若神靈者。原得自然諸物正像。非係內外諸司。則其所宜識分內物性。必毫釐無謬誤焉。至論超性之物。善神識之。亦必無爽無惑。蓋其所識皆據福光與靈像。又其性情極正。不至牽偏於虛僞或是所非而非所是也。若邪鬼之識。雖于性內之物

神鬼正紙卷之二

理。槩無差謬。然于超性之事物。多有惑誤。葢既未蒙福光。其靈力自然不足。又其性情曲僻。躁迫。妄傲。則其識分外之事物。豈得不貿貿耶。故曰、善神凡遇難測之隱密。據其跡與効。以神智決其是非。必不踰閑焉。邪鬼反是。故難得不謬也。此端更詳後卷。

卷之二終

神鬼正紀目錄

卷之三

神鬼何愛第一章
神靈造時所受恩惠第二章
神靈者有差謬否第三章
邪魔實有何繇第四章
鬼魔定于惡否第五章
鬼魔刑僇第六章
鬼魔分職第七章

神鬼正紀卷之三

極西高一志譯
河東段袞
韓霖仝較

神鬼靈悟諸功已析。次論其司愛之功。葢二司相因。不能相無。其功亦相應。凡司悟所能明者。司愛亦能或愛或惡。而司悟識物愈明。司愛亦能或愛或惡之愈切也。

神鬼何愛第一章

已上諸論神靈固有性福二炤能識萬物與萬物眞源矣則即繇是二炤其司愛之力又能施二愛焉一曰性愛即本性之力所自能至一曰超性之愛即性力所不能至必待天主超性之力祐之也茲止言性愛之功如左

一神靈之善者先愛天主于萬有之上蓋因得性情之正以司悟之靈明徹天主爲萬有之源諸美好之積故不能不愛之于萬有之上也不則其司悟必昧蔽于所當愛之先後或受造時性情不正而偏于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也。又萬物必有所趨向宗爲。以致其性之全。而萬物宗爲。惟天主則天神依厥本性。自然愛慕趨向天主萬物之上。不則無所趨向宗爲。必浮妄而非天神全性矣。乃天神愛天主之功。實實施行。無間無數焉。蓋天神當明其本性及性所繇之天主。而思繹之。自取正樂不息。則隨明悟之愛功。亦不能或息也。

次天神所愛者。其本性也。因其性爲天主後。至尊至美好者。即自爲可愛者也。夫物未有不愛其有。而有愈美。即愛愈切。天神恒識其有之美好。則恒愛之。是

理所應愛而愛之。正愛。非偏私也。

又次衆品天神。原自相愛也。蓋性情相類者。莫不相愛。而天神諸品。性情既類。又爲性情之正。故不能不相愛。因各愛衆如愛己也。矧天神皆天朝之忠臣。各相視如天主活像。則以愛天主之心。不得不相愛矣。

又次天神于下萬物。理應愛。即愛之理。應惡。即惡之。蓋天神性情。明正無私蔽。又獲自主之正權。即以理閑其愛惡之情。而不踰。故物有美好善德。無不愛之。醜邪惡德。無不惡之。蓋其性既正。即不能不依下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異勢而順施其愛惡之情備自主之正權因于愛惡等情之施決不可強也蓋神鬼靈妙不能不然否則與諸蠢彙何異哉又知厥品必有正邪善惡禍福殊勢足驗自主之意致然矣蓋意無主者無繇致善惡功過之異勢也又知神鬼諸品初受造時幷獲隨性自然之福焉蓋從是時諸品神靈洞徹上下萬物正理即繇是識性情之正愛慕所當愛慕物之美好因享實樂也

神靈造時所受超性恩惠第二章

造物主有造必全。豈造神靈之尊品獨缺耶。蓋其制神品之大旨。欲其建實勳。立天朝。享無際眞永之福耳。以故先備其性之精粹靈明。次加以超性之多惠多祐。使繇之易立實功。因造其福也。諸神之品。初所受奇惠、約畧有三、一曰、額辣濟亞譯言聖寵。凡獲之者。必爲天主所愛。內外全美。易趨諸善。避諸惡。能愛慕天主萬物之上。因致天上永福也。故額辣濟亞謂之正福之種。蓋是種終存。未有不致天上永福者。否則。雖獲性情和正。必不能建立實功。況望造天上之

九福耶

二曰超性之德。額辣濟亞爲諸善之母。聖德之根。天主初賜神品以聖寵。幷賜以相隨之聖德。所謂神、智、義、廉、毅、信、愛、望、等是也。蓋非據是德自不能成功。而造天福也

三曰超性靈炤。炤有二。一曰隨性炤。所以洞識性內諸効。及其所以然。一曰超性炤。所以識知性上物理也。神品受造時。獲此二炤。因曉識天主聖性之奇妙。而愛慕之于萬物之上矣。益悟愛二司。相因相須。而

超性之愛德。非獲超性之靈炤。以指引。萬不能施其効也。但此靈炤。初時未得全備。而必待其成功。倘初時已得全備。則成功受福之後。恩無復加。而受天福之時。無異于未受福之時也。以故聖賢嘗謂是炤爲信炤。蓋諸神品。初猶不甚明識天主聖性之奇美。而茅篤信之。至成功後。乃始明徹。即愛樂之甚。因獲眞正礼福。或又謂之福炤也。

神靈者有差謬否第三章

此論之義有二、一言神靈諸品。初受造時有差謬否、

一言諸神既受造、立功享福、後有差謬否、先論天義、聖賢定云、神靈諸品、悉無差謬也、蓋其司明已獲福炤、洞徹上下萬有實理、毫所無疑、司愛從之、納眞全無際之美好、因愛之切、而樂之深、未能或厭或間、則心志定于善、而不能或變、或容小失也、夫天上眞福、兼諸美善、福樂無缺、使神靈受福後、稍有差謬、則天上之福、非眞福、而神靈之心志、未定于善、乃猶可以更于惡也、若論其受造初時、必有差謬者也、一証曰造物主造神原旨、正欲其繇信愛望、諸德建功、造天

上眞福也、夫德功係乎心意無意即無功過善惡之殊矣神靈受造時既蒙賜以自主之權則能任意從違作止而尚未定于善故謂有差謬焉二曰神靈受造時雖幷受隨性與趨性之炤及相須聖德之祈然緣猶未蒙福炤故亦未能決定于諸善則猶有差謬可知正如人類雖初蒙天主寵佑內積無所不備然所爲不免有過不及之蔽也故弟尼削聖人曰受造物之心志皆有誤謬缺失惟幸而合結于全圓美好者非爲物性之力所能致惟天主之寵祐能致之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三曰依聖經及聖賢之傳神中受造後多有違犯貧主寵者經云事主之靈者原有易置未定而主或有所責惡德于靈者焉聖經又詳述神品中小半從一巨宗神之傲意至叛主命遂降冥獄受刑則其受造時多差謬更明著矣

邪魔實有何繇第四章

依上論神靈受造後能自主因或從善立功蒙主恩定于善享真福而謂天神或投惡得罪自錮于惡受惡刑而謂獄魔天神之性情及其功德職分上已言

之茲詳邪魔之履歷、與其惡跡焉、寰宇實有邪魔、古今聖賢合言証之、普天之下、時時處處、所睹明効多矣、萬不可疑、古或有疑者、即爲邪魔所附而戕、竟亦不敢不信、第人世雖知有魔可畏、而不知其何性何因、則曰魔乃原生之惡類、非也、造物主至善至公、豈造惡類、蓋魔受造初時、原蒙性情之正、而稱天神、以後自偏于惡、因稱鬼魔、其因如左、

造物主初造天地畀、遂造神靈多品、各品之數甚廣、性皆精粹、智能奇異、非他類比、靈心自主、善惡惟其

所擇。而率循焉。或正或邪。輒固握之。不能復置。時有上品尊神、露濟拂耳者、爲諸品所敬。乃自視靈智無與爲侔。遂忘所自。生發傲志。謂已性靈秀。所享尊榮。可配天主。因令諸品悖主從已。諸品大半拒而不從。以靈善悉歸天主。天主俾入天國。蒙忠報遂受福炤。心定于善。不復更易。所繇恒享天樂。稱天神云。其小半感于露濟拂耳宗神之意。奉爲盟主。天主惡其傲德。即驅置地獄。加以永刑。定于傲惡。亦不能更易。故萬苦在體。不能復脫。稱邪魔惡鬼云。繇是知鬼魔所

獲首罪乃傲罪也故聖經每稱邪魔爲諸傲之凖帥傲罪爲衆罪之根源次知邪魔之罪非一即兼多端多級一視其性精美心之異靈私之愛之以爲自得而不思其所從出之眞源二既視已本性精美又自以爲足并恃其能力以致其所宜得之全福而不復望于天主三恃其性之尊權加諸品之上而爲之主四諗知天主第二位暨日後將降人世取人性開人迷而登之天國即不伏從致敬反萌毒心妒人福竊欲天主寧取其性因得天上高位而配天主此數

端。皆聖經所明指。聖人所詮釋也。而是邪魔之數。最爲難測。蓋天神之數不可算。而聖經所指。變邪魔者。三分之一。又人各有一神護守。則亦有一魔擾鍊。聖經誌耶穌在世宣道時。逢一人懷魔。至六千六百六十有六。因知其數猶多于人數矣。此意更詳于後。

詳諸魔悖主之繇。因露際拂耳。以性美心靈。冠諸品上。故易致下品諸神之迷惑。蓋顯表其傲志。令下品對炤。即感而從之。因皆自私。自愛。自信。自恃。盟結黨與。變成魔國矣。八品以下。各品中槩有之。故魔極衆。

而鬼王絲卷之三　八

而自成尊卑。不紊雜也。聖經中天主曾云。魔亦成國。沙旦爲之首。即所謂露際拂耳者也。

鬼魔五章

鬼魔重犯多端。已著明矣。惟未明鬼魔犯後。能自悛改復立于正道否。蓋人族萬不可比于神。及或迷而仆。猶能改遷復立。神之尊大過人類。則迷仆後。將不能復起乎。曰。按聖經及諸聖賢之傳。神品之中。凡有叛犯者。無一悛改復立者焉。蓋一叛犯。即驅逐于冥獄。加刑不恕也。繇是厄峩畧聖人曰。叛犯之神。上主

不待其悔而遂僇之。伯多祿聖宗徒又曰、獲罪之神天主不赦。而遂置之寘獄。其所以然有四、一曰、神性明決。二曰、刑痛至切。三曰、恨怒滚重。四曰、主祐斷絕。詳列于左。

所謂神性明決者。人之靈局淺隘。推理未能透。不無疑謬。又心志懦弱。取舍亦或倒顛。而溺于非宜焉。然溺後猶可推知向所未知。因致政徙。乃神靈于諸物理。一炤洞徹。從避取舍。悉無懦弱。又內無諸情之擾動。外無幻僞之感誘。故初取或善或惡。終執弗舍。因

無繇致改前失也。聖經所云樹揭一落于北。竟不復豎而向南。此之謂也。

所謂刑痛至切者、鬼魔地獄刑戮最重。無數無限。無間。非世間苦楚可比萬一。故其心恒居其中。切思深慮。無計望脫。益思益痛。益痛益思。未能自止。則改遷之念無隙而生矣。試觀凡係重疾。或遭大難。至苦切痛之處。未有稍息而遑他慮者也。

所謂恨怒深重者、鬼魔既無計脫于至公天主所加重刑、則時時私萌讐情。怨尤恨怒。因錮于惡。愈久愈

烈無時可息而改圖也以是聖經謂天主曰恨爾者之傲志常常發升又云鬼魔之心如石堅硬未可柔輒夫然爵聖人曰凡叛主之神不能不發惡心或不受重刑蓋初既甘犯主命終不悛悔故亦應服永刑萬不可辭也奥斯定聖人又詳之曰凡係冥獄者雖或明識其向所已犯之罪而畧悔之然悔非誠悔惟欲脫重刑而心則益滚于惡益恨其施刑之公主也所謂主祐絕斷者天主本慈愛其所造之物即欲保存其所賦之性而全其恩但諸魔既自投惡途不復

醒悟則至公之主不得不鑒而處分絕其聖祐故諸魔自不能復起而改也

或問鬼魔心志錮于惡信矣但厥性猶存與前無異或時能爲善言或避惡跡提人于善拯人于難豈其終無善心之動耶曰依諸聖賢實論鬼魔心志既錮于惡則凡所思所言所行雖外似善而實奸邪也聖經云惡木必不生善實粤斯定聖人曰凡升天堂與主享福者萬無邪心之跡則凡下冥獄與魔受刑者亦必無善心之跡也聖經又云鬼魔恒犯註曰鬼魔

從始違犯不止。即不能止矣。繇是可推鬼魔凡有善語、或提善拯難等跡。必懷邪意。欺害愚民耳。且鬼魔亘古伏受重刑。恨怨天主。妬忌人福。時刻圖害。計致墮淪同獄。是情又無止限。則一念一言一行之正。何繇生耶。故伯納多聖人曰。居獄受刑者。固結于惡。凡所欲必不外于惡矣。

鬼魔刑戮第六章

鬼魔叛命後墮獄受刑多狀。無疑矣。然其原性及靈才猶存未亾也。令其絕亾。則無所以受刑。而承其罪

矧天主滚旨將役鬼魔宣命、討惡治物、則非存其靈性。與原所獲隨性萬物之識。胡能應職而奉主命耶。雖然鬼魔之靈才靈識亦有所傷焉。蓋鬼魔既偏且錮于惡。則其剖辨事物。未免有造次忽迫之謬矣。次所亾者。則上主原賜超性諸惠也。蓋諸惠必藉天主寵福而魔既失寵。幷失藉寵之諸寶矣。聖經述鬼魔原蒙主恩。厥衣種種珍寶。叛命後。遂失種種寶衣。黜棄冥獄。服受無際苦楚也。稽諸聖賢之論、其苦有二。一天主福顏。宄得恒見。今不得見。爲失苦。一因加種

種苦痛爲覺苦鬼魔自救命墮冥獄服受此二種之苦則非特永失本性所向眞福以爲恒苦甚痛又受種種苦惱不可以言罄焉蓋獄中所見萬狀苦刑恐戮不肖者鬼魔先服受而不可逃因其元犯甚重尚率誘人類悖犯故也地獄苦狀備于本論可考此外鬼魔明視其所恨之主及主所寵之人類多享福祿永世弗止則恨怨之心更熾而百倍其痛苦無計可減釋也如人或失原獲尊榮富福爲他所得不可復返時時所萌恨怨之念必不可言矣

或曰、鬼魔原無形體、安能服受地獄形物之刑苦耶、曰、此解已備于地獄本論矣、

或曰、鬼魔叛命以後、皆盡墮地獄受刑耶、抑有不墮、仍居天地之際、充役者耶、曰、聖賢合云、鬼魔大半落寘獄、其居空際、奉行主命、亦隨在加刑、萬不可逃、正如天神居世、行命理事、然隨在必享眞福、與在天時無異也、此義更詳于天堂地獄諸論。

鬼魔職分第七章

鬼魔從見擯于天、而黜寘獄、伏受種種苦楚、郁恨怨

天主恒思復讐既無可及則恨怨所寵之人類而時時圖之誘致同獄加無際苦刑是則其要職矣故聖經警人曰爾輩仇魔如獅時時盤旋尋覓所吞者也天主雖慈愛人然不悉禁止許畧肆毒者何惟欲人繇之多取實益耳倘天主盡許鬼魔任其嗜欲逞其恨怒則人類之滅久矣蓋邪魔力最強害人之心最切爲慈主貶其傲氣破其猛力故雖百端誘感人亦可以堪之故聖經云極忠吾主者必不使邪感勝爾力尚有加益是也與斯定聖人又曰天主非取益于

邪感與諸世難必不許所愛之人落其中而苦矣若令人力不能敵魔避誘而強推人于惡不得不從是人反無罪也則魔能試人弗能強人若人不允何從強之則凡人所作不義不潔之事駕言邪魔實惟自造耳故奥斯定聖人又設論曰邪魔猶係犬吠人人不就之必不能噬也況天主計安人類令天神專護切御禦魔誘而人不認主恩不從神祐甘投魔阱于主何與共

或曰人力弱識淺天主許強巧仇魔誘人加害何若

絕之毋使或感或害乎曰否否天主縱魔感誘人類實惟有榮于已有益于人也試觀人之甚弱獨庇主佑克破强魔之萬計非顯上主全能之榮乎上古安當聖人幼時入山苦修名聞四海魔鬼妒之無計不施不能致害乃淡夜狀猛獸多形各發本情施威哮吼圍攻若欲吞之聖人托天主庇畫十字聖號以敗之魔鬼邪計不休四旁攻逼捶撻陵虐遍體俱傷聖人之身弗能移動猶立正志謂魔曰吾不走不避爾能盡盡施之吾雖無德然托庇上主不畏不辭也魔

更怒乃聚冥獄徒衆立時地震張口百狀醜獸齊出觸齕蹄蠆各從其性竭力虐之聖人猶海中高嶽風浪四激中立不搖尚笑而譏之曰辱哉陋哉何須冥中衆魔俱出乎一魔之力儘足敵我又何必變形而假飾猛獸爲且既至于此胡不肆汝性我吞我噬哉倘盡弗能奚用張虛勢耶魔聞乃愧屈奔散不復見古近又有無筭幼女寧致命委死萬難中不從邪魔之誘寧投刃下不肯蒙不潔焉于以見天主全能之榮妙不止顯于勇男男更著于弱女矣至言魔誘所致

實益于人、一曰養謙拒傲恭凡人知鬼魔之力猛大。計巧且隱不能不畏而又思無力以敵禦之則不敢生傲以至自信自恃乃悉庇上主每祈其祐勤修其行避諸邪端克服不怠也一曰去惡精德人生塵世未免染汚即凡修德者亦未能精誠天主于所寵人無不欲其成聖成賢故縱容邪魔誘感撓動以去其滓而煉其德也古昔葆祿聖人見逼邪感懇乞天主去之天主荅曰爾獲吾祐足矣益德以困成何須慮耶安當聖人數年見攻于魔勢似難堪于是天主降

臨明顯聖容慰之安當甚喜恭告曰慈主耶穌頃者何在何不早臨以護吾急而瘳吾傷耶耶穌曰吾鑒爾忠姑許魔殘爾形以練爾德成爾功耳非敵不勝非屈不伸非苦不安茲復勿憚仇讐勿畏魔計吾將左右爾使爾名達于世諸魔敬懼之也是後諸魔果聞聖人之名無不憚而奔者

或問邪魔感誘人類者可測其數耶曰按聖賢公論人各一魔有二証一曰天主至慈無不欲人行善升天享無窮之福故遣天神各護守一人焉露際拂耳

乃魔之宗主之讐也自爲至惡欲人皆造惡以至墮獄同受無涯苦楚故亦令邪鬼各專圖溺一人焉二曰人生世時晨暮見攻于魔一計未盡他計復施一誘不遂繼以他誘無時可寧則非人各屬一魔弗能如是嘗見攻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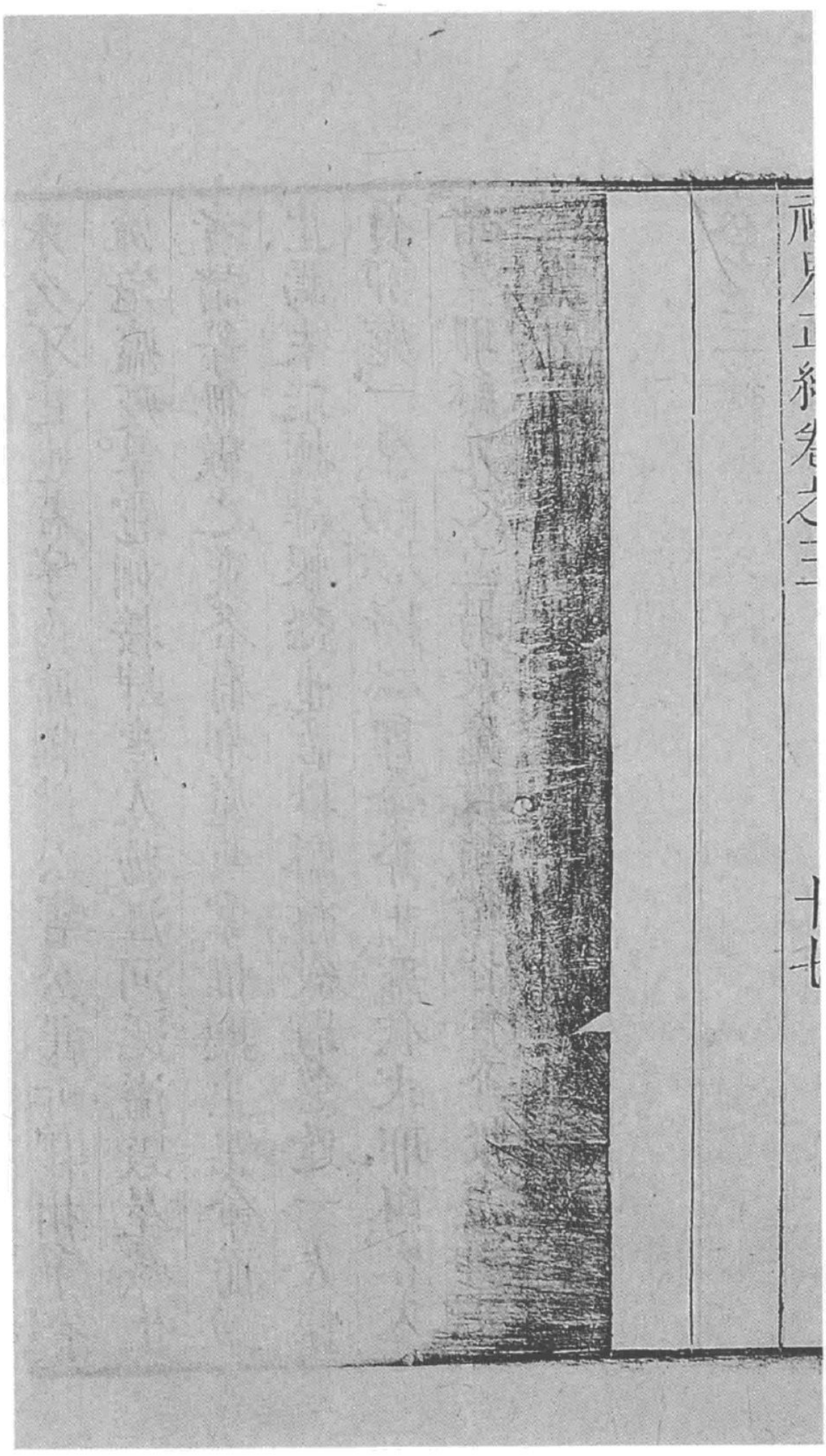
問邪魔誘感人何時始何時止乎曰人從出母腹時天主遣天神護守魔亦從是時致害焉即未能誘推人心于內邪亦將害人身于外險從是時始攻至沒或明或暗不止也倘或見止非其恨妒之心息也或

力不足或因主不容肆縱或因已受人勝之辱圖加力攻之而姑假息以致人怠忽于防備耳人至終時善者幸登天國魔始無與惡者墮冥獄則嘗嘗加刑而不已也

繇是可知鬼魔分職槩有二焉一誘人于邪至沒不止而專誘人者多爲下品之魔若上品者各有專惡因助下品使易通其計而成功耳一加刑于人如胥役之遵主命或于生時累勞善類以去其汚而練其德或殘虐奸徒令其改圖或戮罪人至于身後加刑

永久不止也。若宇內所恒睹公害公患。如國相爭奪。流寇瘟疫旱雹相接。肆虐人物。江河泛溢毀屋滅生者。諸等無數之災。各有邪魔專掌。惟聽上主命而動止焉。未能擅肆恨怒也。古耶穌行教時。忽逢一夫懷負邪魔。一羣。乃六千六百六十六。即命奔出。魔伏求耶穌。容入豬羣耶穌允之。立時衆魔投豬。豬皆狂奔投海溺死。蓋魔非得主命。未能任害汚豢焉。能害人命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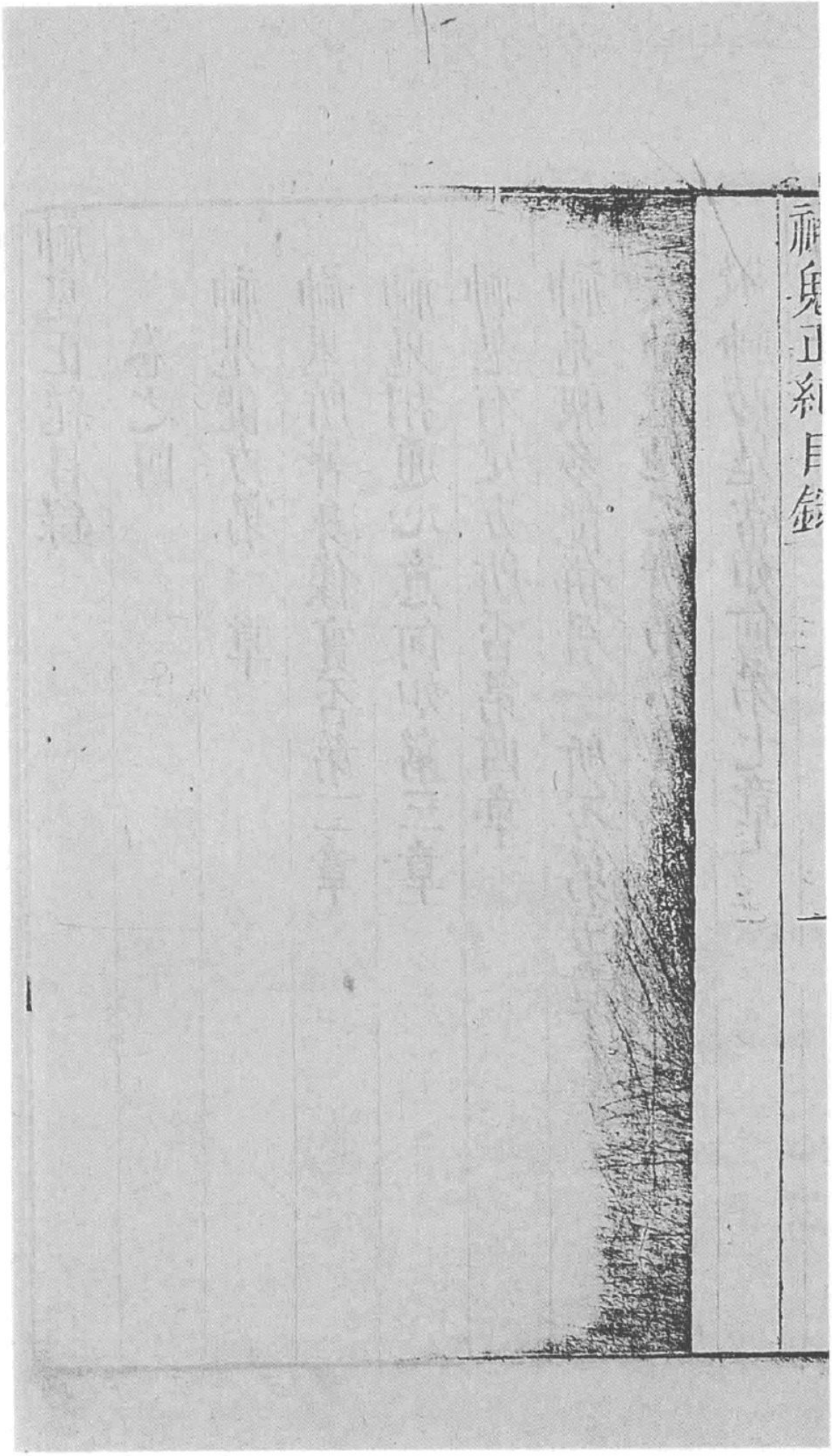
卷之三終


元紀卷之三
十七

神鬼正紀目録

卷之四

神鬼能力第一章
神鬼所著身像實否第二章
神鬼相通心意何如第三章
神鬼有定方所否第四章
神鬼衆多能併居一所否第五章
天神魔鬼之辨第六章
敬神防鬼當如何第七章



神鬼正紀卷之四

泰西高一志譔
河東段袞
韓霖仝較

神鬼能力第一章

神鬼能力有二、一隨本性而具。一超本性。而物主一時特賜。以造分外之奇効。分外超性者無定論。因神鬼惟主所使。則聽命而無所不能。故也。茲止言其隨性之能。區部數端如左。

神鬼正紀卷之四

一神鬼固能移動重重諸天及天下諸形體也蓋諸天運旋必無他作者可指而于神鬼本性本職最相稱焉令神鬼無斯能無斯動則于諸下物無與而不成一統者矣

二繇是移動之能神鬼又能造多効人力所不及之奇異蓋神鬼至靈透徹萬物之然與所以然則移合其諸所以然于當時當處必致自生多効人無繇知也因是神以分內之力俄能興雲施雨起風揚濤降雹頹廈沈舟崩山震地遠者移近近者去遠又能著

顯異像。假人物之音。或使獸禽語言。水石像移動發光。預言將來人事。是諸等効。非自能造。惟聚合物之所以然者而致之。愚者視之。因無所考。以爲奇而實非奇也。

三神鬼。又能移動人物內血氣及記含內匿之物像。使人物或思或明。向所未思未明。或記或願。向所未記未願也。葢明悟愛欲等功。多係于秉氣之清濁。則凡去其穢濁。致其清潔。二司之功。必將更精無疑也。

又明記之功。係諸物像神鬼移動是像。或啓或塞。是

像之道。必致人物或記向所忘。或忘向所記也。至言七情之匿發伸屈者。多繇五外司。內覺司。及于血氣神鬼明識莫道。則惟動其氣。能熾其情。令或怒。或懼。或嗜。或趨。或避。或剛。或柔也。繇是可知。凡從魍魎魅之術。致人物病疾顛狂患死等情。是皆繇魔撓亂內血致然耳。

或問神鬼能生人物否。曰否。蓋從無物使有物者。惟屬造物主無窮之能。神鬼之能有限。自不能從無造人之靈性。又不能自成人之肉軀。及他物之質與模

以至生成一物之正性也或見邪魔造花卉樹果魚蛇飛禽等類者非實類乃幻物蠱惑人目而引于邪耳即實物必非鬼魔所能自造惟巧合物之諸所以然而致然焉繇是又知神鬼移動人物之內司及內司所含物像或像所據血氣之流通自能投夢于人物令其或寢或寐似視似聞且覺實所無有者如顛狂者多見妖異而言之是也又魔能啓塞人物之外司替分加減或阻或換或分物像使止見其半或絕不見或見異色異處異勢等効是皆屬神鬼之靈知

物勢之誠實。及其移動之速捷也。

神鬼所著身像實否第二章

神鬼每顯著人物形像。聖經屢言之。聖賢屢見之。萬民時時屢驗之。無可疑也。葢神鬼原爲主使。宣命治世。理人事。欲人諭神意。非間著形跡。莫繇盡職而成功矣。但所著人物之形。未明眞實否。夫眞實之義有二。其一、凡形不虛幻。目可擊。耳可聞。手可執者。謂之眞實。依此義則神鬼所著形像無不爲眞實也。其二、凡物外爲實。而內又應其外所著形像。是謂眞實。

如人立石像雖謂實像非謂實人依此義則神鬼所著形像非眞實也蓋眞人物形像必備魂而活自長育自動止若神鬼所顯形像雖時動止然自無魂故非眞活也故聖賢公論定云神鬼之能不及造一蟲之微賤況一人一獸乎則神鬼外著形體雖或言語飲食色像種種似眞非從內發惟外所假耳又眞實活形溫和輭順從四元行結成故可久存而難散若神鬼所假活體悉無是勢故易合易散也

或問神鬼既奉主命必著人形何非眞實耶曰神鬼

屢在人前。倘滯實形。安能任現任隱。使人忽見忽不見哉。惟因時觸事。假借發見。故雖或現實物之形。非如世人實活之形。蓋自不能造。即能亦不須造。止已言之矣。

或問神鬼所著形體。從何物質。曰大率從空中浮氣。蓋氣較諸他質料。甚便且順。易合易散。又易受外光外色。及諸異形。以顯示神鬼之意也。但氣甚浮薄。不足湊結實確之形。復加水土精細者。合成實體。仍以所欲色像狀之焉。

或問神鬼既原悉無形像特因事借像乃繪神必以幼年美像繪鬼必以妖獸醜形者何也曰神鬼雖自無形像而或所著形像時時處處殊異不等然著顯之時槩如是也幼年而美者示其能力不衰德性精粹加以自衣者示其清潔不汚加以禽獸者示其速疾宣行主命所至無阻滯也邪魔最好垢穢每計汚人故上主令著醜像見于人因率之以改圖焉故俗繪之或爲巨蛇惡獸或爲短老而角其首銳其牙爪其足亦其手令人繇外所見惡醜推其內情厲虐汚

濁。因恨避之耳。

或問、人或見死者靈魂。顯像人世。實耶。幻耶。自造耶。抑神鬼代造耶。曰、死者靈魂。不論善惡、而或著形者。于經于理。相和無乖。但是形非能自造也。蓋其智能。必不及神鬼。故依聖賢之論。凡人靈魂著形。善者槩據天神造之。惡者槩藉邪魔造之也。但非天主許之。或以進人于善。遏人于惡。亦必不能代造人之實形。以致人靈魂實見人世也。故俗所見亾故者之形像。大都爲魔所假。以爽人目昧人心。實非自形像也。

繇是聖賢又以類推論曰、天主凡著形像于世。大都非親著也。惟命天神代著。而施其効。葢天主治寰宇之公規。必托神役治焉。此論天學詳之。即凡經中云。天主著顯于人者。緊惟天神奉傳主命云耳。如司吏行政。或賞或罰。而俗云君王行政賞罰是也。倘天主實欲親著顯于人前。亦于理無悖。聖賢但依公規而論耳。

神鬼相通心意如何第三章

聖教中諸賢論及神鬼相通相接如何、以爲甚難、葢

神鬼既爲至靈不能不相識相識未免交接而彼此相通心內之密意也但神鬼原無形色亦無聲音則其相逢繇何而通心志乎依古近實論人類屬形必繇耳目聲色然後志欲可傳而通焉若神鬼既不屬形必以神用不繇耳目聲色而相值相識靡不炤知比耳目聲色之相通更疾更眞更精其間彼感此應彼呈其心此對炤鑑無爽無滯也試觀人中靈慧者尚不借詞語不動顏色而意相領悟況最靈之神鬼乎原不著形何用造形以互相示耶故弟尼削聖人

論神品交言而因相傳上主之命云其諸上品者啓發其心志致下品者對炤而知之如鏡對鏡無不相炤相傳所含物像是也

或問神鬼著形時凡言語飲食或交感生育等同于人否曰否蓋人所行者皆從內性發而外體應之自有相應器具如外內諸司等若神鬼所造形體非眞活體所狀諸司非正司蓋眞活體惟繇正塊而活正司惟據正鬼而施其效若神鬼所借形體必無生活之內機故其所言所行人事非正人事惟移動合湊

事物之所以然。致人間見以施主命。而盡職分也。聖經誌一宗天神、奉命降世、引指一名聖之孝子、執其要務、務畢父子感恩、將厚謝之、而不知爲天神也、天神乃明言曰、吾向雖在爾輩中。言行食飲。交接。如人。實非人也。奉上主命。特援拯爾。爾輩激謝主恩。而傳其聖名於萬世可也。言畢歸天。不復見。

神鬼有定方第四章

依性天二學、受造之物。不論屬神屬形。既皆有性體之定分數。及定能德。必亦有定方所。定界限。不可越

也。蓋凡物所充方所。必應其物體物德。獨造物主聖。性無際其德宏全無限故并無定方所而宇內宇外無所不在焉神鬼既爲受造之族未能處處而在必有定所矣但神鬼各品性德殊異不等故其性體所充之位所與其能德所至之限際亦不等至詳各品能充之方所從下逮上一神未能充斯寰宇之大也。蓋聖賢論責辣斐諸上品之居所者嘗言其從此移彼從彼移此因推其必非隨處而在充滿寰宇況諸下品之神乎又依聖經所載聖賢所定云天神凡居

天上時必不并居地下凡游地下敷命時必不在天上矣但緣各神品性德之分數不可測定故各神之居所亦難定焉所可定者惟守國都郡邑諸地方者則見在其中而充其所如地方廣濶百千萬里神體無幾何之數故不分而居大所之間猶存微點中如人靈寛雖充大軀之百體然能全存各體之中因謂全在全體之中又全在各分之中是也繇是可知神鬼所充居所其居所之分自宜相連否則神鬼必將踰越性德之分數而施効過其限也如人靈寛必欲

其所充之百體相連若相隔必將不充而或在或不在矣

神鬼衆多能并居一所否第五章

依性學屬形之體既有幾何分數而充形所則多形體必不能相容于一所之內因形物相窒不能相通故也若屬神之物悉無幾何分數故于一形所內多可相容無碍也試觀靈魂徧通其形體而邪魔多附而并通其體焉又稽聖經所誌古昔一人之體負懷六千餘魔而未嘗見有阻則衆多神鬼能并居一所

明矣。

或問神鬼既自定其所、未能徧在、則焉能瞬息從天降地、頃刻之間、飛走百千萬里耶、曰、神鬼之性德、力量宏大、非人世之力可比、則其移動之疾、亦非人思可及也。試觀掌運日輪天神、俄頃之間、動使其旋行、四千數百萬里而其日輪、從始出天平線上時、至出盡實行五百數十萬里、蓋是數正爲日輪之徑也。若神于一時之微、能運一天之大體、如是疾速、則其神之本體、既無形碍、移動之速、安得以思及、或以言述

天神魔鬼之辨第六章

或問天神與魔鬼、性力既同、繇何可辨各類之効耶、曰、向者吾友龐子已詮其畧、余將借其要以全神鬼之論焉。夫辨天神魔鬼之正効、古近聖賢以爲甚難、因魔鬼好僞多假借天神之跡故也。雖然依聖賢所試所遺之規範、觀事理、審言行、亦畧可得而測焉。凡天神顯現人世、必待主命、其所顯于事者、必大必要、所傳于聖賢者、皆要務聖旨也。其顯際之狀貌、必嘉

美可敬可慕其語言必順道德提訓世人惟圖改悛誠信愛望事主不令禮我祭我使人凡所得或德或智或力皆歸其主不私不居隱跡自修不求知于譽惟其罪過是認是承好人攻責以致改遷又令人避傲蓄謙卑下于人受屈忍難稍不怨尤又令人好濟窮乏自薄厚人輕世間諸景重天上眞福與眞福所以可得之道德焉凡若此類必皆天神所遣正効一有反于是者則可疑非天神所爲也若魔鬼之跡殆異于此其著顯自擅好闇避光隨妖喜恠震蕩人心

紊亂善俗。聳經正法。啓人長傲。好異絕衆。其言非致驚嚇。即致媚悅。莫非矜忿貪淫。矯誣怪誕之邪徑。以搖其心。敗其德。或示以推測卜度。如星相諸家。呼喚召遣。如符咒諸術。以至迎方。遁甲。選日之類。謬擬吉凶。可以預定。可以避趨。或示以採女益男。養沙煉藥。得之不死。以文其淫貪。或示以存神守氣。呼風吸露。可以行空避穀。使人不畏死後之永殃。或現莊嚴佛像。巧言慈悲。令人寃親平等。犯悖倫理。自其邪僻。禮祀俗神。諂媚諸佛。不難焚肢體。隕性命。其中百端妖

異蠱惑人心難得罄悉此皆魔鬼之効也若人不甘自欺奚難察哉至言魔鬼假借天神美狀嘉言之時欲辨眞僞不爲狡魔所欺先當虛心祈求上主開牖精察審別必有所露大都其形之異冠角履爪其言之嘉美原屬假借其變幻之跡多冒爲天神以惑衆後乃徐行邪意藏匿毒害于內總之百言小善其益輕一言大惡其害重也先以小善結信于人然後挑之以大惡其心跡多虛浮不實或稱揚我善而令我傲或寬假我畏而令我蕩或拂抑我行而令我擾密

切察之。有一干是則。非天神。實爲魔鬼無疑也。蓋恐其麗情虐意泄露。人或防避不從。故以狡計僞像文飾之耳。

敬神防鬼當如何第七章

問依諸上論、天神慈愛人類時時施諸恩澤、難以言盡、邪魔恨妒人世時時蓄毒害虐、亦難以筆述也則。欲感佩天神之恩德而報其情、防避邪魔之害患而杜其計。當如之何。

曰感佩天神慈愛護守之洪恩、必以心虔誠信愛。以

言。蔫實稱譽。以行恭慤敬事。無間無息。按聖經與聖賢所傳天神之性能智力美德奇效則不敢不蔫信。因愛慕也。愛慕之心既誠無不顯于言。即每稱譽。凡遇順境必謝其功。遇逆惡必禱其祐。于疑求釋。于憂求慰。于難求提。于易求引。于乏求庇。未敢失望也。既以言証其心之虔情。又以身之行動致其恭慤。每朝禮焉。從其訓諭。不敢違逆。傳其功德。令人知之。因并致其恭敬。或爲援窮乏。或爲啓愚蒙。施諸哀矜之情。以酬吾神所施恩德于我。未嘗敢怠。是皆敬愛天神

之心而報其萬一也。

至言所以禦邪魔之毒計及其厲虐法莫善且便于托上主之慈庇而絕諸惡之端矣蓋邪魔力最大智最巧計最密人力萬無可當所畏者惟天主及天主所寵聖賢而已蓋罪惡爲天主所甚恨邪魔所甚愛凡人染惡犯罪天主即棄而讐之邪魔則至而奴之人至被魔服奴能不畏懼而防之耶若能立志向主執誠絕端則魔無自入何畏之有又能誠心行三德之功篤信天主感其洪澤致其愛慕托其庇望其祐

而盡其在已不疑不間是則天主所愛所欲于我而魔所忌所欲絕于我也古之大聖安當以己所屢試訓其門弟子曰人所以克魔而脫其網者惟謙與切愛慕天主而因克己之私蓋魔鬼最傲恃己憎主則以謙與愛之情反而敵之猶以藥石對病而除之也繇是可知凡圖避魔害或用符咒等術非止無益反召魔而罹其害矣蓋以魔攻魔以邪攻邪安能令其畏服而免其害耶倘用是術而魔或去更無輕信之非果去也佯敗誘爾其後險愈深害愈甚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問聖教中人多用聖水聖匱十字聖號等辟魔是謂之何曰是等諸物天主實加以是能虔誠者每驗無可疑也若或妄遵他道心蒙不潔行跡不正規誡不持內不合主外不和人雖有聖物亦未必効即或見効惟上主以至慈悲繇是過人于惡而迪于善而已益邪惡之徒皆魔之役奴蓄罪之心乃魔之安宅人不改圖而執魔業愛惡德安能憑藉外物而免其害哉故經中天主謂衆曰非凡稱我吾主吾主將免墮獄而登天國惟奉吾命而持其誠者殆庶幾也

卷之四終

神鬼原始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

同會高一志

晉絳李國定仝較

或問天主造成天地萬彙中無形之最靈曰神有形之最靈曰人二者天主鍾愛而其性情不易知也若天神無形無聲尤爲難測性情若何答曰宇內尊貴之物莫如天神雖聲色全無而眞實不容磨滅其性精美其智盛大靈超萬類無與爲侔一切事物理之當然及其所以然不煩測度洞然照之尊卑次第別

有九品、品益高上、性益純粹、其智其能其德益宏、此諸神者以天爲本處所、最下二品之神則受命於天主降此塵世以顧守人物、一人之生即有一天神守之、故稱神守云、諸神居天居地、實皆時見天主、皆享天堂之極樂者也

問顧守人物者何故、答曰、夫神護守人物恩施廣大未易悉言、姑舉大略、則以善念默感人心使知爲善之樂、虔事真主、信其言持其戒無敢少犯、一也、助我本來正念、阻遏魔害預防邪感、二也、及人命將終、身

當百苦、心已昏芒、膽亦惟怯、惡鬼煽惑甚於平日、非義沉淪此爲尤易、惟神守驅彼幽魔無使迫近、扶人正氣無使畏驚、更迪其悔痛平生之罪愆、以求主赦、而望納於天堂之域、三也、善人身命既終、則神守偕其靈神上達天主之前、獲享眞樂、四也、天主生我此身、從孕至生、從生至死、皆賴神守提醒啓翼、不致魔害糾纏、故與吾思定聖人曰、神守者、天堂域中神也、其降我塵世、以護天主所期升天堂之善人耳、故時時處處孜孜汲汲、以救我於讐、就我於寧、勉我之善、

防我之難、我有祈禱、即代陳天主之前、求其慈鑒、既得所求、仍復降就於我、俱出俱入、夙夜不離、我動作則爲之引導、我安息則爲之守護、我攻邪則爲之協助、我勝私則爲之慶勞、我爲天主受苦難則爲之哀憫、此天主之恩所以篤至蔑加者也、又有司天者運旋不息、照臨周方、保和萬國、條遂百昌、蓋覆載之間無日無處不藉神功、至如天主或欲以隱理微事示人、或現爲非常顯異、則分命天神奉行其旨、據事小大、緩急所使、其神亦上下品之不等也、

問天主有神代守人物、正如世主有臣代治國家、不然天地甚大事物甚繁豈一天主所能悉理哉、答曰、是又不然、世主雖大亦人耳已、居所區畫與衆無異、其能智有限、愈分愈消、事愈多愈不及、故不免有臣僕之役以補其不足、非徒我人天神亦然、造物主則無所不在、能智無量、故事無難易繁簡、物亦無多寡大小、其造治天地如造治蚊虻、其能亦純一無分、以全能治萬物、又以全能治一物、其治一物如獨有此物、治萬物如治一物也、猶太陽以全光照凡物、又以

全光照各物、物多光不加、物少光亦不減、故天地神人萬物無分巨細、統屬天主臨涖焉、其賜天神大能而令司守方物、非以釋其任、正以顯其榮、非以助其少、正以現其全、

問神守護人、有如是大能、則人不宜遇患、國不宜遇亂、矣乃人患國亂、亦自不少、何不見振於神守、抑神守之能有不足乎、曰非也、神守性能宏大、其救人保國、特餘能耳、第天主生物以事人、生人以事己、故與之神守、迪其善、阻其惡、就之福、離之禍、人能專一事

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之、神守亦顧守振救之、故聖經謂善人曰、天主命其神隨路守爾、兩手扶爾、使爾足不至忽蹶於石、又曰、即善人隕倒、亦不受傷、主以手藉之故也、則天主之愛護善人極矣、惟人縱私妄遵邪說、背天主、故天主厭惡而降不祥以罰之、天神者天主之忠臣、心志愛惡悉同天主、天主既惡而罰之矣、其神守安能私愛而救之哉、故人遭患、國遭亂而終不見救、非神守之能不足、乃自負罪惡致神守厭廢而去之耳、故把西畧聖人曰、罪惡之穢驅逐神

守如烟驅蜂惡臭逐鴿焉、

問天神如是大恩何望於我、我於其恩將何爲報、月神守之功種種如是惟以奉天主命耳、若其福樂本自圓滿無虧更何不足而於我是望乎、如能純一此心以愛慕奉事天主、實信主言、恪遵主戒、禰望主祐、顧謝主恩、以相親愛拯救、此本我之急務大益而神守之所素望於我者、既愜其願必生歡喜、以是爲夙夜守護之報、即云報矣、

問天神非有形聲、貴國何以繪作人形、增加鳥翼、又

爲幼美之貌潔白之衣耶、曰彼雖無形隨現即有赫然昭著不可掩也、幼年者示其能力無衰、美質者示其德性精粹、白衣者示其清潔不汚、夫天下惟目力所及可以不行而至、心思所到可以不喻而通、天神傳行主命速如心目、從此達彼絶無留礙、烏徑直而疾飛取象乎此、

問既著人象何謂無人形曰神守恒在人前、苟滯形色安能任現任隱使人忽能見忽不能見哉、惟其假借發見故雖或現形非如世人實有此體、不過隨時

觸事以空中浮氣造之事訖還散歸於本氣故不得謂之有形也、

問形象既無聲色全泯誰爲視聽誰爲言說假令兩神相值其何能通抑爲形聲像貌而喻乎曰大凡有形之物其意不能直相傳示故以形用即如兩人相遇必徵色發聲而後志欲可通若屬神物便以神用不以耳目視聽不以脣舌言說根器卓越更無疑礙識見澄徹靡不照知其間彼感此應較有形者尤速人之穎慧尚或不假詞色意先領悟何況天神

之靈原不著形何用造形以傳示相映相照眞與眞合念與念乎其視此血肉之軀形聲號召者勞逸懸矣

問已知天主慈恩生我存我養我使天神夙夜守我迪我護我今且亦知天神惠愛與我終始矣但惡神恚怒人類損害人身煽惑人心天主宏慈何忍化此惡物也曰惡神者即俗所謂邪魔惡鬼其本性靈美與天神同類者天主所自化成也若其邪惡乃所自作與主何與

問天神與鬼魔既是同類何以一爲善一爲惡大相懸耶曰昔者天主化神多品各品之中其數甚廣其性皆極精美其識能皆非世間人物能比靈心主張或善或惡隨所自擇而率循焉或正或邪輒固握之不能復置其中有上品鉅神露祭拂爾者九品之神俱敬崇焉迺自視精靈睿智神物無與爲侔輒忘所從出之原而生傲意謂我性若是靈秀則所享尊榮當比天主遂使諸神叛主從已諸神大半拒而不從咎以靈善悉歸天主是以天主伊入天堂蒙其謙報

心定於善不復更易所由恒享天樂萬刼不墮稱天神云其小半惑於鉅神之言奉爲盟主天主厭其傲德悉驅置之地獄受其傲刑彼性雖不異于故然心則定於傲惡亦不更易故萬苦在體不能復脫稱惡鬼邪魔云

問鬼魔憎惡人類恒圖搖亂人心此何以故曰天主置之地獄之苦重懲其傲罪則其怨怒天主實深夫天主無可及得而加也則改而怨怒天主所寵之人或默爲煽惑淆其意慮或恃其不肖人之妖行邪術

欺其耳目令人背畔眞主棄置正道而以是復其怨讐夫邪魔者失天堂永福受地獄重苦然而僭擬之傲榮華之想終未消歇故時伏於佛神諸像之內假作種種靈迹宣說秘密令人諦聽現何寶光欲人瞻仰虛誕愚衆陰肆毒害使人奉我敬我祭我以我爲眞主信我爲正道以繼續其僭恣無忌憚之心定於爲惡不能爲善故其視爲善者甚相讐也且吾人居世改惡爲善即可避脫死後永苦邪魔一成不改見人有福心極妬之故百端傾陷使其去善就惡失福

殲滅德死後沉淪無復望天堂之永吉也、

問魔既爲天主之深仇天主何不過禦、曰鬼魔之强有力也非如人物之强有力也、其恚怒人者亦極矣、故聖經曰人防鬼魔猶吼獅夙夜周旋急覓所吞者怒之至也、若非天主禁遏之而任其嗜欲之謀逞其爪牙之害則人物之滅久矣、是鬼魔之力極太害我極切全賴天主禁其惡謀鎮其猛力、故即有百端誘感我亦可以堪之、則我所倚恃天主彰明較著何謂不禁禦乎、

問人力劣弱賴有天主彼魔雖不能悉布其力然而
投之邪念煽之穢欲沒難復出結難復解畢竟安可
盡避曰否否聖經曰眞忠天主矣必不使煽惑超越
爾能反以彼之煽惑爲爾大益假令彼之力量我不
能堪彼之誘感我不能防而强我狗惡不得不從是
我反無罪也但魔能試我不能必我我苟不允曷從
强之我或不俯曷從加之凡我一生所存汚念所積
過惡皆不得駕言邪魔實惟我所自作之耳故喪我
德惟我成我罪亦惟我彼鬼魔者繫犬也能吠我猖

我我不近彼焉能噬我乎

問天主具有全能其於諸魔若欲滅絕之或禁繫之似俱不難何乃縱之害人乎曰天主昔從無中造有此魔今欲令其滅絕還歸本無夫亦何難而況繫之幽獄使無他適乎然而縱之者非以順悅其願也聖經所載其義多矣今惟姑舉其要者其一曰罰儆何謂罰儆凡人皆有良心知善當爲知惡當避然而甘徇邪欲輕忽主言即天主屢默牖之悍然不顧也故天主亦少縱魔鬼之傷害煽惑以刑其所造之孽也

其一曰益謙謙人畏天主守心德克己攻私譬猶用兵强敵在前日夕防禦鼓全勇畫深謀以期勝之不然忼日愒歲勇力亦漸次衰耗矣故邪魔者亦善人之資也有此强仇尋釁蹈疎乃始夙夜兢兢戒嚴提醒一覺其至祈祐於主致全力以抗禦之於此能勝則其德益堅其功益大而天報益豐矣故天主之恩正在不斷滅鬼魔而不斷滅耳其一曰別眞僞夫眞德與僞德其貌相似其實絶相殊未及受攻則隱微之中極難測度人易以虛德自欺而且

以欺人聖經曰試金納諸紅爐試德納諸佛鬱感誘偽金入火隨烟而散偽德加以艱難則正念消阻染以邪僻則隨情汨沒塗飾之狀於此輒露矣夫惟內省不欺望天主垂賜勇力而基累實功存保實德正如真金入火彌鍊彌精一切穢情百投不入故攻之彌長遏之彌光其爲真德亦灼然可知故賢與不肖所以不同者非賢者獨無苦難邪感也認識真主故德性堅定雖置之險中欣然領受不萌異念魔即百計熒惑絕不爲動彼不肖者些微困苦不能自持魔

感雖輕輒先自什矣其一曰驗人之神靈不滅而且以証必有天堂地獄之來報蓋鬼魔迷蕩人心專欲喪我德陷我罪使我失天堂之榮樂而受地獄無窮之辱苦耳倘不其然則其迷害人類已有何益而人有何損乎故思其迷蕩之故而知靈神不與肉身同死必有天堂之永福以報善必有地獄之來禍以報惡矣故從其邪誘者毋謂不害而害不可窮懲其邪念者毋謂不益而益亦不可窮也一日使我畏天主蓋鬼魔强力雖甚過人然天主若不縱容自毫髮不

能及我今我視其戒害猶且謂其可畏深欲避之而況天主獨能刑我獨能滅我而又能降我於地獄而決莫能救可畏不尤深乎哉故聖經曰特能死爾肉身而已分懼也能死爾肉身文能降置爾於地獄之求必此甚可懼焉

問天神與邪魔二者皆有示現儻天神而誤疑爲鬼魔則恐褻或鬼魔而誤認爲天神又恐害當何從置辨曰辨此甚難矣大槩觀事理審言行略可得而測焉凡天神顯現於世必待天主使之其所以顯於事

者亦必最大最要如因德盛之人純於事天主天主命之使有傳示其狀貌必嘉美可敬可慕其語言必稱順道德相醒相諭惟欲世人誠信事主而不令禮我祭我使人所有一切功德一切能智勿謂由已悉歸我主闇然自修而不期人知不好人譽若有罪惡則認爲已出又令人自懲自悔於天主之前除其滿假好勝之心拯恤窮乏容納欺凌曉然見世之暫福爲輕而天主之永福爲重凡若此類必皆天神所爲一有反於是者則其非天神甚明矣若鬼魔殊與此

異其著現時輕率私闌或爲戲笑或爲矛戟震蕩人心紊亂國法大約啓人長傲好異之思其所言示非爲恐嚇即爲媚悅莫非驕恣貪淫矯誣怪誕之邪徑以移其心以敗其德或示以推測卜度如星相諸家呼喚召遣如符咒諸術以至迎方遁甲選日之類而謬擬吉凶可以預定可以自主可以避趨或示以採女益男養沙煉藥得之不死以文其淫貪或示以存神守氣呼風吸露可以行空辟穀使人不畏死後之殃罪孽滋多或現莊嚴佛像輒言慈悲令人寃親平

等叛倍倫理自甘邪僻禮佛敬佛不難焚肢體隕性命其中百端妖異蠱亂人心不可盡數此皆鬼魔之爲也如人不甘自欺奚難察哉

問鬼魔亦能假借莊嚴美像口道善言勸人爲善與天神無異何以別之曰邪魔醜惡之像恐人識知汚穢之言恐人不聽設誠詭爲端正之相惠愛之心嘉美之言使我不覺爲其所欺容或有之然我實欲避離其害當虛心祈求天主垂憐加精察而審別之必有所露大都其形之異冠角履爪其言之善原屬假

借其變幻之跡多冒爲天神以惑衆後乃徐行邪意藏一二毒害於內總之百言小善其益輕二言大惡其害重也先以小善結信於人既乃乘其信也而以大惡中之其心迹多虛浮不實或稱揚我善而令我驕或寬假我畏而令我蕩或拂抑我行而令我擾密切察之有一於是則非天神而爲邪魔判然甚明矣

問今繪畫鬼魔者或爲巨蛇惡獸之像或爲人狀而角其首銳其牙足具爪而手持刀此何故耶曰邪魔無形隨現有形亦必假借妖僻醜穢狀貌以警人使

人畏而從其意故畫之者如此且鬼魔之志惟知惑滑損害人物或居地獄或居在世無時不受地獄之甚殃而又天主使爲地獄中惡人之掌戮顯著是像皆自露其恨人之邪情刑人之惡業也

問鬼魔如是惡情如是猛力如是大害願聞何以防之曰鬼魔之力甚大謀計深微人弗能當惟天主能鎮其力破其謀故不畏人物獨畏天主夫罪惡者天主所甚惡魔所甚願我有罪夫主則離而讐我邪魔即至而奴我故彼入而害我我輒畏懼無以防之惟

緣我先有罪離於天主而已若我心念獨潔大罪悉絕鬼魔無自而來何畏之有哉人惟誠一以信天主之言無纖猜疑恒求重祐以忍世之艱難敵抗邪感毅然望天主所約善報畏天主所定惡刑固守十戒自矢與其犯戒寧委身命斯則天主所甚寵之子也邪魔雖讐之亦畏不敢近矣爾欲無畏於魔則盍如此用功反使畏我若施他法徒足以招鬼魔耳又有竭力勤修而魔煽逾至亦不足異蓋人欲悛非修德以蹈天路邪魔甚讐甚妬而冀阻之俾復於惡故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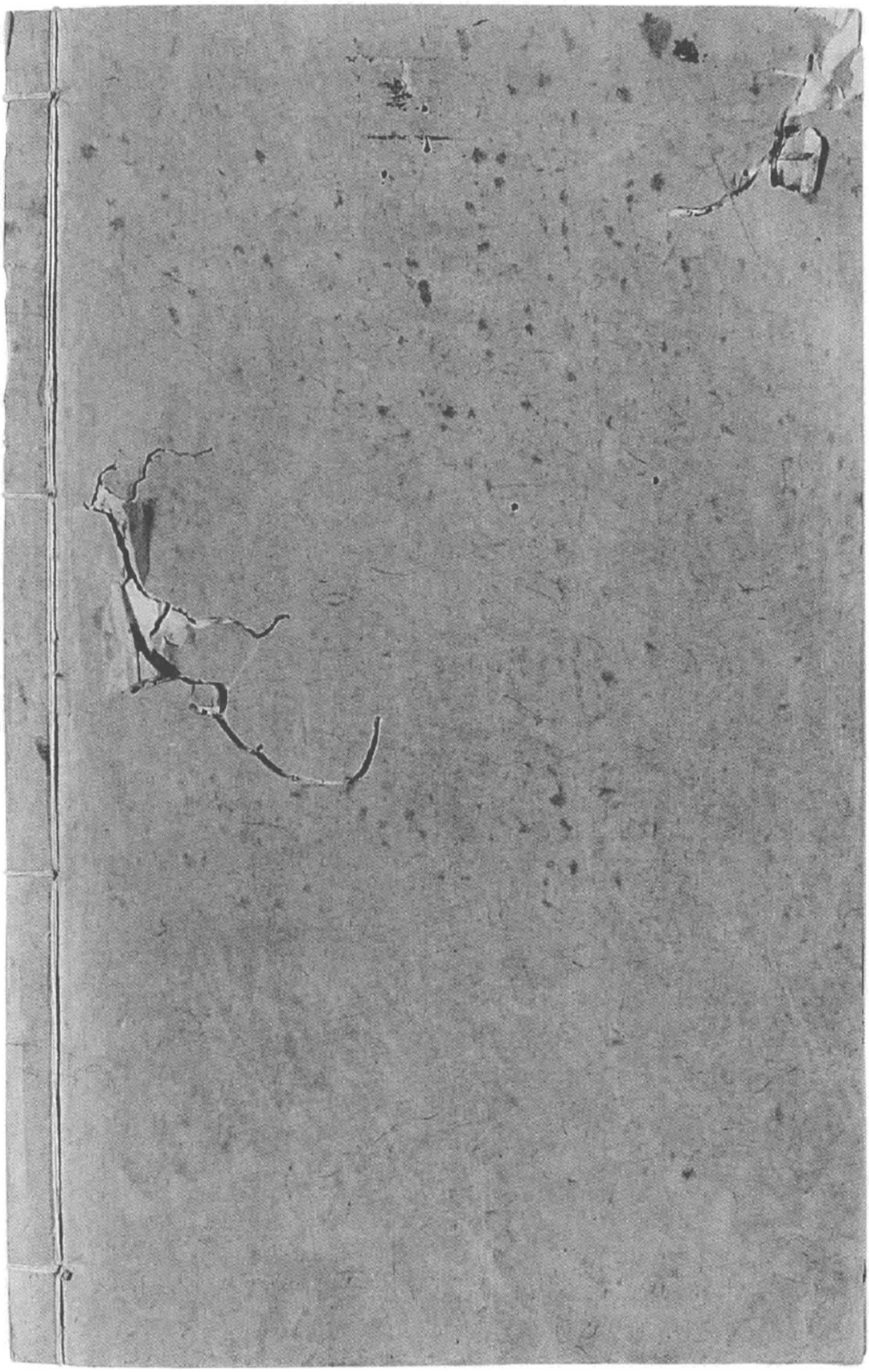
魔莫如自謙勿恃巳力切祈主祐而又固守其善勿因懼而自廢愈增勤修則亦庶乎其可也葢魔如悍婦夫退畏彼膽愈張夫剛克彼氣自喪

問懸符念咒如何曰辟邪特可用正爾恃天主之能行天主之道用天主之事魔可誅也若用桃石符咒等事則以邪攻邪以魔攻魔邪豈解魔豈畏乎欲去魔反得魔欲避邪反愈陷於邪也若用之而魔去更勿輕信非果去也佯敗誘爾其後險愈深害愈甚焉

問嘗聞聖匱聖水十字架耶穌名號圖等物可以辟

鬼救病防雷災等災願聞如何曰此數物者天主實嘗與以是能但以犢心奉持未嘗無是靈効鬼魔甚懼避之此昭事天主人所日試而常享其大益者其或妄遵他道心染罪汚又未必然矣蓋惡人者鬼魔之隷役蓄罪之心者鬼魔之安宅今內心已存含鬼魔矣安能憑藉外物必絶其害哉

LUDOVICUS MOSTOLLA



勵修一鑑

二卷（存上卷）

〔清〕李九功纂評

提要

《勵修一鑑》二卷（存上卷），清李九功纂評。清順治二年（1645）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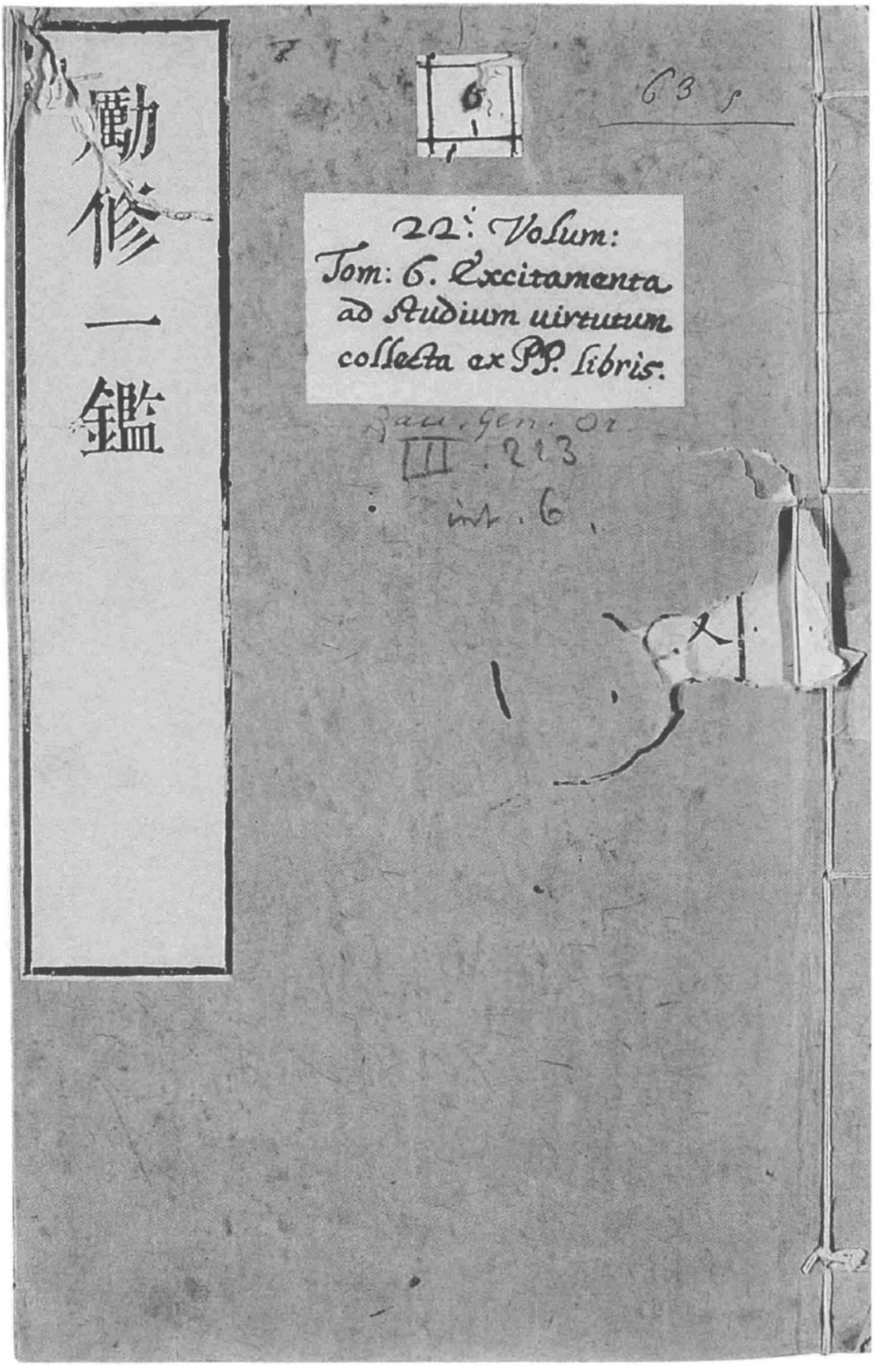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聖跡奇行彙編集，屬證道類著作。作者李九功，字其敘，出生於福建福清縣，李九標（字其香）弟。明崇禎元年（1628），他與其兄李九標去福州應試，一起受洗於艾儒略。之後他們兄弟二人與傳教士過從甚密，在福建積極佈道、著述、建立教堂、創建宗教團體等，對福建天主教傳播貢獻很大。二人相較，李九標積極參與各種傳教活動，而李九功個人多閱讀傳教士中文著述，潛心研究天主教理，著有《文行粹抄》、《問答匯抄》、《勵修一鑑》、《禮俗明辨》、《證理芻議》和《慎思錄》等，並參與李九標《口鐸日抄》一書的編訂，與教友沈從先、李嗣玄合著《西海艾先生行略》、《西海艾先生語錄》等書。全書分上、下兩卷，每卷又各分三大類，共六大類，分別是敬主類、修己類、愛人類、異跡類、顯罰類、顯賞類。大類之下，又有小類六十九個。本書內容包括正文及評語兩部分。書前列有《採用書目》，著錄《天學實義》、《畸人十篇》、《七克》等書名，共計十八種。書中正文內容即取自該目所列各書，並且每節文後多列出相應書名。正文頁天頭處，則有李九功評語。據書前《勵修一鑑凡例》云，『篇額小評發明，多引名論，雜以管見，間涉中邦古今人物，為東海西海心

同理同』。又據書前李九功《勵修一鑑自序》所云，李氏兄弟受洗於艾儒略，並受其教，與傳教士多有交流。李九功編刊此書，乃繼其兄李九標將歷年與傳教士交流所作筆記編成《口鐸日抄》後，『亦敬承師命，為學者勵修少助』。總的來看，這是一部以厚民心、敦教化為目的的天主教善書，如書前自序所云：『善書增長神智，猶天雨滋潤嘉禾。天雨不擇地而濡，善書不擇人而誨，予何忍私為己益耶？於是就累月所閱，取其顯淺可味、便作下學梯航者，依日類記，一諦讀之。其詔我欽崇者聖賢之懿範立，訓我證修者克復之嚴規備，導我哀矜者形神之美行列，起我敬信、示我吉凶者大主之神功靈蹟，福善禍淫，昭昭在人睹記矣。』

本書開本25.6釐米×16.1釐米，版框高20釐米，寬13.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本書僅存上卷，卷前有清順治乙酉年（1645）仙谿陳衷丹《勵修一鑑敘》、綏安李嗣玄《勵修一鑑序》、張賡《勵修一鑑序》、明崇禎己卯年（1639）福唐李九功《勵修一鑑自序》。之後是《勵修一鑑上卷總目》一頁；《採用書目》一頁，共著錄書十八種；《勵修一鑑凡例》二頁，共八條。卷端書『福唐李九功其敘纂評，綏安李嗣玄又玄、清漳嚴贊化思參訂正，兄李九標其香較閱』。除此本外，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一種，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49.17，與本書版本相同，且亦僅存上卷，惟外封面有墨色手寫題簽，題『勤脩一鑑』，『勤』字當為誤書。《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即據該本影印。梵蒂岡圖書館藏《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著錄『《曆修一鑑》一卷』。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一部，與本書版本相同，惟書前各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

李嗣玄所撰在前，張賡、陳衷丹分別繼之，李九功最後。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部，其中二部與本書版本相同，且均缺下卷，另一部為抄本。（毛瑞方）

勵修一鑑


勵修
一鑑
22: Volum:
Tom: 6. Excitamenta
ad Studium uirtutum
collecta ex PP. libris.

勵修一鑑叙

夫有本之識堅志庸昧之子不理自足以之覓精鑑倚徙妄緣隨俗好醜以爲苦樂畢世若若不得一歸宿可憫實甚間有自執所是者而始可以定學先確

元主不奉費日無功憂勤不濟
實用齋沐無當饉閔即枯形槁
血獨耐勞〻愈成罪僞其可憫
尤甚夫
帝有成命而人事繇薦遵之爲
實事成之爲實功通之爲實感

實應從天暨地緣古迄今人道
物理義類森昭其懸鑑固已分
明矣矣柰世人之反鏡索焰也
余友其敘鞠力昭事得之天者
深因而覽之人者正以其精修
據為實歷凡夫宇宙之體情聖

凡之勝蹟中土所習閑外邦所
傳紀輿夫
上帝之矜嘉何物下鬼之懼懾
何事莫不羅而輯之標目揭指
示帝對鏡而數其形肥瘠黑皙
俱一一睹也且可以使人審于

所事而不惑定于所信而不搖
處貧無餒居泰能冲履疑謗而
坦然當艱阻而不懼其壯人德
力擔荷大事寧有既哉有金鑑
焉千年示磨啓其匣則日月留
光山河垂象錯著併現於一團

閉目對之則
帝宮金碧天官鬚眉躍燦彬都
蓋可咫尺接者則非但寶鏸也
乃神鏸矣

酉仲秋仙谿社弟陳秉丹蓉
乙
伯氏書于三山約禮署中

勵修一鑑序

羣古今戴髮之倫萬有不齊者莫
如面古之瞭者能察所棲於蟭螟
之目睫而不能自辨其妍媸於
攀萬有不齊之妍媸悉委其
鑑然鑑之為物攀則辨措則
忘人

日人處糅以又

又鑑面竟不知妍媸之所存有爲浸旁而詔之曰爾甚處妍甚處媸有當於心啞然信之故往又鑑而信人語曰清無以水鑑而人鑑然人知內而不知外岂豁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不知永故

人則夫鑒內如微如微者洵莫如天矣故曰日鑒在茲方所設在茲者古今在茲隱顯在茲冥冥貴賤夷狄患難須臾終食皆不在茲者人乃欲逃其鑑譬如赫日中天隻手自障而冀其影之不炤也此無

他自修不勵爲夫天下之人有不修之心而未始有不脩之貌若舉鑑而焰以惡嫉國中未見不拯鑑而嘆者也夫惡知鑑能不昧其嫌而不能辨嫌以爲妍若有鑑於此妍人之嫌則世統實之夫心之

以惡駭國中者多矣倘有所鑑而
脩爲則至屬者可轉而爲亟姣此
其鑑不屬于水不屬於人可知也
鑑此者未有不脩又此者未有不
屬鑑而脩且屬爲而物於一者何
也此其義在欽崇之說矣吾因以

爲勵脩一鑑序勵脩一鑑者李子其敘撮天學之聖跡奇行而彙爲者也李子之功專故其述覈而爲其敘於余余贊者也惡知鑑有賺先生曰張夏詹者窺心之離婁也其序天學也勁而靈吾畏之其敘

其支清源而質之其於斯言有當乎否耶

綏安社弟李嗣玄題於山中

勵脩一鑑序

天友李其敘郵置勵脩一鑑詔余余披閱片餉而鐸德聶先生適辱臨問何物也曰鑑也先生德容純白不假脩飾無庸茲鑑也先生固索觀之嘆曰人睹戒

容、鑑勿須我神藏匿不但人
莫須系鑑即我自鑑亦難安得不
須此予曰然狀此鑑灼人甚
人戒對鑑而昏也夫昏豈鑑昭
鑑當前塵禁障焉人罕能祛障
惡能受鑑之光灼心神之隱乎

余今將此鑑歸甘叙試令懸之
室中能俾一家時時灼刷厥垢
底純白乎懸之齋頭能俾多賢
友人人灼刷厥垢底純白乎若
猶未能著如就人本賦靈光祈
天帝嘿醒使之返灼返刷即以

張孝

自己心神為自修之鑑可也何
又借前備為我鑑哉敬謝其敘
然耶否耶

昭事生張賡

勵脩一鑑自序

淑慝不得而知即已之學不窺史人之辨故銅鑑以鑑吾形書純疵亦不得而辨故銅鑑以鑑吾心古今傳記諸家謂非炤世鑑以鑑吾心古今傳記諸家謂非炤世一大鑑哉

聖化翔洽西儒接踵來賓其遠携緗帙七千餘部譯者百有餘種而教中闡理

記事諸書已具大凡予幼習先博士訓
頗知自好戊辰冬偕伯氏其香就試三
山聞道于艾先生幡然志昭事之學始
受聖洗嗣是予鄉唱和寔漸有人協力
建堂爲祀
主講德地予亦幸從諸君子後互相切
磨以庶幾無負師恩無墮

至寵歲乙亥讀書海澨明師益友家我
一方因念人渡險世如履雪地走危陂
矧予小子秉質愚柔獨立寡助幾倘得
免顛躓之患惟
主憫予戚予悉發篋中書焚香薰几次
第閱之繇是而覺蒙者開豁者振食蘖
知其向火生熱感

上主之鴻恩在在悉被信善書之啟撥
受益靡方也嗟乎善書增長神智猶天
雨滋潤嘉禾天雨不擇地而濡善書不
擇人而誨予何忍私爲已益耶於是就
累月所閱取其顯淺可味便作下學梯
航者依日類記一諦讀之其詔我欽崇
者聖賢之懿範立訓我證脩者克復之

嚴規備導我哀矜者形神之美行列起我敬信示我吉凶者

大主之神功靈蹟福善禍淫昭昭在人

覩記矣明鑑高懸妍媸自炤顧茲德鄰

共在一天函蓋之內心同理同其不同

予興起者豈情也哉予伯氏嘗於西師

自序

鐸音歷年筆記成日抄若干卷今予愼

序

嫡茲帙爰付棗梨葢亦敬承師命爲學者勵脩少助耳若夫高明篤雅志探性命淵源者則有天學全書在未可以一當河海之觀一鑑掩日月之明也是

己卯歲季秋福唐末學李九功識

勵脩一鑑上卷總目

敬主類
脩己類
愛人類

勵脩一鑑上卷分目

敬主類
窮理　篤信　存想　敬威
順旨　愛窘　致命
脩己類

受洗　誦經　守齋　勗學

謹言　念死　謙讓　貞潔

含忍

愛人類

事親　貽後　濟貧　飲渴

衣裸　顧病　贖虜　葬死

提誨　託諷　責過　貰讐

通功

採用書目

天學實義　畸人十篇
七克　則聖十篇
彌撒祭義　哀矜行詮
齋克　聖母經解
聖母行實　聖人行實
利西泰先生行蹟　楊淇園先生事蹟
童幼教育　勵學古言
德楷　口鐸日抄

閩中欽崇範

王恩顯錫

勵修一鑑凡例

一是集採用諸書有西師譯述亦有朋儕筆記凡可警動人心鼓舞同志者暨不敢遺獨天主降生言行畧則有專書且其文典與未易一觸頓了故不輕錄

一集中人有古今例宜以古人居首而今人附之

一集中事實不一或爲至行可欽或爲一節可取不妨並存以資廣覽

一天主所顯奇蹟所施賞罰未易殫迹是集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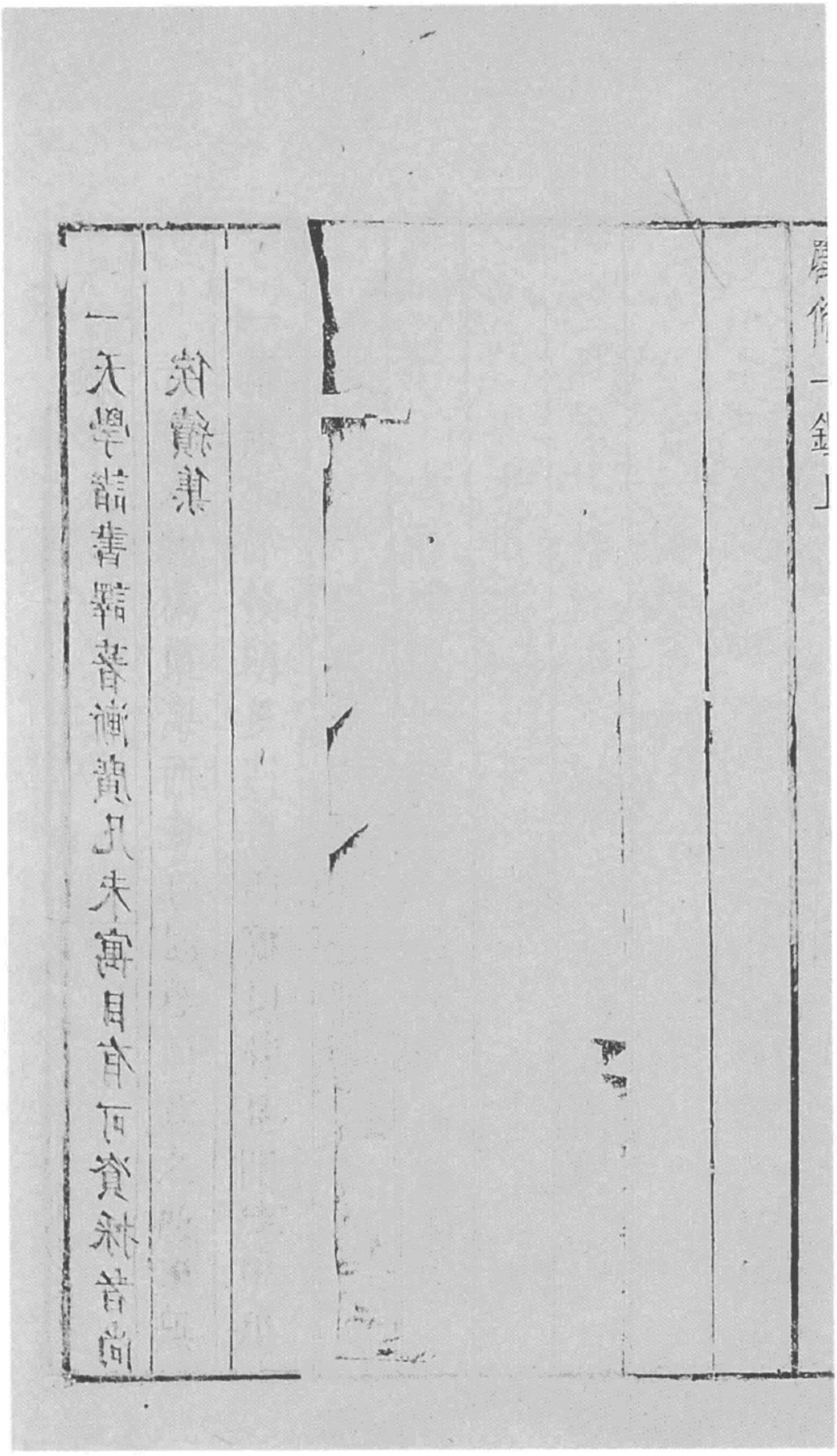
原以堅人信望之德非敢啓人僥倖之心故僅列一二以暨其餘

是編採集群書手腕既分詳簡亦異總手開卷有裨不拘體裁一律

一編中事實理義與天學原本悉符闡奇發辭少異者欲其旨意通明因借爲增刪

一篇額小評發明多引名論雜以管見間涉中邦古今人物爲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意之所至無嫌參入

一天學諸書譯著漸廣凡未寓目有可資採者尚
俟續集


欽定四庫全書
天學傳概 卷上
天學傳概 卷上 御製 凡 朱寅 用 有 資 祐 者 尚

勵修一鑑上卷

福唐李九功其叙纂評

綏安李嗣玄又玄訂正

清漳嚴賛化思叅

兄　李九標其香較閱

敬王類

窮理

天王之理可知而不可竟愚息者不務知其所可知智貪者更求竟其所不可竟此二者皆非也昔西土

聖人名與斯定、欲一槩通天王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王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王命神以警戒之也、

天下至微物、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王至大至尊者、

（物不局宏大、必鎮抑於其所、光焉）

天載精微那容盡議孔子罕言命有以哉

向王三德信居首焉然有活死

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王矣古有一君欲知天王之說問於賢臣賢臣答曰容退一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天王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

俱天學實義

篤信

昔耶穌講道山中宗徒航海先歸忽颶風大作船將沉耶穌涉海往救之宗徒伯鐸祿者望見曰吾主乎

之別大小之分不可不辨

夫必見而後信是信爾已也何

吾將往從焉耶穌曰來伯鐸祿遂躍入水中其足不沉徐見波濤噴湧心忽生疑遂溺耶穌挈其手拯之曰子何信之淺哉是之謂大信不沉小疑即溺口鐸抄

方濟國聖王類斯者一日公堂與彌撒禮時堂宇有兩所奉祭忽有人報某堂彌撒舉揚之際大主肉體親現阿斯弟亞之中衆咸趨往欣仰請王往觀焉王神色自如竟不往人問其故曰主爲不信者而見非爲信者而見也吾在此與祭吾主豈不降臨予知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是爲德惟不待見而即信乃信天主也實欽崇也聖王可以法矣

在又何待往見而後信耶噫吾儕日日與彌撒當聖體舉揚之際愚者或以肉目不見爲無也安知信者不以神目所見爲實有乎是以經有云見我而後信者不如不見而信者更有幸也請以大主所顯像者一諦思之德楷

存想

作聖要法無他昔西鄉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天主前而已斯士其庶思既而猛省即悔嘆曰嗟嗟盡一辰弗思天主如禽

幾乎

大憂爲大喜之根

微規爾思法莫

歷代一鑑

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巳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詈巳爲草木土石乎哉畸人

西有國王其容甚蹙未嘗發笑群臣莫知其故求王弟爲請弟以詢王曰語在異日弟出王命人掘深塹如井下設刀林火池上置一敗椅以絲繩繫之王語弟坐其上命人四旁持刀擁之有欲弑狀前列盛筵命徘優作樂王問曰吾弟快乎何弗笑弟曰上下四方無不可畏稍不戒心立就死地敢笑乎王曰爾今知我一生恒憂之故矣上有天主臨炤鑒我所思所

言所行之善惡下有地獄無限苦楚已往有未省之罪愆將來有難避之炙候右有黑魔晝夜機阱我而或墮其誘左有天神默啓我而或不聽其諭以是六端常自存想雖欲不憂得乎 齋克

敬威

棲濟里亞國王曰的吾泥削國豐廣爾時有臣極稱其福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則以位遜汝即使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百執事以王禮御之而實座之上則以單絲繫利劒垂鋒而切其

吉曰予畏上帝詩云畏天之威可爲此箴証佐不以俗緣准割爲懼而以道諸未純爲懼凡分閒在

頂此臣升座初觀王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即大歡喜既仰視劍欲墮便慄慄危懼四體戰動未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也王曰嗟乎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所畏耶嚴主在上日日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有賢者脩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天子道已成矣何懼答曰造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歟俱畸人

順旨

忖名聖祭穀者、首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兼爲尚、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初有親炙一友、名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射輝光、夜見於名聖私居曰、天神諭爾、如泥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祭穀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每見如泥伯陸、不覺涕泣、如泥伯陸屢見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

瘠曰一心媚茲上帝真聖賢心腸故曰惡者惡惡因惧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

某也日孜孜守誡、奉敬天主、幸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日有異也、何以數涕淚于弟子、祭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泥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不可及矣、祭穀覩其容、聽其語、恍然悟而嘆曰、誤哉前者所聞、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矣

凡聖賢道苦難不滯有故無故惟視苦難所從出之元即服而忍之

天學實義

若白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死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茲天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慍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唯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天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于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

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于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后必享永樂也、香者火藝之顯其郁烈、聖者患苦之著其盛德、七克

受窘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能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于溷室、使守

匪賤室衣而貴鹿駝也唯忠天主萬有之上則賤所貴賤所貴矣

鹿駝奪其妻嫁厮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過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于京都中範黃金爲巳像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于像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事天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於旁作大穽熾火其中有不

正論侃侃不屈萬乘之前

真修之士入火不燃

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唯上帝而已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怪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穽誰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並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遽燬其像依歸天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脩善

人生世上最急明倫從臣忠子舍老身以狗君父者不少矣爲天地大君

之勤忠於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今稱脩德士者遇微窘難小危險遂廢然而息於所德違上帝星淵哉俱七克

致命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眞主惟有上帝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上帝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戮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

吾人大父母乎泰西惟洙明此第一大倫故其中聖賢欽崇萬有之上無不倣到極處今人遜誹笑小恥恩衝不遺安望其當大苦難能卓

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苫薪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謂苦者爲上帝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鬬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七克

昔西土主教方行有四十人者矢志靡他左道之徒擁權位而拘之千百其刑不屈也誕置之寒氷悉勇

默自立不與衆同披靡也學者于此各宜作愧勵想

有其母必有其子

往焉顧其地有溫泉、四十人弗就、惟祈主祐、無或失志而已、時有守者、忽見從天有光、遍視諸人、各有天神以冕旒加其首、數之則亡其一、旁矚之、有一渝其志、從溫泉取煖者、守者愕然、用奮厥志、亦赤身從之、以滿四十人之數、役卒推其足坎焉、中有一童、名默理端者、尚未殞命、其母在旁、喜而慰之曰、吾子少忍、主在邇、以接汝也、俄而役載衆聖之屍、將往焚之、欲獨留其子、冀生全而歸彼教、仁母不許、力負而趨、及殞命、與衆偕火、故俾厥子獲躋常生之域者、莫不賢、

智其母也然則人不丑窘難竟舍常生而入永苦亦獨何哉 口鐸日抄

脩已類

受洗

聖教有領洗禮規凡初入教時所行以滌夙染者也今姑約舉數端亦足明其禮之重矣西國聖女嘉大利納王室之裔也性情既粹又習於博學之師有令名但未得領洗一夜似夢見聖母抱耶穌降臨而自引手授之時猶年少感聖母寵炤之榮意欲接抱耶

一人之身始見聖而終見終聖

洗之效安可誣耶

蘇耶蘇反目拒之日是女未領聖水以其舊染未淨不足取也驚醒察夢中所見知以未奉天主聖教洗原罪之汚故見却從是矢志正道得領聖水聖母實視其已蒙洗滌中外潔清時時增加神力復如前抱耶蘇降臨耶蘇始怡然容接撫慰之又以異寶持定其心聖人行實

楊京兆公淇園諱廷筠既詳究天學指歸豁然於秉乃矢志爲主功臣求領聖洗領洗之規首遵十誡誡中嚴于邪淫第以夫婦爲正無二色也曩公因未嗣故

李公真西師知己

厲何一鉛上

置側室、公之二子繇庶出、比公固請聖洗、而先生未許、公躊躇良久、私謂李冏卿我存公（諱之藻）曰、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妾、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嘆曰、於此知泰西先生、非僧徒比也、泰西規戒、天主頒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戒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巳、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不苟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公忽猛醒、痛改前非、諭妾異處、躬行教

徐相国楊京兆皆教中枉礎也。觀其受洗初各立志誠切如此乃有心是聖教徒以愛河难割迁延歲月而不悟者視兩先生

戒。於是先生鑒其至誠、俾領洗焉。楊淇園先生事蹟

吳淞徐相國玄扈先生、諱光啓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禪學玄學、及三教等學、莫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大事、竟無着落、心終不安、萬曆庚子到南都、見利先生、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啓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然尚未知其解也、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主堂訪論天學、至暮不忍去、迺求得實義解略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

27

竟何如也

因請羅先生與講解經旨、賢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欵爲難、葢先生獨有一子、而未得孫、意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先生不許、曰、有子無子、一憑主命、烏可以此犯誡、先生躊躇久之、毅然堅決曰、嗣可無誡斷不可犯、唯聽天主所賜耳、遂欣然受洗、守誡甚堅、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即得孫矣、至今諸孫遶膝下、追曾玄奉教、濟濟到堂、如層簫然、愈知大主福善不獨于其身後也利先生行蹟

福清人陳鉦有子大議先奉聖教于三山、鉦初不以

恒重至此非不愛人也正不敢辱教規耳

爲然及謁艾先生面賬始欽承聽講求領聖水先生以其有副室不敢承也鉦長跽叩首涕泗交顧若負重罪而不自容者如是數次先生慰之曰予九萬里而來專以救人爲念授洗實吾心也其如誠行何鉦退而憂鬱幾成疾蓋非有戀其妾不忍割實慮妾不背行且未有適從之處耳月餘適得偶遂勸諭而遣之不惟却財聘又加衣槖焉爾乃獲蒙王恩併全家俱虔奉矣 閩中 欽崇範

誦經

且誦不如心潔
聖母慈
所全在
盂巢一
示吾齋
可無猛
省

薰沐誦經。固爲誠敬。然徒潔其身。不如先潔其心。昔西域有一少年、奉聖母瑪利亞、朝夕誦經不輟、但邪念常萌、未能蠲潔。聖母憐之、欲遏彼邪念、俾進所未進之善、于其誦經時、忽顯示一盂、盂中鮮菓甚多、俱美品。第有垢汙。令少年食之、其人曰、菓則美矣、奈未洗滌、豈堪食、聖母云、爾雖誦經、然心不潔、亦猶是也。其人深自愧悟、頓息邪念、自是專務精脩、益世人寵愛。猶可以美言倖致。若天主與聖母恩寵、非正志淨念。必不可幾。故凡在教者、必須先潔已心、然後誦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庶天主不棄我求。若罪垢未除。誦念皆虛矣。雖然、又不可因之自棄。遂輟誦經工夫。何者、吾善雖缺。但不稍輟誦念。亦必藉此以徼主憐。助我改過。得至所未至之善也。德楷

一賢士某、欽崇聖母最勤、每晨至郊園採花六十三朵。編製美冠。送堂冠聖母首。敬念聖母一生功德、日久脩益精進、復蒙聖母啓牖、避世入聖會、第從是不能如前製冠、心殊不慊、尋生疑慮。未知新規與初功孰是。正躊躇間、聖母顯慰之曰、自爾入會、事我加虔、

誦經六十三次與採花六十三朶皆以敬念聖母一生功德大非有口無心者比故獲主異寵如此

我業鑑而喜之奚須花冠但能堅志嚴脩每誦吾經六十三次其功勝獻花冠百倍矣賢士聞命即釋疑定志誦經如式朝暮冒閒既而會長巡視賢士門尚扃窺之見賢士伏跽聖母臺前異光圍繞口吐奇美鮮花每吐銀花十朶隨有金花一朶間之源源而出傍一天神謹執金絲逐朶貫之製成一冠加賢士之首有頃不見會長大奇之叩其故賢士對曰並無他功惟依夙規誦聖母古經一串耳會長更奇訝令諸友倣賢士勤行經串美規而靈跡始傳于四方矣聖

聖金口云凡欲添長精神開益

冊行實

守齋

上古納佈格國王、戰服如德亞國、命其臣選如德亞國大臣幼子弟數十輩、習其國語言文字、三年後、當入朝王前、用備顧問、命館人以王食食之、中有四子弟、一名達尼厄耳、與長者約、必守本教、亦不違、又約守齋、乃對館人曰、予輩食飲止菽水、不敢當王膳、願毋煩費、館人曰、此王命、若輩避膳而致羸瘦、王將我罪、達尼厄耳曰、請試以十日、若我輩面有饑色、則順

30

聰敏莫善于飲食之節者讀此良然

勤嗇克巳者可以四旬如一日饕餮飲食者且至一日如四旬

命否則任我輩意館人如言及期見四人顏色潤澤非他人比輙聽食不強也三年期滿入朝事王應對如大師迥異諸童逢尼厄耳又以齋功獲王啓翼預言數百年未來事後悉不爽齋之獲益如此豈曰戕生而促筭哉

聖西滿勤圖克巳之方日加進焉因念耶穌四十日全絕飲食欲倣行之語友巴鎖曰我入某窟爾塞土其口越四十日當來見我友曰殺巳大罪也四十日不食寧不死乎曰可納數麥果及水一器置此吾志

何聖人易其所難庸人難其所易也只爭習與不習耳

西王銅琵溫公圓木並爲后學策总之師

決矣巴鎖如命及期啓窟見西滿菴二垂炙乃取熱水潤其口稍進食徐徐具在自後西滿視持四旬齋如他人之一日益習以成性不覺其苦也此雖古聖私齋不可槩責世人然亦當知人誠眞心事主主必篤佑而加其力俱齋克

勗學

儒畧爲西總王嗜學無日不讀書或爲政所奪夜即補之恐不堪睡手握銅琵置盆于下睡則琵落盆響自醒矣 勵學古言

此典道逢磨杵者學雖異而意則同

三字實學果未易竟今之溺志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榦堅石綆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窓落鑿石我性雖鈍特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七克

昔有兄弟二人其一勤書史其一則日入主堂用神功也兩人相聚各印所學其入主堂者曰吾生平所學三字直終身以之未易竟也問奚字曰黑紅白其一大詑請竟厥旨曰所謂黑者自顧平昔種二罪汚

詞章于聖道無未有聞者亦知爽然自失矣

按聖人大學已成四方求決疑難者相續不絕

為極黑穢之物我當如何懺悔所謂紅者存想吾主耶穌為我等受難紅血流下我當如何感泣所謂白者天上聖人聖女純脩之德潔白可喜我當如何景仰之三字者體認終身足矣其一奚然自失曰我終日讀書尚不如爾三字口鐸日抄

謹言

聖多瑪斯自幼寡言其軀頗肥友誚之曰啞牛其師聞之曰人誚多瑪斯啞牛乎不久當發大聲聞於天下共愛慕之矣蓋少言乃成學之根後多瑪斯果以

又著書嘉美崇蒙天主耶穌現像口褒賢師所謂大声於斯驗矣

聞百言何如行一言

博學力行聞于世爲聖教之大師焉

龐薄古大德之士從師學道師舉聖達味德經言訓之曰自後惟願顧我路躬行也免我舌譽龐薄起謝曰謹受教請先事此語待有得後再來請益越數年始至或問故曰前承師訓尚未全習敢又更端以求而不實見之行乎及龐薄臨終語衆曰自聞吾師守舌之學不敢妄發一言迄今不易也此足驗其厚積諸德之功矣俱齊克

西鄉一商人過瞻禮日赴主堂與彌撒又請鐸德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真人言當誓爲人誓不當言誰

解其罪解罪之禮改過爲先鐸德因勸令從今勿作誑語商人曰他罪之汚仰賴天王聖佑冀可得免惟是誑語之過在貿易時不能無恐利人損巳耳鐸德曰此何言也未有爲免罪過而反絶利受害者汝今年幸試之其人受教而往雖貿易之利日微而亦不敢失信犯命歲暮復見鐸德曰虛誕之言日奉命不出戶矣顧謀利日微恐難持久鐸德復勉之令再試一年望天王慈愍護佑不使爾求益于善而受損于利也不然寧一生貧困亦終不可欺心以獲罪天王

謂僞果易售信不終乎耶

深思四禾示不犯罪此經驗妙劑活人多矣我

商堅志不犯久之以質直著名遠近咸樂與之交易日豐故凡在教而經營治生者必戒誑語雖暫不利于僞俗而終蒙佑于天主也商人事可爲左券德楷念从

夫懸鼓向心者路有佳冶雖姪弗顧也可見有所惕于前必不敢肆于後人思天主尊矣嚴威之下益無時不監臨也則邪僻之心自無從入矣昔泰西一國王聞耶穌會中多少年守童貞者心慕何脩而得此時有謬告王曰是必有妙劑可以窒慾王不察爲信

章何可日少此藥籠中物

然也延會長訪之對曰有王請其方會長曰惟有常念疚候耳王惕然受教故常念疚候爲守貞坊淫之劑云口鐸日抄

西國有賢王年老僅一世子當嗣世子荒縱自肆國人患之有司以告王王訓約百方弗若也乃命士師曰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仍舊行奸宄事士師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期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諸王所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疚于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

教中神聖無不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上範惟彼愚人乃豫妄安排如屬乞物焉

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爾暫免汝目下刑吾讓汝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即解王衣裳冕服之令郎王位百官皆聽其命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郎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矣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縱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稟即大驚竊憂愁不勝迫至第七日期已逼迫啓請遊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日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我見夕夕有一僕來以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陪僕提
禀可當
晨鐘醒
夢

刑日提刺我心于是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五日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于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悉改前行父殘代立亦爲賢君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亦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一日無也畸人

謙讓

憲鑑好謙天之道也況對主悔罪時尤宜謙乎一絜一汚法戒已備于此

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智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奸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已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竦遠跽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判之曰此人惡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人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汚矣謙至而罪滅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

謙者自卑入益敬尊之於斯可見

易謙尊而光一語似爲聖法蘭寫炤信天王所

以美德自傲不如以惡罪自謙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者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脩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即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目擊矣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王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遂聞聲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

上者惟先自下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聽之

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艴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預定其位于他座之上自下彌甲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魔鬼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欲酖酒者殺我身聽言者傾我德故西聖靡不愛訾如友避讐如仇

聖賢行善惟是嫡茲天主不求人知而主必監之天賞必歸之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眾已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泥哥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泥哥老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為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

乃有顯行嵩名以汚其德虛天報者獨苟心哉貞爲邪魔所畏

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俱七克

貞潔

若益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脩道事上帝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醮焉初

婚之久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汚念外不作汚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汚塵能無避乎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貞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壻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壻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

貞爲天帝天神所重

考聖本篤壯年潛修慾念忿熾赤身入雪中心裡安靜

屬俗一鉢

歸從聖教滌除心慾即見矣矣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命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自後天神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滅色不槁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得而聞見也俱七克

聖方濟各初脩時邪魔投之汚念誘令不潔聖人屢脫衣赤身入雪中反覆殊久以滅其熱他日不堪淫慾乃搏雪爲丸或大或小裸骸居其中謂其身曰此

体流血乃止聖人見已之功類如此

經云愛險者必陷修士深得此意

倘不能則何煩多慮不專一事天主乎從是淫念不染仍潔淨矣或問曰夫子若是苦身傷生得無妨理乎聖人曰夫此害彼害不能并免取其輕免其重可也保神之貴苦身之賤冒暫苦以得永樂亟智至義何妨之有聖人行實

斥逆者早歲脩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淫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于險天主必棄遺我自陷于罪不亦宜乎

以火滅火如醫家以毒攻毒

此坊淫戈一劑

淫樂一息而二應淫罪之苦永刼不消人能深思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暫炙不堪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忘矣

古有脩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遺之越數歲女亦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柴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即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覩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聖厄勒臥

詞斷
終凜不可犯具見精修得力

人生平左右常有一友一他天神愛我昭然護我二友也魔鬼誘我陷我

畧曰、凡能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一少年嘗淫於色、后悔、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惟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貞人者、邪魔甚嗔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其美功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群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

我侂也吾不聽友而聽伊是將魔鬼以真而奪去護守天神之樂者耳可不念歟

鼓烈風壞海舟沉其人或曰曾誘人盜竊刼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竊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懼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俱士克含忍

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

張弥克曰形病人哀之形死人哭之惟莫哀神病也惟莫哭神死也哀哉

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焉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彼害在心甚深難補盍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馮加畧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噪不能忍能忍大苦耶遂解衣行野命蚤蚋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耳脩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

安流有此可愧肩

脩精於爾遽往見之問其脩德之方答曰姊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我爭亦去矣

脊輕宝重德之意亦爲棄遠罪端者監一高表

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俱七克

愛人類

西賢以溫凊定省外諭父母於道爲孝敬第一著令楊先生已立孝敬之表矣先爲人子者請典三復斯篇

事親

京兆楊公淇園者其封翁素有德學聞公從教輒喜亦躬自澡櫛獲霑聖澤大夫人耄而惛也日惟長齋繡佛持誦涅槃與之談教戒明理道如寒灰不燃枘鑿不合公低回無計者久之唯是呼籲天王引躬自悼戒家人嚴守聖齋冀主默啓公年邁六旬矣衣不解結食不加飧如是者旬餘遂致形體尫羸毋訊其故公乃自訟不已毋復訊之則泫然出涕曰兒不德不能事毋使惑于邪而背正教兒之罪也與日者毋

淪永苦兒百其身莫可贖矣太夫人乃悲而悟二而愈悲也欷歔言曰吾今信矣而冒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吾今信矣惟子是從無復疑矣于是亟求領洗一堂之中讙說相慰以爲從迷而得路出幽而視明也爰感鴻慈闔家奉齋旬有餘日致謝主恩焉

楊公篤奉聖教闔家之人胥顧化矣迨其太公年八十有四太夫人年八十有三先後遐舉也公居苦次盡志盡誠武林故尚佛事往二齋僧雜道廣宣經懺喧鐃鼓於長夜蒸楮幣以終朝見公闃不聞聲則咸

一礼可息衆置爭親始終如楊公者庶可無憾

疑焉親昵宗鄰至有爲公婉規切勸公命取家禮示之曰此非吾儕所當遵守者哉宋儒集古喪祭垂之萬禩不過如是安所取于今之念佛功果爲衆皆默然而猶私意公儉于待親于是七七之期舊俗作佛事日也公權佛事之費而倍施舍之老羸殘疾幷獄孤寡衆乃知公實有所見而然既釋苫葢宅墳塋則依聖教隆重之禮尊嚴具備不與俗同其地惟取崇潔不拘堪輿之說焉俱楊先生事蹟

貽後

敬畏上帝爲訓儲第一義

作者守此爲教善教矣遂者遵此爲學善學矣

「屬作一鈔」

如德亞國昔有聖王曰達末得者臨崩將寄國於幼子囑曰吾將逝矣爾猶未足爲君殆哉然能畏敬天王庶幾成學而承先王之統耳子代立遵父訓卒成顯王

伯兒西亞國賢王得明世子曰濟祿而教之曰吾與爾言爾謹藏諸胸以爲慈親之重寶生平謹畏主命晝夜事之事事禱之勿忘也蓋幼者無所不短而天王無所不長以長補短不亦智乎濟祿謹受教念茲在茲竟起王業表萬世俱童幼教育

以財遺子孫必併其德學遺之否則財愈多殆愈甚譬如狂夫擁利劍昧于善用之法其不至殲已害人者幾希矣

夫人一身之外皆爲長物故凡聚財者多爲子孫謀耳孰知財無善惡惟人所用若子孫賢否不可知則遺之多財不如少財之爲穩也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耶其爲惡七克

濟貧

經曰慈貧者積富于天域故濟貧則財不失乃置於

似此產業多多益善

凡物新執其勞者偏不忍輕捨況女人之性易吝乎愛惡若此

安穩之處也。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何、曷面謾、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即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王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七克

意撒伯耳、爲巴諾泥亞國女適於諸侯、惟以濟貧爲快、朝夕躬紡紝不倦、以其值施捨。常曰、捐帑藏以與人、不勞而得、賤功耳。雖所與從喘汗中來、其功始貴。蓋不惜力、更不惜勞、聖人之施人類如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元馬聞陶之冠

寫出乞人情事各人面孔甚趣甚

一人而前後兩

伯多祿者利未亞人也富而甚吝偶本府乞兒群曝日各舉富室相問某喜捨某畧捨求主報之有一丐舉吝伯多祿之名衆詈曰生平不拔一毛何足道哉丐曰我能強得之今遲彼必與我衆尾之去至門伯多祿自外來載有新造麪褁一駝見丐者便發怒叱逐丐者不去再四求乞伯多祿愈怒欲加毆擊而無挺即取一麪褁擲之丐者急取以走吝者度不可追丐捨爾捨爾衆乞共嗤笑焉越二日伯多祿忽大病幾死夢在一官長前取其一生行實衙之魔鬼舉其

截何耶尚非王揚與夢的多祿遂成錢虜之名突幸哉其不終于迷也

惡行寘左盤。天神舉其善行寘右盤。右輕。天神念無可加者。俄而曰。曾強捨一麪畢矣。以寘右。卽平焉。天神謂之曰。爾非麪畢增重。若干黑鬼必械爾去矣。伯多祿驚醒。自忖夢中所見。目此非夢實事也。我見魔鬼盡露我一生之惡行。而一麪畢且以怒心捨之。猶足相抵。況眞心濟之。焉得無大功乎。自后專以廣捨爲務。俱哀矜行詮

凡人不能無過。其所以補而贖之者有三。一禱。贖。一齋。贖。一施。贖。斯三者。齋功於禱。而施尤切於齋。顧施

玩此則貧人只縑缣粟何必不勝富人金錢廣布也況有智以啓人愚有德以迪人善有良方

贖之功人卒稱難曰無財可施耳是大不然夫所爲施財者非必奢定幾何也一縷之微一粒之細皆可以爲功但不可不存是心與是事耳昔如德亞國主堂前嘗置一櫃凡入堂者投錢物其中收之以施貧者惟時富貴之人所投金銀錢甚衆獨一老嫗貧不能自存亦投銅錢二耶穌見之顧謂宗徒曰向所投者孰多乎宗徒舉某某以對耶穌曰非也多投者惟此嫗耳蓋富貴人捨其所有餘而老嫗捨其所不足故曰多也錄此觀之凡人施捨不在所捨之多寡資

以救人疾病又皆不費之惠訖禁戒推施者而曰濟人事不易做耶悖泥發爵施麥而麥增于廩司教施酒而酒盈一寧何如嚮

愈貧捨愈微而功愈大矣

飲渴

西記有一教主渴甚命僕進酒本方無茶亦不飲時湯但以酒解渴偷酒罄不滿爵主將飲而門外忽有乞人呼渴甚哀主聞之曰我既以渴爲苦彼寧與我異乎愛人如已乃主之命我自飲之非信也命以酒與乞者而已渴轉甚計無所施冀主或見憐復聞尚有酒否僕曰無有曰試往觀之僕實知其無有不欲去第恐主怒勉往觀而酒已盈尊矣喜而復命共謝大主之恩因

巳異哉

若惠各
食其報
政于哀
矜益寡
處顯出
上至至
公權衡

相勸以賑窮爲急益爲主好施主必補其所乏焉

古有依臘利盎者大德聖人也從學者衆夏月偕門人至村中衆渴聖人詣一友家求葡萄解渴主人以人衆恐食罄無以釀酒辭焉聖人別詣一友求之友家祝前友較貧而其人樂施見聖人與其徒至甚喜請入囿任採掇焉衆渴得解聖人感其仁愛先謝是友後求大王加報是友當釀酒時所獲葡萄四倍往歲而前吝者所收較減耶鮮常曰爾與窮者別有與者與爾此類是也俱哀矜行詮

衣裸

馬耳丁年十八遇冬月甚寒見一裸者乞衣久之不獲垂死耳丁心動而身無餘衣遂割身上衣半給裸者半留蔽身畧不懼寒見者或嗤其愚乃天主實歆享之至夜耳丁夢耶穌衣所施半衣顧其前且謂天神偕來者言曰馬耳丁未入教時衣我此衣其功最大耳丁覺自思嚮者衣裸人蒙主鑒也乘此聖寵絕世精修終入聖域

聖若望常想裸者之苦所用衣衾自甚粗惡不求精

即二耳，作聖胚胎也今奉教士徠難之刺可謂之未奉教先乎

窮想二字愛德

之根者富室觸目顛連亦難望其解推者心硬故耳

情愛仁愛不達不休鬻者奇矣鬻者亦異

美有客見之捐多金製衾襆贈焉若望念其情切不能却及夜就寢輒嘆曰契利斯多之兄弟多有以無衾死者有衾单難以禦寒者而我獲温暖又多揭腹受凍者而我獲醉飽又多奔走道塗棲止霜露者而我獲家居安枕至佑至矣忍獨享此不推以與人乎因是竟夕不寐思售此以濟貧乏令均沾賜者之惠也次日鬻諸市原主見之償以直仍以衾襆歸若望若望不忍負初意再鬻之原主再償再歸之如是者三若望謂其人曰我鬻以濟貧爾仍鬻以與我彼此

授受誰先倦乎俱宜謝主益此有三益焉一爾富而立功二彼貧者獲濟三我于中喜其意之得行總非主愛不及此噫聖人心想裸人之苦即不敢自享精美倘實見其形聞其聲其哀憫當何如故聖人慈心如蠟日炤之即柔也俱哀矜行詮

顧病

聖嘉祿主教于米蘭府時百姓罹疫疢者日數千聖人先爲求主次散多資并鬻衣衾以濟療之仍躬自親病者以良言解其慍不分貴賤也或諫且宜避

晴辛公義刑嘅刺史刑嘅俗長度一人沈國家

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廊設榻晝夜處其間身自省問岷俗遂變是豈聞天教而興者耶何與形矜顧病之功不謀而合也

患全身以待大用恐染疾爲害曰吾主設眞假之喻有曰如牧羊然眞牧其羊者雖死不懼假者一遇虎狼輒棄羊而走我位居民上如群羊之牧乃當民病苦遽欲遠之我豈其假者乎又曰使我居上先有怖心彼在下者必更怖矣凡此病者救護無人命不幾泯乎又謂其童僕曰爾環侍我勿怖死宜怖獲罪天主先自悔罪乃隨我聖人之行類如此故西國會士多以視病者爲本職且暮行之罔懈焉

哀矜行詮

聖女嘉大利納思立奇功請惡病窮婦寓之邑室臥

何等愛王何等壯志故能不憚惡病終建奇功

屬俯一鉤

以巳楊親治其瘡日夜供事此婦久病煩苦或被邪魔煽惑多見忿怒暴不感恩反妄談是非以沒其功玷其聞聖女加勤服役以仁行塞彼惡言又懇乞天主勿罪罰之耶穌乃親顧右手執寶冠左手執茨冠謂曰任汝擇其一冠之聖女便擇茨冠曰吾主向日爲我耳受苦難我可辭苦哉執茨冠弁之於首甚痛耶穌善其志勸勉前進大功將成也病婦忽見異光從天漸布覆幬聖女昭灼四方大驚即悟其誹謗之非因悔而改楊聖德焉聖人行實

人類以原罪如牛魔鬼王因降生救贖使復正道是古今第一贖虜者聖人金贖者也乃以身贖耶穌至情而切体吾王贖世亦

贖虜

諾臘府有聖人保利諾者爲主教會海盜入寇稽獠財物人民被虜保利諾捐貲贖衆至盡傾其家後有一嫠婦幼子被虜泣訴求救利諾曰我今貧矣僅有一物即我身也汝偕我往當指我言曰此我奴以贖子嫠以爲戲笑曰求爲主救我兒冒戲乎利諾曰我正言非戲也汝行勿疑即偕渡海抵利未亞國見彼王之婿即嫠子之主婦跽而泣曰老婦貧寡僅此幼子望憐而歸我王婿不顧婦指利諾曰願以此奴易

循其跡
著徵

屬作一錄二

王婿見利諾儀度甚偉乃問汝何能曰善灌園王婿
遂釋幼子而命利諾灌園利諾入園若素習者王婿
遊觀呼與語大悅因時時顧問以資裨益一日與王
婿論本國事言及王筭將促婿遽語王王遂願見婿
因囑利諾曰予侍王食爾持蔬果進利諾如命王見
輒勃然體顫謂婿曰予昨夢爲罪人讞于官今園夫
貌與夢中官相肖可問彼爲誰恐非常人婿問之利
諾曰予爲人奴爲王所易子耳婿又問其先爲何如
人須明言勿隱強之再三利諾不得已言曰予曾叨

范文正公仲淹守邠州時僚屬登樓置酒未幾

授本府教主、王婿聞而驚畏曰、今將歸汝、惟汝願不汝吝也、利諾曰、某無他願、某之來、爲贖幼子耳、今來盡歸本國之被虜者、婿言于王、王許之、乃召先所虜諸臘府千餘人俱來、給以餱糧、令偕利諾歸、歡聲動地、未幾、王薨、如其言、咸稱利諾大聖焉、哀矜行誌

葬死

古聖多比亞如德亞國人也、早年受誡行仁、會敵國來攻、俘虜多衆、比亞與焉、至其國、行善如初、恒以所得物、分惠同虜者、且以忠言相勸、彼國王聞而愛之、

觴見綴經數人詢之廼寄居士人卒於邠賜斂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賙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按公生平篤義田濟孤寡而仁之

厚加賞賚任所之弗問比亞因得環遊廣行化導一日至臘厄斯府遇其戚屬加白祿貧甚贈以多金不牧其券國王沒新主不喜如德亞人比亞每慰勉其人且賑卹之勤施不倦時新主復攻如德亞國不克益憎向所虜人橫殺無筭比亞恒取葬之王聞而怒命殺多比亞沒其家比亞挈妻子亡去及王沒王子嗣立慕多比亞召之復其家比亞不背初志行仁益力一日與知已宴會席半聞路有同鄉人未葬者即離席往負尸瘞之親友諫曰昔爲此幾不免今仍踵

事不一而足至子純仁麥舟助埜亦不忝父風使聞今甘景教不知如何校契如何踴躍從事因録斯篇有感先哲不能不興仰止之思云

覆轍乎比亞曰予惟尊天主命此外無所顧惜忽一目倦寢燕矢墜其目中遂瞽絶無慍意親友謂之曰爾目若何葬奴何益乎多比亞曰予所望者非世福凡主有命惟順承之即今瞽莫非主賜耳然已雖能恐恐世人莫喻乃默求主曰爾眞仁者眞義者今盍我救即我獲罪望爾爲爾赦我許我自贖天主乃遣天神假人像療其目多比亞欲酬之天神曰爾惟謝主讚頌主世主之美宜傳凡積哀矜之功絶勝于積財也爾多功行我爲齎送天主臺前

聖人雖好施者攷其行實盛德盡功未易殫記大略、訓記徒託諸否哉

欲煉爾成全德爾果能恐主命我療爾今反天國矣、

多比亞聞言益加敬而懋脩焉哀矜行詮

提誨

聖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

譬貞淫高下瞭若指掌有志者將何從乎

也七克

焉耳聽聖人嘗與門弟子行野先過群豕踐踏之地次過牛羊牧養之地后過花卉茂盛之地聖人有感借以立訓曰若是者正足加益于我之脩也彼群豕踐踏之地足比淫人無美可觀爲穢魔所盤據耳牛羊畜牧之地足比婚娶之人有其清美乃爲女婦所消耗也若花卉茂盛之地譬童身淨潔之人全美無玷極可觀可尚焉言訖趨前復玩從者得佩神教而益其躬聖人行實

託諷

有隱士曰雅哥般者棄家游世一切捐舍人目爲清狂有所知買得四鷄囑令携歸其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誰已也他日遇之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鷄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擴中則四鷄在焉其人益訝曰吾托汝携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鷄此汝家也 畸人

昔西國有寵臣新構宅第壯麗宏敞延一賢士往觀

以諧似謔寔即大禹生寄死歸之旨

所治第乃亦是

羅紹家一蔽吾家欲渴此世之擾擾而宅者

深居曲房廡所不屆觀畢賢士問曰今日承召以觀君之居也君之居安在乎寵臣愕然曰向所觀者非耶賢士曰是非君之居也向所觀者寢廟以妥宗祖耳廳事以延賓客耳居室以貽子孫廊廡以俾僮僕耳君安得長處此乎以電光石火之身不思久安長享之所顧以目前之居爲君居也豈不惑哉寵臣始恍然自失口鐸日抄

厄肋濟亞國有名士曰的阿日搦欲譏本世之虛僞於白晝秉燭急赴諸衢匆遽尋索或詢爾失何物答

日吾索人而弗得也或諸耳呼衆中而索人乎賢士日衆中難得眞正人也今世人其所行事非人事其所從情非人情也蓋諸人之言行情皆僞而已眞正人何從可得耶則聖

責過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

泰世茲僞可勝浩歎

諸魏公不責碎玉之吏薄量乃欲殺其壞器之奴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

守城者無急于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身

捧寶器來徧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諸薄量曰上帝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器可比爾愛物于人上不識輕重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也賢者微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減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眇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眇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肄

遷色之子頑化極難非聖德肫切動人不幾絕自新路

不輕視焉俱七克

聖意納爵一故人久迷邪色無法可止即于寒日往投凍池俟其過而呼之曰無幸之子何迷行乎牽於邪慾日益肆侈弗覺天怒之將降爲大僇歟汝且任意宣淫吾姑蹈此凍池自苦膚體代汝贖罪而息天主義怒也故人一見一聞毛髮悚然猛醒其迷追念從前重犯肫肫嘶悔立時誓改遂棄淫守貞焉 聖人行實

貴雙

童身愛仇二者皆超性之德獨天主聖教中有之

周詳篤挚仁者之詞繹此悟治人以刑不如用德也

有誠學之士曰利古爾哉親愛下民有如父母乃作善政綱紀之忽遇大懟抉其一目以去邦之士庶無不馮怒捕縲罪人致諸賢士請自行法賢者乃不用法刑之顧先教遇之而後從容教育之卒化爲善士也或異而詢之何乃親厚仇惡人如是答曰彼前虐刳吾目今吾復刳彼目豈不將增不肖之數耶前一不肖傷我我又傷之是二不肖也彼前脫吾肉目未及脫吾心目今復之能瘳我肉目耶徒自敗我德又自脫我心目以益之也與其增不肖之數不如引人

主曰尔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恨尔者妃置前往典彼諧次来供奉可

改惡爲善耳且吾往者受其小損而失肉目今能使彼受吾大益而開心目不猶愈乎往者國家有一傷人之罪人可忌今使國家有一遷善之君子可法利孰大焉則聖十篇

西國有人欲殺其仇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携其讐在主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

也故不與人合者不能與天主合

殺子之仇無他可愛而寡婦爲主愛之則愛主之心特露于此宜乎主享其功

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效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

俾其子發獲升天之福也生子肉身并主子靈魂故能為天主子者而後可以尊其子

厲俗一錄

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祈不入于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于已也、俱七克

通功

昔西耳物度府一人、疚、越幾日、其家一婦人、忽見其像、服恒服如生時、展衣、徧身火光、目如熾炭、婦恐懼什地、大呼曰、某人來、某人來、疚者之女、及一家聞之俱駭、乃請通儒問其故、或謂此婦偶病懵、未足信爲眞也、越日、疚者復見象如前、且作聲曰、爲何不我救、得無懼乎、婦愈懼曰、我將疚矣、本日復兩見而不言、

疑晨客事故信爲三德首十二信經字訓我字等信吾人日、既曰請之且心

惟大發痛嘆聲、後又見曰、終不救我乎、婦曰、誰能救爾、我即願救、而不知何法、像曰、爲我赴堂、祭王三次、且取某物爲獻、蓋我病時有所許、未得獻耳、家人及鄰友如其言、皆爲持齋、行濟貧等功、代爲求王、忽一日天未明、復見像曰、我去矣、即出院中、復見大光、謂其兄曰、恒心求王、佩服聖教、勿生疑心、蓋我先畧有所疑、故受多苦、又論其女曰、世人若知煉處之苦、宜爲求王獻功、勤行不倦、必有大益、又謝衆曰、王初定我煉罪五年、今謝諸仁人代求、大主享其功、減我四

維之將于何處可着疑根耶

安証一人便未免煩苦之間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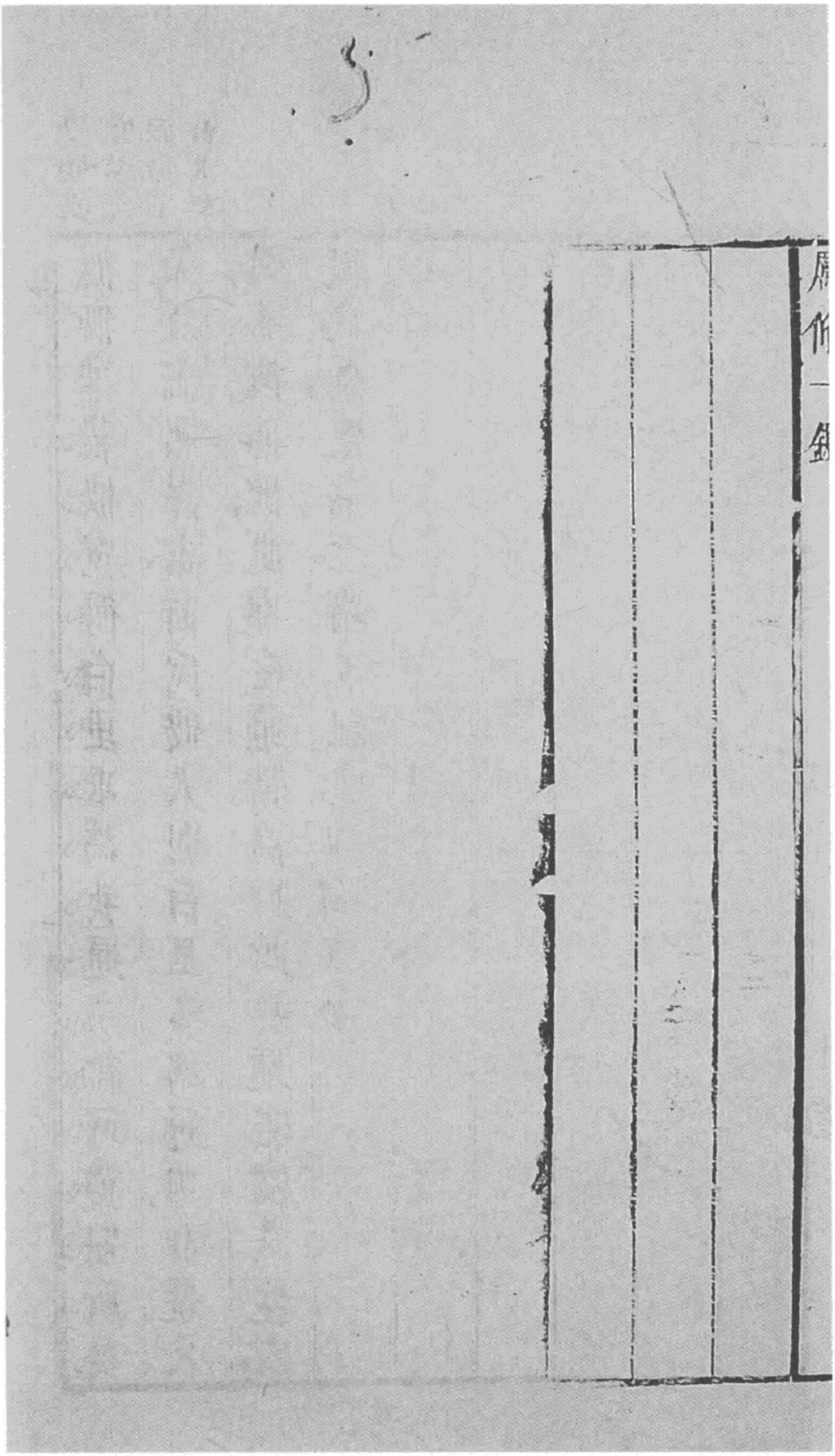
年矣、語畢、忽不見、據此可見、死者之望救于人甚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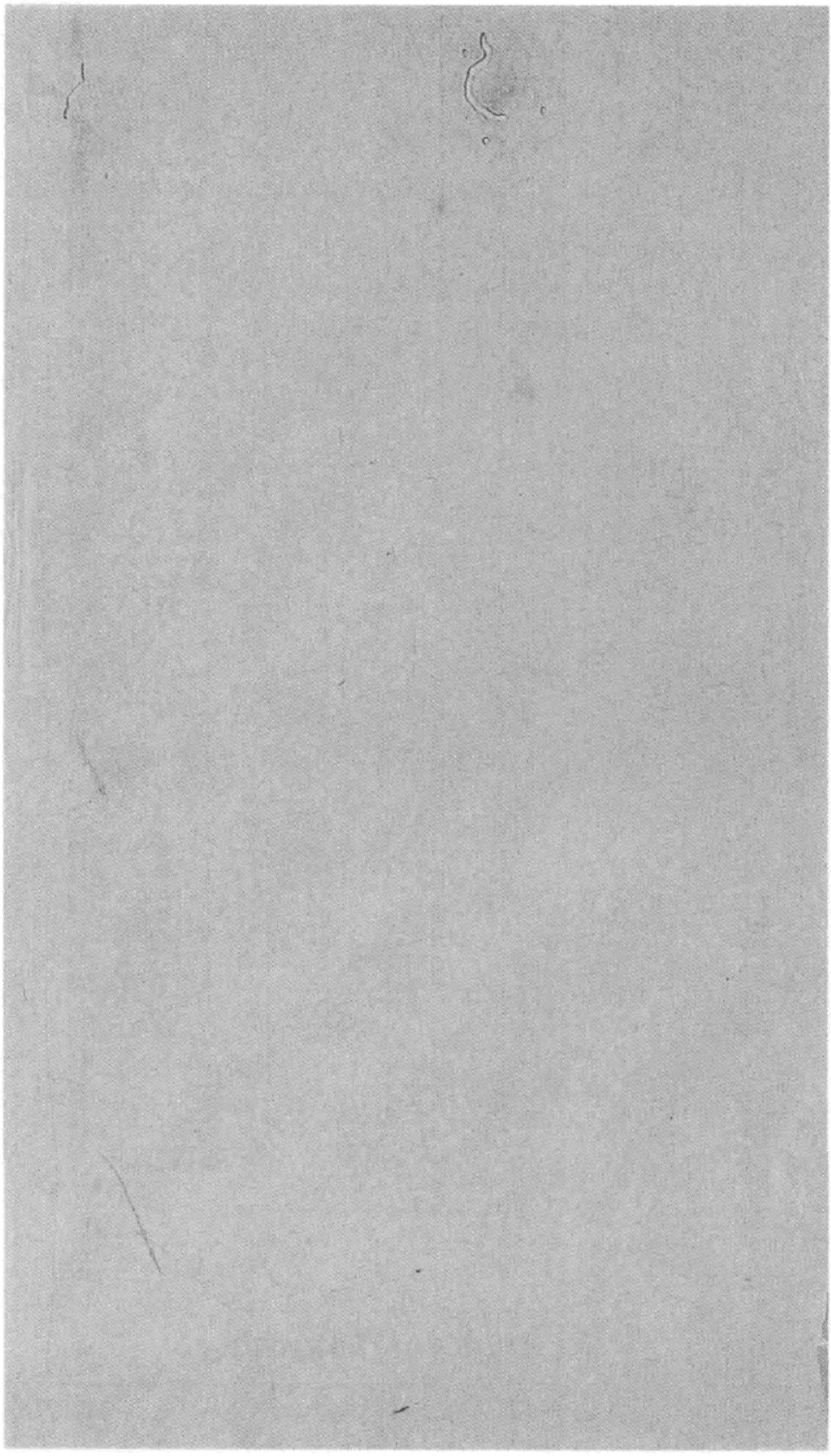
哀矜行詮

西邦一地方、原人居鱗集之所、共餘年前、忽然地坼穴中出一人、騎馬往來如飛、衆皆驚駭、閉戶莫敢視、次日、自戶隙窺之、其突出往來猶故也、越數日、有一名士、欲窮究其理、因告解祈祐、往穴旁、伺其將入、控轡而問曰、我奉主命、問爾爲何人、因何出穴、驚駭人若是、對曰、我乃某之靈魂也、生前爲妄證一人、致其人身名俱損、茲受主罰、未得安所、幸主容我出現、白

異如此，宜古人漂玷于自生也

彼無辜若彼寃得白更求爲我通功即可獲安所矣名士慨然許諾因代彼人別白且多爲通功自是入穴不復再出此事在通衢萬目所共見者艾先生友親爲先生言之端不誣也 日鐸日抄


歷代名畫記



勵學古言

〔意〕高一志述

提要

《勵學古言》，意大利高一志述。明崇禎五年（1632）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7。

本書為格言類著作。其撰述之由，據書前高一志《勵學古言自引》所言，乃是由山西絳州陳所性提議，作者取西方相關哲言故事等『成訓之簡而盡者詳譯之，以作蒙塾之鈴鐸』。書中解釋，天主造人之初，即賦人以司明、司愛二能。後因人懦弱，不得全其功，需要加強二者能力。司明方面，資之以學；司愛方面，則資之以德。故全書如書名所示，以學為主題，兼及德，強調學與德以及二者結合之重要。其中，高一志將人的身與人的神相較，更強調對人神的重視和學習修養。書中又強調了學之作用，認為學能提高人之層次，能招致真友等。而人若不潔，雖勤學，亦不過變為污穢。該書除在中國流傳外，還傳播於朝鮮半島。

本書開本 25.6 釐米 ×16.1 釐米，版框高 20.9 釐米，寬 14.5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無界欄。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卷前有高一志《勵學古言自引》一篇，末云『崇禎壬申仲夏日書於欽崇堂』。卷末校訂准印人題名一頁，係艾儒略、費奇規、費樂德共訂，陽瑪諾准印，並題『明崇禎伍年夏至譯完，立秋刻完』等字。正文共三十頁，首頁版心所注頁碼用『乙』字，且正文前題『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述，南絳後學陳所性、東雍後學楊文章仝較』

等字。梵蒂岡圖書館藏《曆法格物窮理書目》著錄此書。梵蒂岡圖書館之外，法國國家圖書館亦藏一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其與此本版本相同。（毛瑞方）

勵學古言

22i Volum:
Tom: 7. Priscorum dicta
ad uirtutis studium
stimulantia. p P. Alphon:
Vagnonum.

III 223

141

勵學古言自序

太乙陳子問余曰西國所尚德學兩端盡之矣但課學嚴者勸學必婉其嘉言懿訓願先生拈出作頑鈍鍼砭可乎予曰西學之旨已析於教育諸書矣複之何益太乙曰諸書自本至末篇章連綴覽弗竟卷弗了也人易起涉瀚之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此外能無輕撥冷刺取勝機鋒數語未終而下汗解頤者乎予曰誠有之因取成訓之簡而盡者詳譯之以作蒙塾之鈴鐸敎曰大人先生之葬敎也至付剞劂以廣其傳則又太乙過信予始頑不及此

崇禎壬申仲夏日書于欽崇堂

108

勵學古言

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述

南絳後學陳所性 仝較

東雍後學楊文章

造物者初生人。賦之以司明。使照其所當行。又賦之以司愛。使果其所已知。乃二司懦弱。功不能自成。加司明以學。資其明而拔其塞。加司愛以德。資其力而助其弱。使人有司明而無學。則如瞽者。失相。悵悵。無所歸。從。使人有司愛而無德。則如躄者。失杖。搖搖。不

能定立。繇然則德與學其金人道非可疑矣。

布路大歌曰、多慮乃實學之毒也。夫人身恒爲重任所苦而敗。夫人神亦爲多慮所苦而亂。去任身可復徙去慮神可復清。神清而實學可成矣。

色搦加曰、人身所居之地、或强、或弱、或美、或惡、有不同、各修其相稱之業。人神所寓之躰、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同、當各執其所好之學也。

厄弗冷聖人曰、金黑且醜、煅之以火。無不光美。人心雖愚且蠢。習之以學。無不明聰。

巴西畧聖人曰水一接日輝千倍其明人神一交
貴德千倍其矣

古之賢曰造物者寓神於身正如旅舍當托宿時非
欲其眷戀而忘歸也非欲其習陋業而辱尊也正欲
其脩此舍發軔以竟千萬里之程耳

大勛德曰善治其形而不治其神者正如脩其室而
廢其主不亦可笑乎

古幼峭重值令巧匠鑄其像每對之而求工賢師見
而責之曰汝圖善其容若此勤苦而竟未能得也乃

所能得實學以美神者未肯實用其力也可不傷哉。亞里斯多賢士曰、甸徒霑躰塗足。終日治田。田則易矣。而獨其躬之荒穢弗顧也。彼善修其容而姑置治神之學。何以異於是。

德牧氏嘗訓弟子以養神之學、曰、神强、即足負形之弱而補其缺。若身之强而無學者。即萬不足抵其神之弱而補其愚也。

束格辣得大賢又曰、夫人任其衆力文形竟未能與獅熊爭强。亦未能與文雀爭倫。既以力。以文而下於

禽獸。胡不務於本神之文飾勝諸禽獸乎。又曰、人多貴其所以群獸之身力而不貴其所以絕獸之神學。曷其愚哉。

是士或視一徒急於治田而怠於學者責之、曰、恐後汝田善乎汝身。汝田。日茂。汝身。日荒。

罷拉多亦曰、凡備其形所須之微而不備其神所關之大者、是如痴農備其治田之器而不備其所宜樹之種耳。

神於人正如目於身。身雖食服豐麗。惟目無明。即不

足觀。神雖聰穎能才。使無學餘悉不足尚。

古賢諫一王曰、王之尊無以上矣。惟加倍其學庶可以上而大於已乎。

國君非服袞袞而冠冕旒。難別於匹夫。神乃天君也。德。及學。乃神之袞冕也。人無德無學。則何以別於蠢獸乎。

彼亞斯爲古名士。備有大學。其鄉遭患。里人各負所寶貨物而奔。獨彼亞斯空空自適。如悉無患。或異問故。答曰、吾所寶物皆存而附我。冦所不及。火所不焚。

水所不漂、時所不敗、吾之東之西、不離即夷地、必得其尊、而足保我、或晝或夕、或吉或凶、無不致樂、未見厭也。

大肋斯曰、富于財、多聚阿諛。富于學、多招真友。

弟阿日搦觀美容之童、專力學者。謂之曰。吉哉、旨哉、自此以後、人目不止於汝容之美、將達于汝神之美也。

亞里西弟玻名學之士、漂海而溺、僅脫於浪、就岸入城、即見知于人、而蒙厚款、其友將歸本鄉、問有信

可寄否、答曰。汝至本鄉、當勸諸友、預集其不沈不敗之財。以備外鄉之須。

弟阿曰、搦曰、世人竭力以延斯生、而不求所以能舍生之學、可不哀哉。

東格辣德嘗責其弟子曰、有德有學者、即可以得財、既得、即可以常存、既存、即可以善用、若財則無與于積學脩德、乃人何以迷于本末之先後邪。

亞里斯多曰、實學于人、正如太陽于宇內、宇內無用則諸景無繇著、人內無學、則其才雖不足顯。

賢士忽值一童問之曰、人欲市物供生、由何而得乎、童者指曰、某市無所不備、賢者復問曰、人欲脩學善行、由何而得乎、童子對曰、是非我所知也、賢曰、汝知賤物養身之處、而不知美學養神之處、不亦大可耻哉、汝能從我、不日將知之矣、童遂拜而侍之、未幾果成大器、

或曰、鏡雖潔、外無光、必不足照物、人雖雯、不加學、必不足應事、

西里第玻曰、人而無德無學者、非人也、木偶也、

賢者或見一臣甚愚時獲異寵于王即譏之曰王且寵汝可以加財加尊而不能加智是汝之愚無異于前所興者前隱而今大顯著矣

或問于安弟斯德名士國變之妖孽何答曰無智愚無德或之分

加多曰榮奇諸學正如露潤諸花凡圖學學于國者即舉有學者而榮尊之其殆庶幾乎

又云凡簡學士者是惟屏學于國阻幼于學也

或曰富而愚者大不如其所有之財物何也財物有

偪而人咸欲獲之。惟愚者無偪。而人未有與之立者也。

德默古王、服叛城、軍衆强入奪掠其間、有名學之士、王所久聞、即宣而問曰、子之家資存邪、抑被軍掠邪、賢者對曰、若我眞資全存。即軍衆之强。勢不能損。王喜而倍敬之、

色搦加曰、世人所寶財物藏之必壞。施之。即消。惟心所積之學施。之倍長。不消藏之。自存不壞。

都畧曰、日在頂上星光潛隱實學在心物慾不萌。

又曰、重病者移于華屋、樓于寶榻、終不足療其疾、至愚者予之以金玉、錫之以祿位、終不能掩其愚。

又曰、胃病凡所食雖美、祇以滋其病。心愚凡所事必敗、而加其愚。

布路大歌曰、人以身病、即愛靜邀醫、甘藥、人以心病而反喜譁、却醫廢藥、哀哉、殆哉。

又曰、牛馬等獸雖蠢、大有益于人、獨愚者非特無益于世、尚有損于己、夫人之靈、不若獸之蠢、亦何益于生乎。

海舟載之以珍玉。非得智公掌其舵未免溺于波中。人或大富至尊。非得實學指引。何能免世中之險隘耶。

安弟曰、富者可貧、尊者可降、强者可弱、而智者不可愚、何也、彼物皆從外生故屬外患而易敗。若智與德從內發故遭外患而不損。

亞德納古時名城、曾立石像以旌大學之賢者後不知何故毀其像以示厥賢者聞之笑曰、石像則可毀其所以立像之德與學必不可毀也。

或問于亞日西老開士曰、吾幼先習何藝方可達耶、答曰、習于不知朽之學。

是士見一友急于積財而緩于正學、重責之曰、殆哉、愚哉、積多兵戈而不習于善用之法、希有不傷其身者矣。

或曰、瞽矇雖扶之以杖、未有不貿貿躓也、愚而無學者、無步不蹶、無處不顛。

都畧曰、珍玉飾之以金、愈彰其彩、置之于泥、亦不失其貴、實學在于達士、愈顯在于窮夫、亦未見其所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色搨加曰、巧工非特于金珠貝玉、善施其工、即遇料亦足顯其巧矣、大學不論在富在貧或居他方或居本鄉或于病時或于安寧無所不著其美無時不致其益、

又曰、日被雲掩猶射其力。達于山陵土石而育萬物。實學雖鬱于苦楚。雖隱于貧乏。猶發其力以鼓激達近未嘗屈也。

布路大歌曰、美香藏于藍縷衣中。亦達其氣而揆悅人鼻。若鮮盛之衣忽染惡臭。則人必掩鼻而莫之近

也。德學隱係窮夫。無不露其光而悅人心。其愚無學者雖富且尊皆避而莫之顧矣。

色揚加曰、欲定人之真富。惟計其所自得自有。勿計其所僧得而當償者。欲定人之實智與否。惟視其所積學。勿視其所僧得外物之美而不可久留者。

彼里你阿曰、凡物易生者易敗。難生者亦難敗。易敗者世財世貴。難敗者實德實學。何也。彼易來此難入。故也。

又曰、日愈高其影愈短。日愈昃其影愈長。人學彌峻。

其心彌謙人學彌淺其心彌傲

又曰極美之花萬蜂就之取其飴而花猶不壞美學之士衆友聚之取其益而學終不損矣

德末氏曰學之根苦學之果甘人但當討其果之永甘勿憚其根之暫苦

弟玻篤攻理學不暇脩田或責之曰汝田荒廢非汝罪邪答曰吾田非荒吾學不殖

或視一幼甚愚無學而急于治容則嘆曰塚哉塚哉

外潔內穢外芳內臭塚哉塚哉

大勊斯曰世中無眞福則已。使有福。惟以身抱精力以神懷實學者得之。

東格辣德曰、筵中伯餚。未經烹飪。不堪下筯。宇內萬美。非經德學之烹飪。亦竟索然無味矣。

又曰、愚者之異于智者。惟以其所未知爲知。因以無功爲功。智者以所得知爲無知。因以實功爲無功焉。

又聞一弟子息于學而立本身之石像。則責之曰、汝急急于立本身之像。而不急以改石性之頑。如之何哉。

德未氏曰、財物正如銅錢。其值甚微。其用甚狹。若德

與學正如金銀其位貴其用最廣

亞里西曰愚者猶不若夫丐者丐者莫不知其所無莫不求其所須而愚者不然不知其所無因不求其所須

一愚者坐石座賢者諷之曰石上石

或問于賢者有學者與無學者何擇答曰正如名麗之區于荊棘之場

又曰欲知愚與智者何擇俱置之夷地可矣意云智者以所懷學即通于人而得其敬并得須以資生若

愚者無由可通能不患于苦乏乎

一富者欲延名士訓其子問束脩當幾何士曰五伯金富者駭噫曰以是重金可售善僕士答曰然然是將得二僕矣蓋以子無師是亦一僕也故諷之

或問于安弟斯得聞賢曰每見有學之士必趨富貴之門而富貴者罕見入學之門何也答曰士或有所乏乃知其所必須因以求諸富者若富者不知其所乏又何知求賢士以自濟哉

或問于他賢者曰子游格致之學久矣何法答曰

曩者吾目矇瞽。今者開通。或問于弟阿日搦曰、凡土所產最無益者何、答曰、蠶人。

又曰、實學于幼者約之。于老者樂之。于貧者富之。于富者文之。學之益可勝言乎。

或問于亞里斯多、有學者何以異于無學者、答曰、如生與死。

又自問曰、實學何益于人、曰、安守其分。取舍甚明。不待法度之禁止、自適其宜。

德阿法曰、有學者隨處可以爲鄉。可以結友。可以安。足。愚者反是。無鄉無友無寧。

先士之壽與學俱長、就本之時猶自恨其學之未成也、

基里曰、實學乃藥舍也。構治萬病之料。皆在于此。

默多曰萬物以金可致。惟學以勤可積。

斯弟里玻曰、石粗且硬。治之猶可成美像。愚人可訓以至成器者幾希乎。

玻里多曰、愚人之多年不如智者之一旦。其益人樂

已也多矣。

德爾斯多名士、居世一伯七歲、時刻攻學、不倦、至終時、謂左右、曰、吾方實嗜向日所習之學。旋當斷業而別去。哀哉。哀哉。

歷山大王以富統屬千國、以尊超絕萬衆、而止以受亞里斯多名師之學爲榮、嘗謂冠衆以財以尊非足貴也。冠之以智以學。是則足貴矣。

豐所智王、忽視一臣富而愚、即笑曰、是非金絨之羊乎。羊絨雖富。而性實至愚。

是王每以書籍爲議士、蓋曰、人之議或有所不及知。即知或有所不敢呈。獨吾書籍無所不知。亦無所不敢呈。豈非議士之最忠者邪。

又謂大臣曰、吾國不尒知之也、吾學不太吾知之也、斯國斯學二者不可兼存、寧至失國。斷不肯失學也。

是王於文於武有名、有功臣問曰、陛下所立功名歸之文邪、歸之武邪、答曰、夫武之矣用非文籍何由而知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儒里亞諾爲士最好學、一日獨居齋室讀書識者忽人而譏之曰、子居先者之中何益耶、答曰吾斯所交之士友、雖身朽其名猶存、其功猶在、正如生矣、若汝之輩雖身猶存而名與功無跡正如死矣。

某先習于文、後習于武、王聚文武議政、某至未決其當坐文士列邪、抑武士列邪、竟向武士同坐、王責之曰、謬也、謬也、一旦之間吾能將一千士使其成武、而千旦之間未能使一士成文。

格良得最貧、亦最好學、乃晝行役、汲水灌園、夜勤于

學、或詢其陋、答曰、以是卑陋之工。幸沽美學之貴。幼者多年游學、終歸鄉室、嚴親問曰、久學之益何在、幼對曰、在矣在矣。親嗔擊之、幼謹服策、告之曰、無辜。耳。仁親之策而不怨多年之學即此是矣。

意所氏曰、蜂游百花而釀其飴。敏士讀百千書籍而成其學。

得未氏古爲文學名師、友者問之、何繇致是學之大積邪、答曰、油多於酒其意示以夜勤學不寐。晝戒酒不恣。學未有不成。

別問大王年已老、每宣名師以問其所未聞之理學或諫以爲簡卑王躬王答曰、理學有益於身無損。有樂於心無厭智者已試則信。愚者未試故難信。又何是怪乎。

弟阿保爲王甚好學問、卒見棄于民而流他界、識者逢之、問曰、子向好學茲乃何益、答曰、使我往日無學至此患必無以處之而安寧矣、

西日蒙多古王、凡聞有德有學者雖貧且卑必舉而重用之、或以爲諫、王答曰、凡有德有學者不言而自

揚自獻於我我能不迎且用之邪

弟阿日搦或值一名博士論學甚密而行不顧其言者諷之曰琴瑟乎琴瑟乎何音美悅人耳竟不能自聽而自益也

或又曰有學而無行者猶書籍也內含諸德之玄論而卒不行不動也又譬之鐘鼓召人入堂聽講而身卒未嘗入也

格肋氏曰好學而不好行者以左手毀其右手所造之功

東巒古哲者、造百餘歲、死時、忽聞其侄誦詩、即傾耳伏聽。又令復誦。左右奇而問故、答曰、遇其所宜學而學。至沒不倦。非美乎哉。

則諾。幼時、向學、即問於神、何繇可成學乎、神曰、至樂。死者之色。殆庶幾矣。幼者自審神言之玄。薄食簡寐。未幾形瘁色枯。與死者無異。自是其學絕衆。其名垂世矣。

弟阿日搦初始游學、謁拜名師、師卻不容、幼再三哀乞、師厭、即以所携杖將擊逐之、幼者挺身迎杖。因告

曰、夫子惟有設教、弟子沒齒不敢失也、師奇而受之、
卒成大器、
豐所智王、徧覔益書、而以重值沽之、或異問故、答曰、
舍書也、乃國家之至寶、勤讀之、則脩齊治之資、無不
備也。
或拜質師而問之、必須何物、方可入門、而受業、答曰、
三。新而已。新心。新紙。新筆。或註其意曰、凡欲游吾門
受吾業者、必須潔心、勤力、含記而已。心不潔、學之種
無所容而生。心潔而力不勤、則學不進。力勤而無含

記則學隨得隨失未可成就未可久存

彼玩曰不知而以爲知是爲不知之甚及諸學之礙也

又曰習以嬌嬈者未見成學蓋學必有剛果氣也

意所氏曰善師者非以尺量學者之才也或用繕而簡攝之不使奔馳或用策而追逐之不使懶惰

古賢門下有二徒一雲而怠一蠢而敏師兼責之曰汝能而不肯汝肯而不能如之何哉若授所長而受所短庶彼此有成

歷山王幼時專侍亞里斯多名師勤習格致之學從來致敬贈賂極厚或問曰陛下以斐禮伯王爲父以亞里斯多爲師俱有恩孰爲重乎王曰父生我師乃使我善生生辭獸舍生絕人乃恩孰重邪

搦樂古王久習天文自爲已得忽聞異日將遭大變而失國柄即自慰而誦古詩曰有學者隨處將獲其養

彼阿智王嘗曰實學入于窮室可抵白金入于富室可抵黃金入于王室可抵珍玉

比大峩曰、趨市者有二品、一以交易、一以觀閱、一指塵
揺不停。一優游不厭、行世者亦有二種、或生平苦于
塗炭不識世中之景、或專於上下之觀察恒承實樂。
不溺本世之陋業。

弟阿日搦曰、人之或聯或聾不足謂病。而猶可憐。若
愚而無學者、正謂之聯聾而不足憐矣。

是士或逢一幼年嬉戲閒游、勸令攻學以免辱身而
失心、幼者對曰、甚愚無才何以克學、士曰、然則何必
至而行人間乎。

是士席中談大學、席徹則對主人曰、汝則惠我以味。我亦酬汝以學。汝且勿望我謝汝之席。我尚望汝謝我之學。

又曰、外患內慾皆能撓本心之寧靜、若外患邇以志之確。內慾檢以學之實。則心無不寧靜矣。

又曰、有學者非特善其道、亦足善一世譬之有力者非惟禦一身之侮。凡一鄉一邑皆藉之以安。

格辣得古世名士也、販而浮海、舟沉僅以身免、鄰國王邀而師之、竟立大名、每自慶曰、吾生平貨易之。

總不如此行之利之多也是貨非敗斯學弗成

或問于是士曰學乃何時爲獘緊答曰愚者居得爲之時

或問亞里西第曰子攻學久矣乃取何益答曰是學使我可以接衆而無所愧也

又曰惟言而欲得其時非學之深積者未之能也

又有大王問是士曰爾輩浚齒一於鄉學於他鄉竟何擇焉士對曰他鄉無國法未能服治而約以禮也若吾鄉雖無國灋亦足自約而服治焉

或譏博學之士曰、汝等恒踵富尊之門何也、答曰、醫者不入强壯之門、惟庇羸之子、是顧、又何足怪乎、

或罪質士于公堂、一友代爲辯論以雪其寃、仍問之曰、子向勤習理學乃惟此患、夫亦何益之有哉、答曰、使我向未習學爾之論將何所據以雪我罪而取信哉、

或又諷之曰、子旣有大學之積何必求于人以代辯論而伸曲直邪、答曰、汝欲宴客必須庖人治餚味何不自治之乎、

德抹納氏曰、愚者猶魚然納諸罟無言而斃若智者非止有言又知何時當言以脫時難也。

鮭樂曰、人皆欲得善僕而多不欲得其所以主僕之善學也。夫善僕多金可以市之。若身既無學雖欲求售誰復肯納之哉。

斐里伯智王其學不深政事未免或謬一日勸其子曰、汝非早致力以攻實學日來未免蹈我轍、由我前車之覆以作後轍之鑒可也。

古答學士啞而言不明或訕之曰、屢年學而猶不知

言乎答曰吾惟學行未嘗學言

歷山王親謁弟阿日搦名士士甚自得無求無望于人乃簡王雋不起不言左右大臣不悅怒詈之王責臣曰且勿怒是得實學者也使我非爲歷山王必欲爲弟阿日搦也士聞對曰使我非爲弟阿日搦必欲爲弟阿日搦而不欲爲歷山王

色搦加曰學者之病有二其所不及爲之惡他人爲之即咎之賤之而不復思其日後或將爲之也一也其所不及爲之善他人爲之即妬之病之而不復思

其後將被人以姬報也。二也。

責諸或聞門中一弟恃其學而自以爲大郎責之曰、

善非從大而立也。惟大乃從善而立也。

二士有學、一富一貧、貧者問于富者曰、汝何至獲斯多而富。富者問于貧者曰、汝何至獲斯寡而貧。意曰、汝由學而安貧。我亦由學而能處富。

或譏弟阿日搦曰、汝學而猶未至成哲乃擅哲之名何也、答曰、吾既未能得其躰。欲隨其影。

愚者或問于學者爾游學何意、答曰、一則以絶超汝。

一則以減愚蠢之數。

色搨加曰、人心或病而專實學則無不愈也、若不愈必驗其學之不實。

古或無實學而服學者之衣冠有質者逢之、即問曰、汝爲誰、執何業、答曰、噫、爾無目而不視斯衣斯冠乎。質者曰、然、吾所視者乃學之虛影耳。未視學之實躰也。

東格辣德曰、書籍之過多乃學者之大患也、蓋人命天短書多。曷能熟讀。況無益者多於有益者。安得益

力以遍覽邪。

是士抱弘學未敢著刻、識者問故、答曰恐紙貴。意欲暗諷俗淺者之多著刻也。

或失向所讀習書籍因訴于賢士之前賢者聞而誚之曰、托書之學非學也。嗤曰書落學落是也。凡學各之於心是將永不落矣。

色搦加曰、多書之學亦如一書之學爲精。蓋多書正如多田。農力愈散其田愈荒。

又曰、書籍如殽饌也。寡且善者易化而有益。繁且惡

者難消而有損。

布路大各曰、人或以齋室鮮明圖籍充滿爲美、而槩不繇閱研窮者不異于農夫拘千金易械器。竟藏之而不知用矣。

亞悟斯丁聖人、曰讀書而止重其文不復究其理、是如行路者遇盛服者。卽禮之。不復思其何如人也。愚哉、愚哉、

或問于名聖曰、子之學洪矣而無書可習、奈何答曰宇內萬物、吾觀察其妙之本然、而推究其所以然、未

有不長斯學者尚須他書哉。

亞得納府古爲諸學之市、其中天下之書籍備焉、鄰王征而强服之、將焚諸書而絕其學、大臣進諫曰、斯民備斯書者必其好也、使之攻學必不生亂而叛命矣、王唯唯終不敢焚、仍令從其學、

或問于比大戢棘曰、人無不讚美實學、至攻實學者則甚鮮、何也。答曰、言即易、行即難。

彼亞氏見人霸于俗務而懵于實學者則笑之曰、是正如伏翼暗于日明、于夜不亦可笑哉。

或問于亞里斯多大學之益何驗答曰無所懼蓋人之懼由于不知其事之勢與物之所以然學而知之則懼何自而起詩云智者至宇宙之壞猶無所懼此之謂也

色搦加曰學者自信其知之始即不知之始也

又曰愚者無不自恃其足惟智者歉然不自知其所已知

羊所王大智其國甚富所積珍寶無筭臣或問曰大王之富有時窮乎答曰使有大智大學之市吾必

貿之文稀有不窮者哉。

加多曰、吾所嘗悔者三、惟虛延一日。無所得新學者爲大。

又曰、愚狂者多益于智士。而智者不足益于愚狂者何。智者一觀愚狂之謬則自反以爲戒。若愚者雖觀諸智之美。猶不能自醒以益身。

彼里你阿曰、茨棘本無益。接以佳果之枝。卽無不實而美焉。人心本愚。加以實學其所益又何可勝言矣。

或曰、物之數與理甚長。人之才與命甚短。其所得知

者寡。所闕者衆。惟藉勤學。庶幾少補其短。而畧窺其長。

巴西畧聖人曰、德而無學。正如果而無葉。難成且存。

布路大格曰、器空其內。一氣而已。掛之以淀。而氣出馬。心空未學。其氣亦盈。實之以學。傲氣遂散。

彼里你阿曰、人彌進於學。彌明其愚。因彌懇進。

又曰、市藥者非治病也。惟植貨也。學或以獵名。或以聚利。則非學也。惟居貨也。

布路大各曰、航海者非至登岸不徹帆也。攻學者非

[illegible]也。

又曰、實學正如海水。而上鹹鹵近底甘飴。

或曰、旨酒以法服之大足補益。縱欲之即至損傷。博學善用之足以輔世。不善用亦足生亂。

彼里你阿曰、法式諸爲樹毒蛇。不就其影。德學之爲物。邪慝不近于其旁。

又曰、實學之勞。雖減身力。而加心智。雖減爾所以等獸之力。而加爾所以等神之靈。

又曰、石內藏火。非擊以鐵。不發也。物內含理。最深最

與非破之以辯不可見也。
極西有人諸毒不能害且能以口液消諸種毒實學
者非惟克去己私又能攻治他人之惡
又曰學正如山遠望之不知其巍峩也不知其茂秀
也登而游然後其高美可得而知也
色搦加曰行日下者未免承日色居香室者未免霑
香氣游實學者雖不期得無不受其潤也
抹樂爲樹花實後花正學者先行後言先己後人
又曰實學者正如天焉恒運不止地下之根不能柰

亂其序。

布路大各曰、饑渴者雖有重務、乃必先求飽。然後從事。攻學者每爲俗務所間。何邪。

色擱加曰、穀之種雖微、得其地則甚繁矣。實學雖約且簡。惟得其人。則收益不可測也。

又曰、智師於愚者正如醫於病狂者。不以其詈且怨。而棄絕之。必憐而治之也。

又曰、七政旋轉雖逆、宗動天而宗動天不因其逆而不運帶之、智師遇學者之逆性流蕩不因失其道。而

不指引之。

又曰、矮老置之高山亦爲矮矣、巨人置之深谷亦爲巨矣、愚者非之峻位。不能改其愚。其愚更顯矣。智者抑之卑位。不能損其智。其智反愈露矣。

樂多西土爲禁。凡獸食其葉。便染毒氣而死。惟人中他毒者食其葉便愈。世之患難。愚者遭之。則爲毒鴆。智者遇之。則爲藥石。

布路大各曰、禾之穗未實時必直而向天。既實即垂而向地也。始學者虛而未實。故氣傲而仰。既實必心。

謙而俯。

安弟斯得爲師甚嚴或以罪之答曰重病者非順口之藥可瘳怠學者非悅耳之言可策。

或邀賢師訓其子禮畢問之汝將何以訓吾子耶答曰約要必使其自好善而惡惡也、

束格辣德古爲義禮之名師拜其門而獻厚贄者日衆厄斯基攝爲士甚寒無儀可執乃告賢師曰吾無以爲敬惟父母所予之軀獻台前任吾師役之不恕也師聞其言大悅慰之曰汝所獻者非薄儀也何大

謙乎。吾使汝歸時、百倍加榮、加益於來時可乎。

亞日西老與歷山俱爲名王、俱甚好學、枕下常有先賢之詩、晚將寢必讀之、朝將起必讀之、不敢曠一旦一夕而不讀也、

儒畧爲西總王、嗜學無日不讀、書或爲政所奪、夜郎補之、恐不堪睡、手握銅毬、置盆于下、睡則毬落盆響、自醒矣。

古欲揚博學者以爲無書不讀、賢者聞之、笑曰、非多食者健、于寡食者、夫讀非貴多、且博貴精且熟也。

士古勸篤肋其王廣備善書而恒讀之、曰、善書明教而不媚。直諫而不怒。常侍而不倦。豈非益乎。王悅大具齋室、徧求天下之書籍充之、廣邀天下之高賢館之、使其或譯或註所不明者、因立不朽之名、

色搦加曰、外游者既無定居。甚難成業。泛讀者既無定書。最難成學。

布路大各曰、井源溷濁。雖用潔瓶。其所汲水。必溷濁也。業師邪惡。雖致清心。而其所受業多穢惡也。

又曰、物力有數。人才有限。凡責學者以其所不能。是

猶欲萬物之力兼含于一物萬衆之才備具于一人可邪

色搦加曰善農者先識其地之勢而後播種之善誨者先探學者之才而後訓治之

辣責得府有學有規凡受師材必不敢怨訴于其親倘有訴者親輙復重材故鮮有弗成者也

得阿多名師嘗曰吾授學者以右手學者之受多以左手何與意曰學善又以善意施之爲美不善者或以邪意受之或以邪術用之而致其新則非師之咎

也。

泰纘賢臣以不順其王之非義、致縶紲、繹乃恒讀書、且著述不輟以慰其無聊、王聞即禁諸書、賢者得命、泰然、遂塞窻戶、扃閉室、或問其故、答曰、吾貨盡去則閉肆可也。意以書爲玩、以讀爲禁、書去則日色亦不欲覩矣、生亦不欲存矣

弟阿你王雖惡而無學、然供給學士甚多、或問其故、答曰、吾身本無可以結民心、使忠而服我者、乃以所供攻學之士圖結而服之也。

亞里西爾有大學而窮之、適入近國、謁所識王、王問其來何爲、對曰、欲共所以長而借所以短、王悅而從之、

安弟斯得曰、人未有不欲知者也、但能出其知之值者鮮矣、古詩云、人愛金甚于愛智、此之謂也、是士設帳拜其門受其業者寡、或問故、我以金、條拒之、矣、意曰、凡欲拜吾門受吾業者、來條、多所不捨、故來學者鮮矣、

或曰、人所以酬師者不可不厚、何也、其能明者獲師、

之密秘甚多。其頑愚者費師之煩勞甚重。德牧聞士忽值童子負薪一束以貿諸市者視其束整而有規因奇其才曰爾才當不止乎此特未得其業因携手入室引之以學竟成器立大名

黑斯弟爲士勸學不倦嘗述其業曰日出日入未見吾暇

黑南詩士曰爾日所學雖微日久必成大積

或問于色搦加曰智者有時可不學邪答曰凡始不學即始愚矣學之日即生之日一日不學則一日死

矣。

又問曰、智者生時旣不聞學、乃何學爲要、答曰、善生。而已。蓋以此智者超于愚者也。

或問于畧弟曰、幼者宜學何業、答曰、于生平有益者、是也、

或曰、聰明者幸加實學、必致大益、無得其學、則致大留、

陡多落古師設學、或以學者不善病其師、答曰、地殊硏者治之雖勤播之雖美、必失農望。乃于農師乎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尤。管人或不潔、及學非勤、質者、厄此德、篤觀之、歎曰、齊。香美液注于穢器。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幷鐫訂閱姓氏於後

會中同學　艾儒畧
費奇規　費樂德
費樂德　陽瑪諾

值會　准

崇禎伍年夏至譯完
立秋刻完

32

逑友篇

二卷

〔意〕衛匡國述

提要

《逑友篇》二卷，意大利衛匡國述。清順治十八年（1661）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8。

本書為倫理類著作，主要內容是交友。全書分上、下兩卷。其中，上卷又分十一部分，關注結交對象，圍繞結交真正朋友這一主題，依次闡述了得真友之難、真偽友之別、真友不相懼、當擇何友、不善友之害、善友之益、真愛之能力、真交之本、真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自不善外真友無不當行、解友不可憑之疑等，強調真友能勉勵人親近善德，有益於己。下卷共九部分，前面八部分圍繞交友原則，尤其是欲交友者方面的注意事項，依次闡釋了友之善惡易染、交友不可有怒惟宜和柔、交不可生憎不可妒競、交友毋謗、交友毋自譽、兩舌者不可為友、交友為饋非交友也、善用其饋之宜等，末尾另有《邏瑪總王與其友書》一篇，為西方文藝復興時代借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之名所作的有關友誼的一封書信。該信強調皇帝與收信人卑剌滿的友誼不因皇位而有所消減，闡述了真友正在於以誠相待，互相扶持勉勵，不受外界因素影響。據書前祝石《敘》可知，該書緣於順治四年（1647）衛匡國與祝石談及利瑪竇《交友論》而以為該書未備，遂陳說西方有關友誼言語，祝石筆錄之。書前衛匡國《逑友篇小引》也提到利瑪竇《交友論》『未盡

友義之深之博』，因而作成此書。故本書可視為接續利瑪竇《交友論》一書的友誼論著作。書中闡述交友，引用包括西塞羅《交友論》內容等在內的眾多西方聖賢言論故事，且尤以異教名賢為多。

本書開本 25.6 釐米 ×16.1 釐米，版框高 20.2 釐米，寬 14.7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正文無界欄。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書前內封背面題『耶穌會衛匡國濟泰述，同會賈宜睦、洪度貞訂，值會劉迪我准』。之後有張安茂《述友篇序》、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松江徐爾覺《述友篇序》、衛匡國《述友篇小引》、蘭谿祝石《敘》各一篇。之後為《述友篇目錄》兩頁。正文上卷、下卷單獨計頁，各十六頁。《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即據此本影印，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又據影印本標點。又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兩部。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64.13 者與此本版本相同；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70.3 者開本略小，其版式、內容則相同，惟缺內封頁一頁，蘭谿祝石《敘》在衛匡國《述友篇小引》前。梵蒂岡圖書館藏《曆法格物窮理書目》著錄有《述友篇》一卷，《杭州書板目錄》著錄有《述友篇》。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述友篇》一部，與本書版本相同。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部，亦與此本版本相同。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本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之紅格寫本。（毛瑞方）

述友篇

8

63 8

22i. Volum:
Tom: 8. De Amicitia, p
P. Martinum Martinium.

Rau. Gen. Or.
III. 223
no. 8

述友篇

一本三部

耶穌會衛匡國濟泰述

賈宜睦

洪度貞

同會——訂

值會劉廸我——准

述友篇序

夫五倫之四皆本乎天獨朋友則本乎人本乎天者以學問終之本乎人者以學問始之然則不學可以論友而閱友亟所以明學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毛詩嚶鳴之喻亦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則所以周金乎君臣父子与夫婦昆弟之

道者惟友也得友而四倫以正失友
而四倫以乖故五倫之有友猶星辰
之有經緯素質之有綵繪名由之
成事由之立所係不綦重哉慨自毓
服誼衰釁寡藏戈矛于晏咲

序

深嶮嶮壑于行藏勢在則趨若附羶
利聚則躭如饑納及乎憂難在前
死喪觸目求所爲脫驂解綆者無
有也求所爲守疾赴喪者無有也
甚而臨淵下石乃把臂聽袂之人

市虎成疑亟三物屢盟之輩嗟乎
此豈友之為害若是實乃誤于友
者之自害也夫士有共死生同利
害之交而後可以行我之忠孝節義
有盡忠告相砥礪之交而後可以成

我之美德令名如其泛泛相遇面
友非心則寧有裂裳裹足側身塵
外為未嫁之女為不售之玉退而
掩戶讀書濯磨我心如明鏡無塵
姍姍立辨吵庶幾其一遇可乎濟

秦衛先生爲秦西大儒越十萬里
來賓所至車騎歡迎非有感慨于
世而所著述友一編則曲立善文
之方克盡物情之變其言足以垂
訓善俗爲世楷模自王侯士庶當

無不備之爲箴銘吾所謂以學問
始之者亦惟此書作白圭之復絶
韋不倦已受而讀之敬爲之序

西湖旅客張安茂拜撰

張安茂

述友篇序

松江徐爾覺順之甫撰

今夫上主之理不過欲人相勗爲善其責莫近於朋友故友居五倫之一後世存置勿論自廣絶交出遂視友如寇讐是五倫失其一也然黨錮興而爭殺門戸起而敗亾則友之爲害也實甚凡此皆失其遂友之道故流患遺毒至是濟泰衛先生九萬航洋來茲中土甚樂與賢人君子爲友故必須同志者相爲感應相爲氣求庶幾可以廣其益一

其理也交道曷可不講乎雖中國名賢上士博物洽聞握瑜懷瑾者不乏其人倘或巧媚者多精實者寡其道在於擇交不在於泛交爲作述友篇中間條分縷析反覆辯難皆中國古來聖賢未嘗闡發者天下學人果能共勤遵率身體而力行之君父賴而天下治臣子賴而身家寧有益無損何必廣絕交哉宣尼贊晏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敬與述相爲協輔其中微情奥義非淺鮮也何者敬爲述後之事功力皆在於先未得友則宜述既得

友則宜敬敬者敬眞友敬善友敬益友非敬僞友敬惡友敬損友之謂也辨別甚難可槩爲敬哉今人尚勢利夸憎競酬饋飲飾虛譽非此則交誼日淺然諾日欺則述之之道不可泄泄言也先生則不然先生大德大智從顯析微心靜如鏡情平如衡靜則妍蚩悉見平則取擇靡私以愛人如己之念述友則蘭室長馨鮑肆日化讀是編者皆移其夙志永合不忤忠者述忠信者述信相愛不懼順理述義毋謗毋妒不怒不疑比屋皆然盡人皆是

俗成美俗里成仁里前所云君父賴之而天下治臣子賴之而身家寧者先生造福於世不小矣何有黨錮門戶之患哉世上多義友　天子得良臣豈無裨於平天下之道乎又豈無裨於　上主勗善之理乎今先生逝矣是編其萬古不朽與洪師見示余爲作序

順治十八年辛丑季夏十日盥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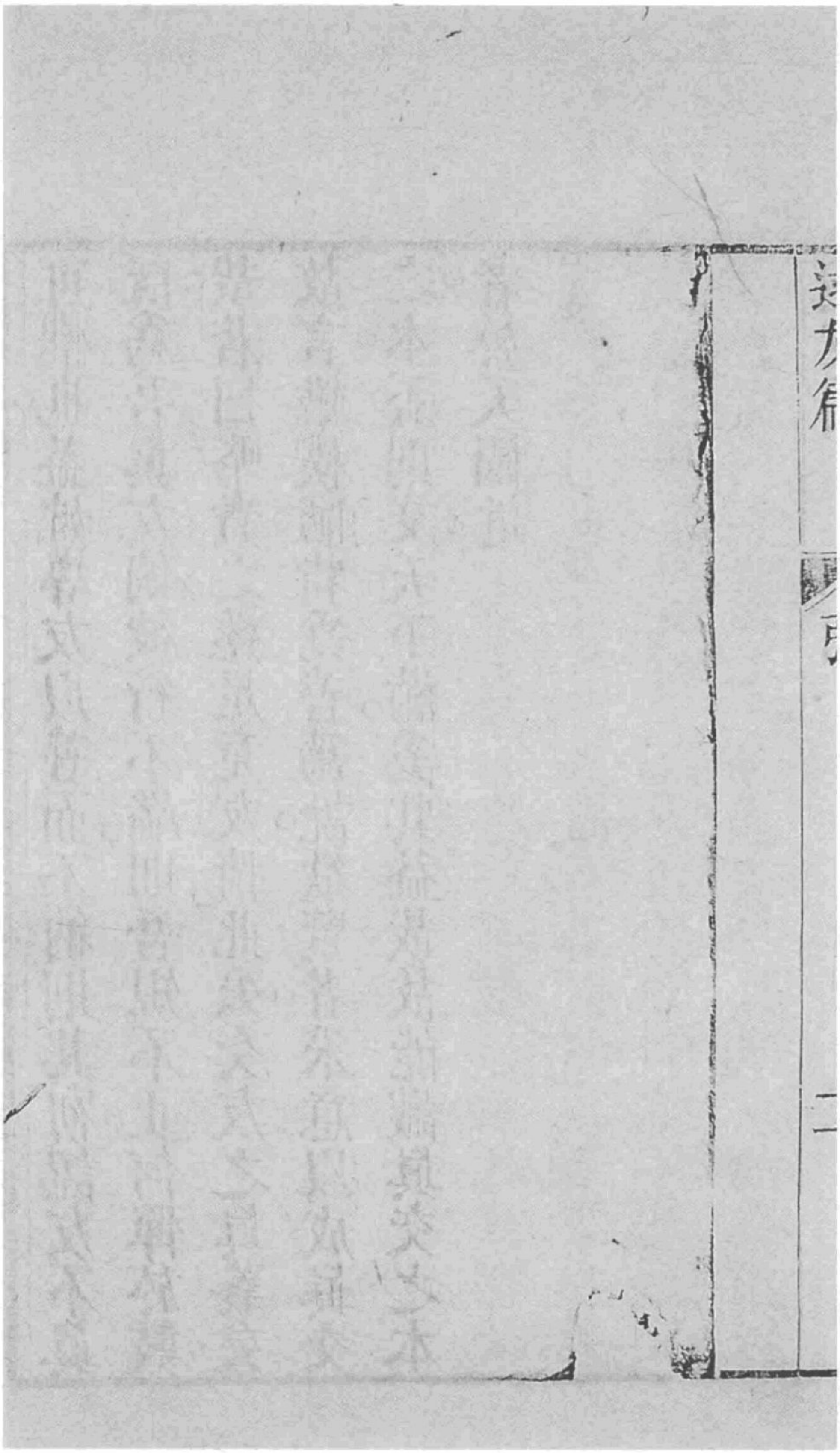
逑友篇小引

泰西耶穌會士衛匡國濟泰氏述

昔西泰利先生緝交友論弟與建安王言少時所聞未盡友義之深之博也是篇之述予雖盡力竭知敢自謂於友義足盡哉緣旅人自西海觀光上國他無所望惟朝夕虔祝願入友籍者咸認一至尊眞主爲我輩大父母翼翼昭事爲他日究竟安止之地此九萬里東來本意也今既得上國諸君子

緒交旅人所願勿爲假友共作眞朋故始終述述友之道雖遠離故土之友此情自不能忘因始陳實友之所以然眞交之本後指與朋友聯聚之美事但乍習華言語難達意惟願讀者取其意略其詞縱詞不文而所命之意必不爲不善故切懇各賢取其義爲將仆之援舛錯之正不事虛言爲勸惟期共學謀友之忠寔以成美俗俾凡友者就其所善遊其所不善相勸相勵脫疵覓益則耿耿鄙衷庶得慊也或曰與朋友數恐或斯疏不知此不

可懼也。葢婉導友以善而不納。則其初認友不眞既爲吾眞友。倘彼行不端。則吾規不止。何憚於數哉。若曰將責之。遂足竟友情。此失交友之眞義矣。故言雖樸陋。特覓善篇說。欲覽者。采意以成眞交之本。否則交天下滿。奚其益哉。故能識眞交之本者。於天國近。



敘

蘭谿祝石子堅氏識

丁亥五月。衞濟泰先生過玲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數百言或數十言間撫手吁曰。玆理惜無言字莫形。復沉思久久。顧石曰且爾因復授。訖日計五矣。自先生言出而益知友之不可少也。不可少之故爲益己之身神。夫泛泛以述。損者覺益。復著損者等何等何損益昭而述之之道。人樂遵且知人世事勢所極情因

以必有析以理所不可不然不得不然不可不然者宜也宜者上主所定之公性也不得不然者愛也愛者上主所賦之仁性也宜也愛也故人樂遵也先生偉儀修體而神明慈燁望之猶天神所謂至人也願讀是篇者惟求理之非是勿以傲睨橫衷理是則益身神益者何修德明修德自能事上帝

述友篇目錄

上卷

得眞友之難
眞僞友之別
眞友不相懼
當擇何友
不善友之害
善友之益
眞愛之能力

交友篇　目

眞交之本
眞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
自不善外眞友無不當行
解友不可憑之疑

下卷

友之善惡易染
交友不可有怒惟宜和柔
交不可生憎不可妒競
交友毋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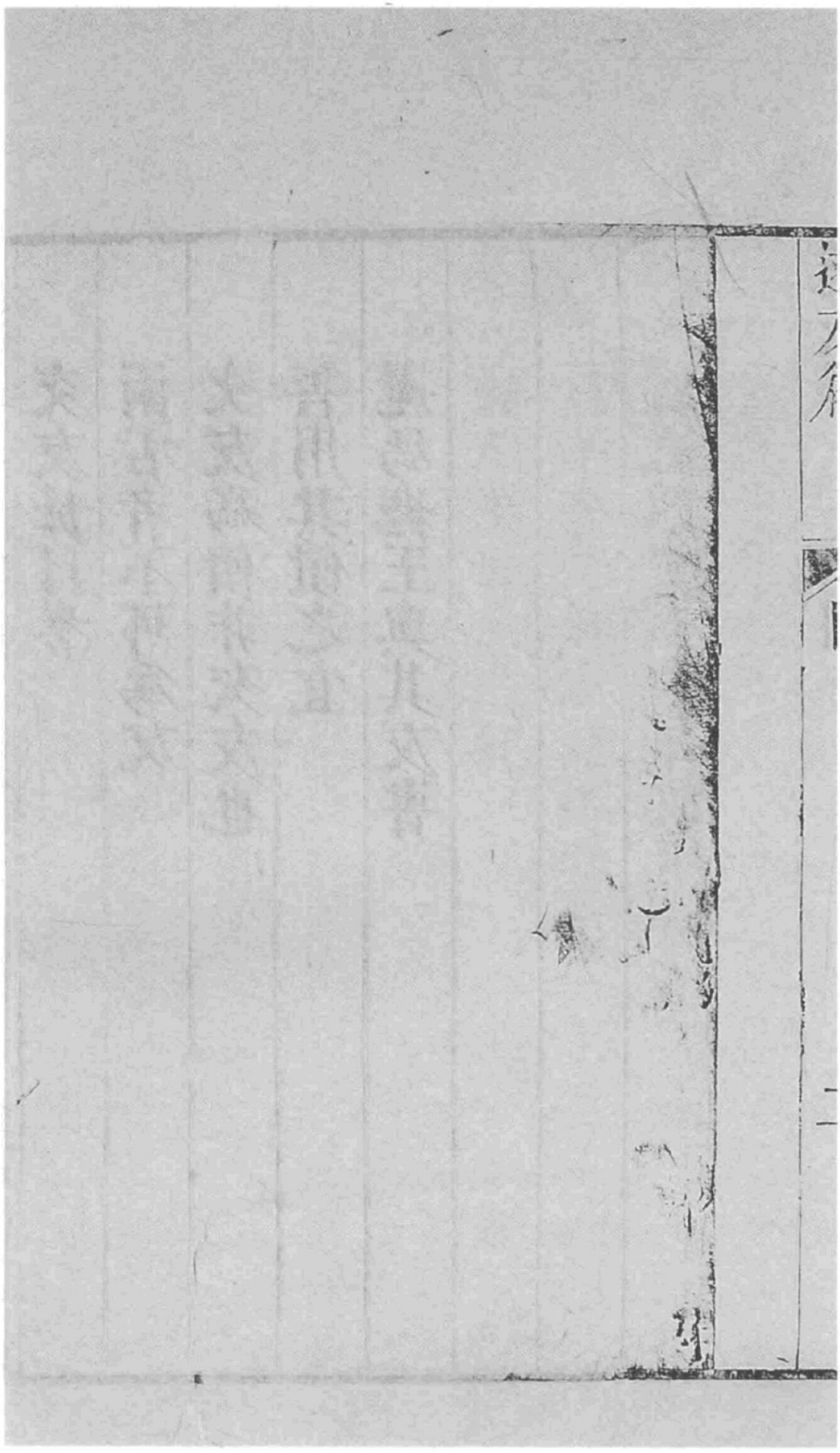
交友毋自譽

兩舌者不可爲友

交友爲饋非交友也

吾用其饋之宜

邏瑪總王與其友書



12

述友篇 上卷

泰西耶穌會士衛匡國濟泰氏述

得眞友之難

友者愛之海。最難遊也。浪恬波平。舟怡然入淺洋。倏狂風決起。洪濤涌浩。多覆溺憂。海性無恒。航海者故兢兢戒謹也。渡愛海者亦然。必揆厥心之淺試形貌之善惡。世有親愛現外。憎惡內伏。腹口爲岐者。若變出正善。憂時解禍。福則加謹弘乎益哉。苟生乎假險。則大矣夫害來顯。伏能防也。蓋知

彼不端之心明敵以避厥惡至僞交巧令著友善名實揜仇意深計以求阱人觸發即直吐腹腸之毒矣況成德君子懷量洪廣與交此流更甚危殆益其行率易無曲直性不起纖疑以己謂友亦當若是不度有僞友行詐遂不以欺退欺因逾受僞者之害也且其無所屈撓動必合義不信於他人所自莫有之欺不知自所不設之陷阱以待不虞之詐而其險益甚焉

度略曰諂諛交友之疲也諂諛墮眞德益交之首務敦以誠一若一人無一

心則眞德滅矣諂諛雖一人其心則甚多焉雜其言雜其色雜其意隨人隨時罔不阿狥豈不驗一人之多心哉度略之言以諂諛者幻張虛情與眞友不相凝正相敵夫交以合爲本者也諛人是面非心從知爲我則是自己之交愛己利己而已加爲曰讐之用心其益我猶愈於諂媚者彼讐雖惡其讐必以眞寔之語責之我可因益加謹若媚友絕無寔情施其友故知寧有讐毋交媚蓋媚友挾大害顧我不能脫之者不見故也嗚呼此世眞

交罕諂士多擇友可不慎歟

眞僞友之別

辨別友之眞僞不易哉兩者咸禮貌敬順柔和親愛言詞皆彷彿也然眞友柔中有剛東寔確然僞友之親呵諛耳故聽友言必察行設爾於患難時窺之本懷自露譬猶暴浪舟師巧拙於此徵焉或曰待楫傾颿摧後知舟師之巧拙曷不先事識之交友者何作既往之試曰諺云比隣之苦難增吾之明智爾冀交一士視彼夙昔與人惟謀利值患

害不共救援不力此即浮友交不可定也於此亦足試友之眞僞焉佯爲已臨險狀名聲家産性命且致危殆或躬告之或俾我所厚者告之觀其所以應我彼焉廋哉　昔一幼子於老父前自矜有福於得友其父知已子年少交友之變未經語之曰子交友固多然眞友不易得子試佯謂汝友曰適與人鬬恚甚以刃劓劓爾幸勸我瘞其尸庶得脫厄子如命往友辭不敢且急遣曰毋冀吾分汝之巨罪於是幼子始識其友而悔曩者擇之謬也

父復語之曰吾年八十餘矣所交亦多至今惟得其爲眞友之半盍亦試之如前子如命往父友曰汝罪雖大悞耳勿憂今與汝往密瘞彼尸幼子聞言跽伏地明告父友以父計并告己友之相負更訂后交焉故諺云常值無禍何以識友　色聶加曰卜友者望扶掖焉遇微險即棄謂之暫友夫勢利相與名曰買愛爲但用恩之量以圖愛恩送彼多則愛亦多故友者察其所愛所愛在財勢終屬僞交　亞利曰相友以利者無利即無友利友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亾因愛不相屬惟愛己而已盍愛人爲己益得其益則不愛也　度略曰貪者交友之毒害莫大焉彼之愛友如牧畜人育之者爲利而已矣惟以佯愛鈞其欲得耳望友以饋復度饋大小而高下厥愛饋之所去即遠離矣盍以恩爲界也恩無則友亦無矣　西王有亞爾豐肅者涉海之西齊里亞越海時羣鳥隨之飛王散食水上鳥競啄之飽遂颺王顧侍臣曰爾輩亦猶是爾願既恰即置我國事不顧矣占賢曰眞認友之時俱無也

眞友不相懼

交友之先。既加察。交友之後。不當懼。懼愛不相合。未有愛友而復懼之者。懼者吾之決。彼即愛我。亦不彼信。不信則疑。小疑大逆。必至之理也。　慶略曰。友之堅固。惟信而已矣。無信則交不永也。友不信。初因懼。蓋懼之人則愛不得耳。若友知我懼彼。彼亦不能愛。緣愛之中。不能有懼。人心中密事。必無有懼者也。懼則不可倚。吾財貨。托吾生命。尚可與竭中心之藏哉。　勒略云。交有二本一毋偽。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毋疑僞出於懼而疑懼之侶也若我知彼懼我則疑彼矣因爲懼我愛我不能相連因爲懼我則不信我懼去信也　西諺云事暴主與事仁主異事暴主者因懼之故假愛之形事仁主者因信之所以止用眞眞則愛信者開心之祕又開懼之鑰因爲信其信也

當擇何友

度略曰擇友必愼將欲愛之不遽愛之以無愛之因故可愛之因善德而已矣德之善意雖不可見

實能引人以俾承遠慕也惟善是與斯著實愛按度略所言謂定交者當愼擇既與爲友不可復離也寡德者無恒志無篤心匪堅友矣　巴辣多曰惟善者可友善者不善者於善者不能交且亦於不善者不能交葢善惡不同心不合意善惡之自心尙不能一兩人殊情豈能成交道哉故善人協和乃稱交不善者雖羣處非交也犬豕聚耳　沙路斯帝曰善中有友惡中有叛葢愛緣理惡逆理故叛也況不善者亦憎不善自所造之不善於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心猶且惡之恐人亦慮己欺而不信之也而可稱莫逆乎　慶略曰惟有德者就論交時己固存而不替益德爲交道之當然一常不變恒堅篤也西則祿曰風俗不同則意有不同不同之意壞友也友爲天地之上至愛之和不同風俗和不成故善惡不能相友　閔者非靜人也閔者乃安心之仇猶陰雨中不能望晴也故不可與友

不善友之害

善與惡交難免惡人德昏蔽弱於善強於惡故

善者學不善易於不善者學善也惡莠自茂無勞耕耨微鴆多藥莫解滴漏久且洞石友惡入心甘引同凶故煤肆染舍皆不處黑汚白也乃曰之爲黑也甚易矣　聖保祿曰義不義不同分暗明不同和倘偶友不善則善危矣因不善殞於善耳

色聶加曰疫毒流行雖避有染蓋病之時與無疾人往來即是無疾人病之時定交者可不戒　聖詩云與聖同居且亦聖與善同事寧不善同於天主所喜者天主亦喜之　西諺云有百羊爲羣一

羊瘡百羊傳其疾雖百善羊不能愈一羊之疾而反受其疾也故百善友不足易一惡友而一不善友大足誤百善友嗚呼害友之具莫大於汚俗敗德之事莫甚於惡習愼哉

善友之益

西誌云眞友不易覯瑩瑩如玉也罕物斯貴之矣太西諸籍莫不讚譽良友至謂不能名第稱爲世福之極人樂之至兩眞友相得無微慍有永甘故眞友者衆疾衆痛之減劑也禍之祉憂之喜溺之

乾也。亦爲友。非亦也。是二生之屬也。永生於眞友之心。而永不忘之矣。是故愛亦名生。吾生吾愛焉。然則永愛可以名永生矣。況眞愛無限。無量不能咸也。眞愛者。神靈之大德。神靈悠遠不散。眞德與俱。故良友雖至亦後。亦愛之焉。緣長在愛者之心也。是之謂德愛。罕睹。有愛我者。有友我者。愛我者。好我之身。友我者。好我之心。故友者。德之助。非身之助。第完曰。人得多友。猶得多目。多耳。多手。多足。多口。多心也。目所不睹。我友睹之。耳所不聽

我友聽之手所不勝我友勝之足所不逮我友逮之口所不達我友達之心所不悉我友悉之故天主多賜良友於爾如賜多耳目手足口心於爾也

朋略曰貧賤相得獲志則棄舊者情乎是非善友也善友者改福易位不改我交葢眞友改福不改友否則不爲人友而爲福友故易交者不可謂久友止可謂時之友耳　又曰勗爾修德德者眞交之本天下無友者樂無也眞樂不出心之勉強人之感觸故兩心相分不能有樂設疑設懼則樂

無也所以萬樂俱在愛之上也眞友不能得以兵不能得以財集之以愛聯之以德國恃力變多貪利敗不旋踵愛者國之凝邦之固也人主有軍士城池之衛兵民之心不屬愛焉不能泰然戰爭之具可以守己亦可以殘己眞愛既至不甲堅不城固矣

眞愛之能力

愛之能力甚巨心性偉烈不辭鴆毒不避兵刃以救其所親愛蓋視友之命如己且尊於己故寧輕

己之生而冀久生厥友　昔有兩忠友一曰阿肋德一曰比辣得俱至他國阿肋不問禁犯其律有司擬殺之比辣見事迫欲代死往見有司曰我實獲罪阿肋無罪我當死阿肋亦欲己死而生其友自誓以認己罪兩人爭死有司知其情不勝驚異遂兩釋之反爲延譽故曰眞愛友者友或履險不捐我之祿位性命以拯存其友即不樂也如名將之甚愛君者奮身冒刃至死不變彼之甘死爲愛君故夫勇士亦有死而不厭者顧死中猶惜其生

若愛女其君此謂大愛之勇西王剛比斯虜其隣王曰沙滿并子女臣庶剛比斯使沙滿之子之女與賤隸賤婢同繫而汲水臣民之被徙者見君子君女之若此也莫不流涕而沙滿不動也乃復取一人繫之沙滿哭慟剛比斯曰汝於子女恝然臣是溢乎曰此非吾臣也乃友也吾於子女哭不足盡我痛於吾友也以一哭始發吾情矣昔一臣弑君簒位盡滅君之族惟餘皇長女將執之一宮人深愛其主救之以計乃佯冒名服其服而自呈

於賊皇女知宮人之忠恨無以答其情思維已死以生之乃出見於讐嗚呼寧死己而生友豈不爲大愛之驗哉　露際落捕露篤暗多尼阿三人相友甚善也忽捕露篤與暗多尼阿相讐露際落解之勿聽己而暗多尼阿與捕露篤戰捕露篤敗暗多尼阿之士追之露際落值於途即曰吾捕露篤也士遂執以獻暗多尼阿曰此非吾讐吾友耳士以失讐懼甚暗多尼阿曰毋畏我命爾得我侂爾今乃得我友爾功更多於得我侂矣　愛既全得

於心無事復強也善奪愛者之心而獻之於己所愛焉故眞愛無懼不顧事勢難易莫不奮身以就所愛而拯其急也

眞交之本 眞交之第一端

聖伯爾納曰眞交無利心惟求互愛互愛之外無冀纖毫也但愛愛己之友猶私也等愛祿位也眞交者惟愛友之愛而已惟特愛所與友更欲交我者覓多友而申吾愛故愛友如愛己信友如信己

亞利曰友者即一身之內一活一魂也　眞愛

22

不望友之物但望愛愛惟愛愛之者若因富貴乃爲利愛非爲心愛愛者是愛之利所以利爲一己之愛而不爲兩人相愛也　兩友互愛無分數之別無彼此之殊見我如見友見友亦如見我以己度友以友度己同無同異無異是故一之病二之痛一之囏二之苦一之憂二之慍矣一笑即二笑一哭即二哭焉辱者榮者在一而兩得之也故曰眞友之物無不共　西賢亞尼多欲飲其友亞際比以他故未至亞尼多與別賓會食席半亞際比至

即大拾亞尼多之物以歸衆賓怒亞尼多曰吾財即彼財也雖盡取無恨彼僅拾半不大廉乎瑣加德嘗晏客妻曰毋太儉曰彼善人且喜我之眞苟不善人亦毋容費我以奉之耳　色搦加曰眞友共物譬一胞之子共父母之物焉又如一子不能指曰此父生也此母生也又如兩子厥父母亦不獲分之曰若爲父之子若爲母之子也故友無私悅無私慼以公滅己兩意相得兩體若一矣友心如我心愛我物如友物豈不一心二身也哉

眞友之寔猶二身相離一心同在爾室我爲第二爲我室爾爲第二我爾爲我之事如我在彼我爲爾之事如爾爲已緣二身同一愛也

眞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眞交之第二端

我不可求友以非義友亦不當順我以非義也交有疆域惟德惟義求非義者越其界矣坐視友不善已爲不愛友若反引之於惡可乎人固未有冀友之損害者而損害寔甚順非故也天下之大害莫大心惡動靜云爲之僻戾昏德性之美亂情理

之中而順非之士皆以致之則爲我大仇矣恨仇之害傷身損友之害敗德　爾睹友面垢必曰盍拭冠不正必曰盍整奈何知友不善而不言故爲友文過名曰交賊忠告者導其友以仁義俾得淨心之樂愧怍之消憂患之遠福幸莫偉焉　聖經曰人行不善或不自覺我責之則彼覺既覺則不復爲是我絕彼之不善也　西賢曰爾既爲我友而不責我過是即爾之大過也吾當責爾矣　西王斐理伯執叛臣數十人讞畢將刑一人大呼曰

我先王之臣吾王始終之友也王曰爾非吾友曷言吾友曰欲言之則請密言王與偕之隱所問焉曰臣適見王衣不飭坐不端皆由德不固王曰吾以茲知向者爾責我以不善而我不汝從遂致汝於叛若眞吾友也竟釋之後斐理伯亦爲令主焉

蜂之爲物有刺有蜜人不惡其刺而愛其蜜故無謂友之責我不善爲投我以刺當謂其欲玉我於善爲遺我以蜜也　肋略曰交友之首不在不求友以不善在不許不善於吾友中求之也友之不

善我無可委忍友之惡者視爲彼惡不知己任之爲吾惡損友并損我矣

自不善外眞友無不當行眞交之第三端

友戒順非者恐損善德也若合義之事雖喪我之祿位生命亦當爲友竭力焉　昔有虐王氏阿尼詔繫一臣名大漫將殺之大漫之友比帝亞謀救大漫自質於王求暫釋友數日得處置家事王許之曰限至不至代死因錮之大漫急返家竣事而至大漫之來也甚速乃限時已盡王命殺比帝亞

將刑大漫至大呼曰我至我至王駭異輟怒并釋大漫且求與二人交爲三密友焉足見友之眞愛其大能如此葢暴主極不愛德而獨愛友故改其怒爲愛改其刑法爲恩改其苦爲尊敬　或曰先友後己今時落落何也曰由不識眞友味之甘是爲難耳彼以救友爲樂者其樂友之安甚於樂己之安也以己之苦易友之樂顧嘗同樂而忘己之苦焉眞友當厄困時愈堅摯其情爲友而死且甚幸其死此無他眞愛眞仁知己死而友可獲安即

死中亦樂眞友之樂也惟謂失此良友則福中有禍矣然得忠友者不可圖之爲免禍地苟懷此想是免禍反得大禍也西方有能救其友者爲其友死者皆尊之譽之顧死友欣然往而生友則甚痛喪良朋以爲己大禍焉故曰爲吾友竭力者雖喪祿位生命不辭也

解友不可憑之疑

智士之言曰人懼爲佛所知必不敢行不善於友亦爾今日所交宜思後或變爲佛矣世物皆屬壞

世事皆無定所見所習往往屢遷故昔賢之警交者曰高山堅石亦致毀敗人心豈能恒定爾當思今所交翌日或失之則可恥之事毋曰吾友足信姑安行焉或以此言太甚然不可不察人至不敢量其友者初失擇取故也輕合者媒輕散浮交易違也故易散之友小人羣耳眞友不但不棄生友即死友亦時居心目焉苟愛可變惡其爲友特愛之影寔愛相與惟恃厥德憑善而往曷畏我朋故在友之前與在仇之前等　友善友者不當慮友

之可變仇也益德爲交之美所以然德彌久彌引人情矣何慮哉何變哉是以德交者泰然中懷燭於我友無少懼無少疑也若可疑可懼特非道相狎者耳西比阿曰賊交之論莫大乎目今所友愛詰日或可惡之也夫思友可爲仇心必生畏生疑多疑則泯忠滅信喪我心泰勿獲安良友之深味矣色聶加曰預得良友泰然置吾心於彼後或有甚密計可盡泄我中藏則樂莫大焉夫我所自知猶自懼之良友知我其懼也反甚於我懼我

矣。故善友釋心之愁。論定我之疑。其情引我以歡也。又曰。得一友而不信之。如己大謬矣。此輩不知眞友之力。渾然嘉美。靡事不可與議。顧無所苟且。多方計量。在未定交先。及既交也。則視若一身。既定既信。則言之於友。猶言之於己焉。己不能爲己之仇。故人莫慮自傳其密而害己者。亦不當慮友傳吾密也。慕德而與行善爲孚。故德交之士。雖有甚祕。悉皆合義。不必掩藏於良友。信生信。愛生愛。欲友吾愛。以我愛將之。欲友吾信。以我信將

之引愛之饋是以禮致禮兩愛互生如火生火或曰今俗善變爲惡者多豈不啓信友之懼曰此無眞交之所以然也當其納交原非慕德安免疑畏向善而交後雖易爲不善顧方交時變態之思不宜預作葢交善友惟行善德無虞於敗類矣

泰西耶穌會士衛匡國濟泰氏述

友之善惡易染

德交之實眞友之美前已略言之茲則論處庸友并善羣集之方也人生天地不能無儕非善人則惡輩故人游世如蜂游卉留其刺之惡取其甘露以成上德之蜜也人處大善大惡之間常所熏習久則爲定模蓋默浸其益與害也故交友初難悟其損益驟至大善大惡積累而漸明焉昔一

西士曰吾往惟勉己進德今隨所欲莫非至理導習熟必大生力焉與善友俱必成醇美如卉木遍水兼多受太陽其潤與色自必得矣既得善友自修更不可懈我不克終難去舊即新嗚呼去善易哉窒惡難哉今世有多引多助惜惟識不善之徑也故稗茂沃田若嘉穀非植之力耨之勞豈有成也人心之田罪愆自生以蔓德美況翼無良　友有四一曰性友同氏族也一曰習友同居處也一曰近友同鄉邑也一曰天友爲吾神靈之交焉

手探松瀝其瀝必沾也　久在烈火側鐵亦化吾德雖堅必融於惡人之火矣　人終日履危險必有顛跲與惡人終日處能無危乎　寧使不善者惡我毋使彼友我　有人設燕待爾無曰今日是何飲食惟曰今日是何人飲食　遠離匪友入德之始也罪醜無誘無偕無贊譽則亦易滅惡友知吾惡反餙之獎成之其我不善之餌也　人心如海無風而濤不怒人雖無良惡友實爲之風鼓其恚動其悵扇其殘感其矜引其慾萬罪起如洪沸

本性之善澌敗盡矣故佞者汚言逸者盤樂酗者彝醇而善意昏幻妄者終日匪德語而謔浪爲事皆害友也人既交匪朋亦不可遽絶之恐發其嗔或成大釁智者相時審勢漸遠漸離斯善矣

交者不可有怒惟宜和柔

交宜禁怒多動忿懥必致相憎相戕之禍焉故躁急者不但不可交善友并不可與庸人羣也是惟曠野獨居無儕可耳怒者無理之心溷大敗眞和如狂風蕩物莫不擾矣聖經曰勿友易怒人如同

惡猘恐習其性情傷汝心之德美也故擇交者必避躁友一爲引牽且肖其態夫怒時所行息時必悔然已蒦罪於上主已布害於人雖悔何益　人問霸辣篤曰何以知人之賢否曰譽不可驕毀不可怒霸辣篤一日怒其僕曰汝幸值我怒故釋汝若值我不怒時必刑汝矣　水滑待清後汲焉怒者心之滑也必待其靜而後行事焉　置舟於涯美惡不見蕩於暴風之中斯知之矣故投以甚怒不激斯成君子　舟師涉海必握其舵理者心舵

也常握之何懼吹於怒風　西方一郡凡殘疾者入城必致一錢一跛者將入城門者索其錢怒不予門者復視其兩臂則疥盈焉乃索其錢二更怒不予門者益視其目則有流液索其錢三更怒不予展察其體方有大毒將潰遂索其錢四既得始縱之入夫以怒靳一錢卒致四錢怒之敗人類如斯　凡與人處和悅待之愉迎之閭送之或無禮加我亦不見聞嬉笑任之泰然直受不思報也二石擊火生堅柔相推自無傷太西賢者有人以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撥之仆地傷曰曷報曰使驢怒而蹄我我亦怒而蹄驢也哉故聖經曰弱應敝怒堅語發兇或曰不復仇則人鄙其無勇曰此言也謟訕善德之君子不報無道之賢者輕略以德報怨之至人稱譽結仇積禍之小人豈知盛德所涵哉以辱復辱以害答害血氣之勇猛獸之情也君子知寬仇之榮甚於勝仇之榮雖惡不善亦怒其罪而愛其人聖經曰愛愛汝者最易雖惡人亦能之止能是何報於上主乎汝當仁愛仇汝者加惠惡汝者乃爲上

主之子也上主命太陽普照善惡所降雨澤不論有罪無罪同沾潤焉　總王大亞諾凡求覲者俱善待之萃臣咸諫曰吾爲天子不忍不善待下猶吾在下亦欲天子之善待我耳　得勒國與其弟皆爲諸侯國人譽兄不頌弟得勒國之弟曰何以若是曰汝不能忍人惡故衆惡及之　或曰報仇不可然以直報怨足矣何必以德報怨邪曰以直報怨匪罪亦匪功以德報怨甚感天主之心而成大勛也以直報怨不爲彼仇以德報怨不但解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且化爲友俾其改過矣　親佞之愛必反深於親友之愛蓋愛佞爲克己之至不惟不怨其佞且以我之眞愛化佞爲德如火然且化物爲火故報怨之德甚於報德之德也難行其功更豐

交不可生憎不可妒競

畜憎於心則必妒而易生嗔怒焉見友之德業吉祥富貴光榮即大嫉之欲己處其上始忮繼忿終怨密友遂爲死仇矣至骨肉至戚情好本篤忽或嫌忌其怨惡視疎者更甚　物之難成既成必永

久必完寔也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離　交之妒端雖多莫過才能祿位之不齊也即一父之子一且貴賤貧富稍殊遂不念親愛寧降己位黜己祿而不欲吾同氣得之寧與他人毋與兄弟惟以胎之上下爲苦無父母之分別同乳之分別難禁尊貴之分別也　妒者非特榮貴之人即里巷細民下至百工技藝亦然不但明矚其獲福是怒即疑惑焉亦怒　西詩曰他人之田更豐茂於我他人之牛羊更肥毳於予每以空爲實　又曰他人之

肥是妒者之瘠他人之福是妒者之禍他人之悅樂是妒者之憂也　夫妒者恒欲勝人及一不勝爲之大戚心生恨憎已憎之必殘害之或不能害則終身妒恨盈懷焉　兩友生平所行密事必相告語及一居尊一居卑卑者懼尊者知己尊者亦懼卑者知己遂相妒娼矣　世人多恕己少其友也自視己善必遠過友視友之善悉在己下他人大善必細蔑之惟己所爲雖小亦行張大他人有功必謂有缺己雖有缺亦謂完美視舊友之新福

恒冀其無加於舊也。或曰人無才德吉福必不妒之。勤其憐恤。尤在凶禍。然猶有妒之者。謂其生平爲才德吉福之君子也。嗟乎福德既備不遭妒友。可謂福中生福矣。不招友妒有道焉。得尊富自視。如不敢當。毋忘曩昔之舊禮。益恭。情益篤。毋先之以言。曰我知。未有莊敬。損位之尊高也。未有謙沖。減在上者之榮光也。先敬禮人。必發引其敬愛。而大增己之榮光也。光榮如影。常隨避之者。而避圖之者。故我善和友。不但不妒。且譽我也。犬

入牛槽牛將食犬格之牛曰爾不能食我之草何爲禁吾食草妒者不能使福歸己徒忌沮人之福其情亦猶是矣

交友毋諂

聖葆琭曰讒夫者上主所惡怒也又曰讒邪之說壞多堅城敗多世家衰多民之強力覆多勇之邦國

誹謗者渾亂是非顛倒邪正大亂天下也

與人語當權著汝唇先切牘其言而後言焉

人無可譽亦不得毀人或稱彼不善爾當

解所覆懼搖訕者之怒則惟緘默不言訕者當不憾汝詢曰某誠何如爾則惟道其善訕者或又曰彼之不善吾目之何譽也汝則曰偶然之過聖人不免且彼可述者多一失固不足以掩如此多方釋自雖樂誦人者亦且爲爾化矣無德有惡之人不能譽不可毀惟付之不言以我耳引其讒矣故曰喜色誘讒怒顏塞訪羅人不但毋以口行讒亦不當以耳讒也好聽是瑪有兩石像其一甲小常揭人陰過於上往來者

咸擊之耳目鼻口無復全者其一高大安全不損或問曰此何故答曰此著人之過惡故受傷彼靜默故無害

交友毋自譽

與人交者當譽友不當自譽試問所誇揚何物乎或家之富或位之尊此業不久即屬他人謬視爲汝福耳譽馬者不譽馬之鑣鞍韁勒惟譽其調良善走也調良善走馬之本美外飾至槽即去人惟明德爲己本物然亦不應自譽蓋我所謂德人或

視爲過自愛自喜之甚必不能悟己德己過之輕重也故己不能爲己之定必待定於直友西諺云己己之譽必變醜媸宜待人述之頌之而亦當以赧然受之色恁怩光美益盛蓋人所有之德或實德乎或僅德之影乎實德則不待揚述著乎外者本乎內逾欲闇逾欲抑則逾章也如燭然上壓之光益著若僅德之影逾宜讚之茅露其冥虛矣蓋譽己之言必令聽者咨審其寔眞考求其端本終必露其郛廓耳

獅爲百獸王集羣獸問曰獸

中孰爲最美有猴挾其小子獻曰此爲美中之最美適視之乃其後無蔵夫猴以自美呈其醜人以自誇揚其劣

兩舌者不可爲友

心與口不顧必非善友也所藏於心發於口苟或不一決有大逆理者隨其後初或冒爲良朋久且施其籠絡葢誰言自淺精心視之即識其浮其美若幾何之面無厚之極浮於細塵也　俗多瑪西方之名城也有果焉形甚美熟候色更秀剖之則

穰極穢似于黑塵稍模即穰穢飛散也是果也其兩舌之象　獵人逐狼狼急走疲而憩遠見羊過焉欲使近而得之則呼曰予適渴甚取水于我羊曰汝非求水求我耳偽友之言猶狼求水偽友雖卒不能掩其惡然初爲計甚巧謀甚深不易遂識而預避之　欲試不信之友視其所諾必其所不應視其所不諾必其所應愈慷慨自誓愈不足信懼其詭焉　聖經曰兩舌之言似單素而易透雖柔聲怡色葢內藏七慝焉　巧言僞貌者如桂

葉之清秀。揜藏棘刺也。夫空中之鳥。捕者必假其聲音。唱和以誘之。僞友之計亦然。必托爲良善而籠我焉。　浮靡過寔之友。此佻薄也。君子與人。醇樸威嚴。文質得宜。不喜人佞。亦不佞人。彼巧喋喋。特卑下者之態耳。德士首務誠實。視廉恥爲甚重。而以失眞爲大危焉。　或曰。今時欲覓富貴者。惟魯樸質。必不可得。其得此者。必作僞貢諛之人也。故虛誕之詞。古可少耳。曰。今與古。時一也。古之德美。猶今之德美也。尙僞者。雖不事德美。然必好之

也故狙詐之長恒喜下之義諒益許者亦懼人之圖己如己所以圖人也與人同惡不指己之惡而指人之惡然彼我既一像招揭彼即招揭我也

交友爲饋非交友也

交友以饋者非愛洽乃利洽也依西多曰因饋而友無情之結也必不忠於其友使友不常饋之即退離焉愛友之財利福吉者非友其友乃友其物耳秖欲友出所有以利己即竭家貲以贈之彼猶不足也苟或稍餘所有彼亦不爲償願惟願其

所未得而速忘其所已受不睹幾何饋之惟睹幾何受之已受惠輒忘惠纔受饋即遺饋如不肖子承父業於親死哭泣甚哀而內藏得利之喜焉貪友於被惠時僞爲永遠不失記之狀但以手獲饋非以心手接之則輒忘之手無記含爾手滅饋如頤乾泪焉　總王亞歷山常饋其國之賢者賢者問致饋之人曰一國之人甚衆何爲獨饋我曰以汝爲賢者曰既以我爲賢則無以饋視我矣　亞而加默爲大郡之長人饋咸不受或問之曰吾受

饋則不得平行吾理也　非而亞得貧甚外國有贈遺者悉却之或曰爾貧外國之遺奚卻曰彼饋我者將求我以情也不致吾情是吾無情也苟致吾情殆且枉法也故不受也　或問西王以其國之法若何曰若蛛網輕貧者輒係富重者隨棄墮焉

善用其饋之宜

處今之世受饋之士亦不宜忽雖萬不可以饋求利然有非義之禍無妄之災亦可用饋以冀避其

宦而求其管理之扶掖也吾愛吾情不足動人寵爾饋遺或可感發其良盛德之輝當理之事所不能得者饋遺或一門得之惜哉今世不爲依賴德美之時矣雖有功德苟無贈饋不可望彼提携也然交際之初不宜遂厚饋之姑漸遺之而動其記焉

嗚呼今之頹俗有才有德匪財汲引不得滿志苟有貨賂縱無才德何求不成貧才以窮抱德復窘斯長困厄矣故單寒之士不登巨室之堂鮮爾服美爾役豐爾遺何遂爾志陋俗固然善人亦不

得免若外不文不麗才德必祖必饑此非理所設也惡俗然也夫才德本自美麗若加外物反損懿光然今人不貴德才之光反嗜金幣之耀假不用饋求通而使匪流以貨得高位布其施於天下猶大不忍也古之欲善者執贄以圖榮非樂其位謂可以阻不善者之侔進也至若恃財營圖不義干求非理則萬不可耳

邏瑪總王瑪耳谷與其友卑剌滿書

瑪耳谷古大西域大賢也後位總王有一至忠密友曰卑剌滿爲國雜京偶值事急憾恫中致書於瑪耳谷而不明言其致難之故瑪耳谷答書且諫且慰之

朕瑪耳谷邏瑪城後學責略山人邏瑪城中有七山責略其一也祝我甚厚友卑剌滿之眞福願我友勇能力戰勝諸凶禍之遭吉月始接教言俱領悉爾旨雖幽朕亦亮達爾灼知直言惟友之責亦既定交應恒受

友善責朕言雖煩申止欲勵益於患俾造次時泰然無害爾樂朕不畏爾額之蹙允愛爾德之光讀來詞覺爾心有不懌觀朕多言豈不暢曉我心呼若勿聞激若勿痛若不知我勸爾則不智知之不受爾則違道卑刺滿昭知吾與汝相親之至相友之素相愛之堅兩心孚契禍福僉同曷憶羅得祀城之同塾同學同几者乎當時爾願朕行之朕言爾不違爾寔在朕心中朕寔在爾心中二身一心朕亦一爾爾亦一朕任處任時任事罔不一洵無

異詞洵無異情吾友畢刺滿何爲告我多多憂乃不明揚厥故誰將翦爾命正友曷其無益是貧之財是弱之力是疾之劑臨憂大滅乃憂既若茲何不炳示我以煩寃之由或恐慼爾友乎茲慮無煩止友利或可分害必相共朕爲爾故友今爲爾新君君民猶同憂樂朕躬爲衆苦庫可積可儲爾多憂爾訢無幸於得福朕乃以積友禍爲福朕豈不常視爾如己乎爾冀全交誼尚聰聽朕言朕福期爾全享之爾福朕期全任之爾生爲樂朕樂朕生

爲負爾苦哉吾友卑刺滿諒灼知而不疑疑友大逆交道不竭露乃心爲事情多緒鮮測友乃肇疑事情難遂疑厥友且懈夙愛且寒兩友信助事則克成正友之道在或榮或辱僉互胥助爾剖釋乃心憂朕顒冀翌爾爾走之路左右矢不離爾進矢不退爾退矢不進爾息矢不驅奔爾願死朕不欲生擇在爾共亦遂朕攸難爾攸苦惟傷在一心朕惟願爾攸願外爾願朕亦罔願復讀來教知爾多難中親莫爾濟朋莫爾慰嗚呼爾處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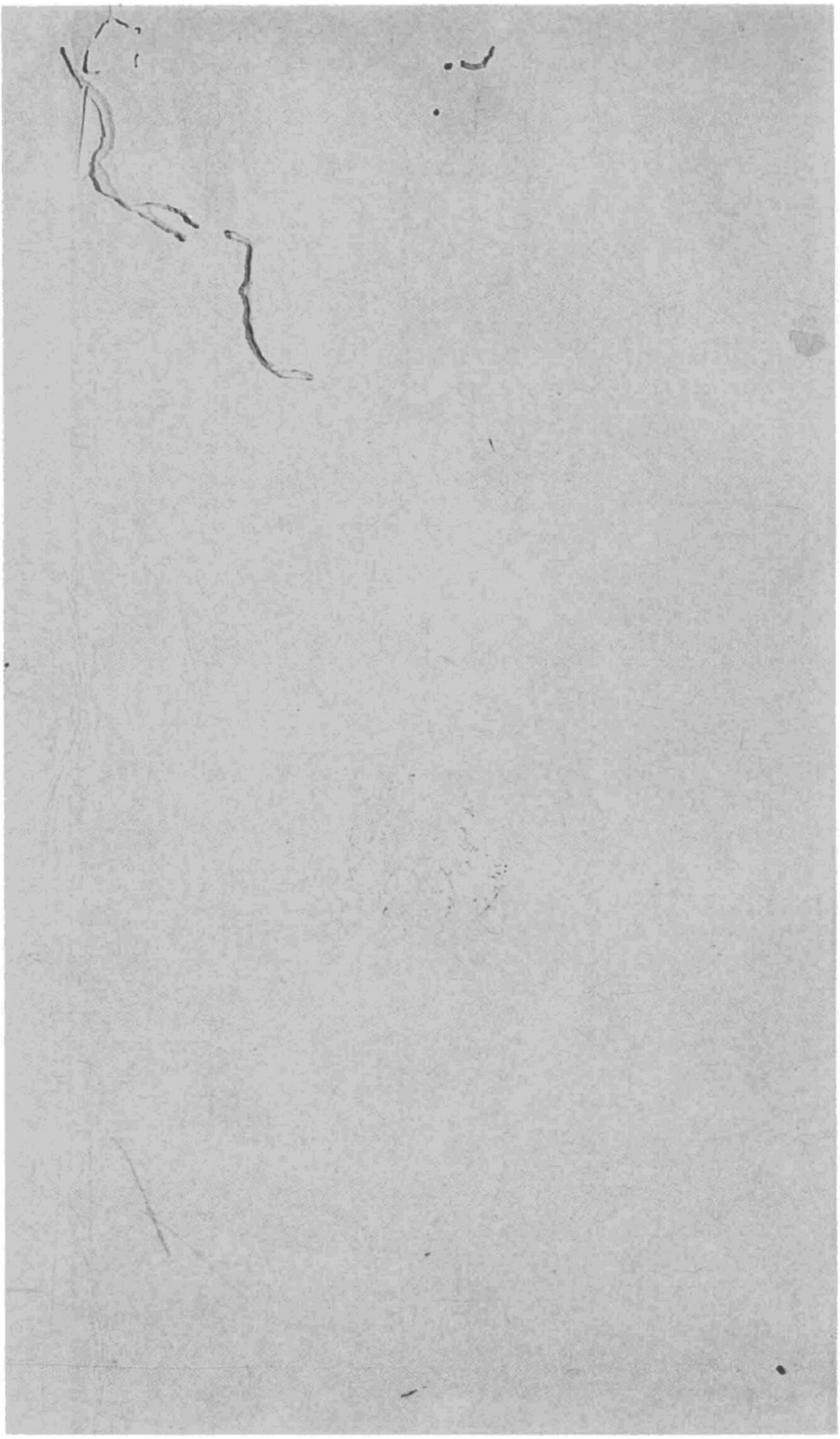
有大戚朕處此惟茲無盡心又知爾親爾友獨知利己罔復顧爾是不可號之親號之友友無善益僅與优罔患害同又知爾親爾友之多諾迄踐時戚喪厥爭爾茲訴彼良然然不足厚怪智手不當行愚舌飲發舌自滑捷手自重遲今世何世罔不忻然遄許罔不憂愁無蹈因是思己攸克爲不必友代爲有賢曰寧盡謀而踐徐有則曰寧無苟諾遄則遠朕則曰信於优且不可棄別於友於友能救能予乃勿救勿予是乃明优若尤克敬厥友茲

不需於言言者人之虛心者人之實友獻實心以交我惟報之虛言正友不若是古賢霸辣篤有言榮際毋失議患際毋失望榮際失議多於悅樂憂苦且尾患際不失望善受今艱堅乃性德增其不能是則窮難內亦被大利不亂所爲厥後必得盛榮介福爾今值艱難重訴多友之貧盟爾以一人議多友當思多友亦或譴爾豈不驗爾訴弱於多友之訴多友訴倘強於爾一人曷準度量之先攸受友厚待爾多恩或勝今之微有爽諾嗚呼吾儕

情罔厚被厥恩日日微之遂漸諼之情一不許言不一踐即訴乃朋讎張其微失吾友卑刺滿行年五十其間幸享諸祿偶今八日離苦攖禍頓忘五十年樂勿達曷甚復念來教知爾友不惟不爾援拯尚媚爾苦中微福故違爾期重抑爾朕雖昔爾苦尚怪責爾人生攸怪責或愚或不習於事爾若不灼茲世人各懷忌嫉爾則誠愚若不灼忌嫉且盈八埏爾則誠不習於事形貌之害各有對待人方游於逸淫於樂習於規避以冀免厥害以食瘵

餒以安勝疲以熱敵寒憂媒樂疾圖醫遏絕生命之害生命反隨遏絕而盡計避妒無他術惟毋棄衍善之意美德之向朕已得一避妒法妒者既苦爾樂爾當樂其所苦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交友論

〔意〕利瑪竇撰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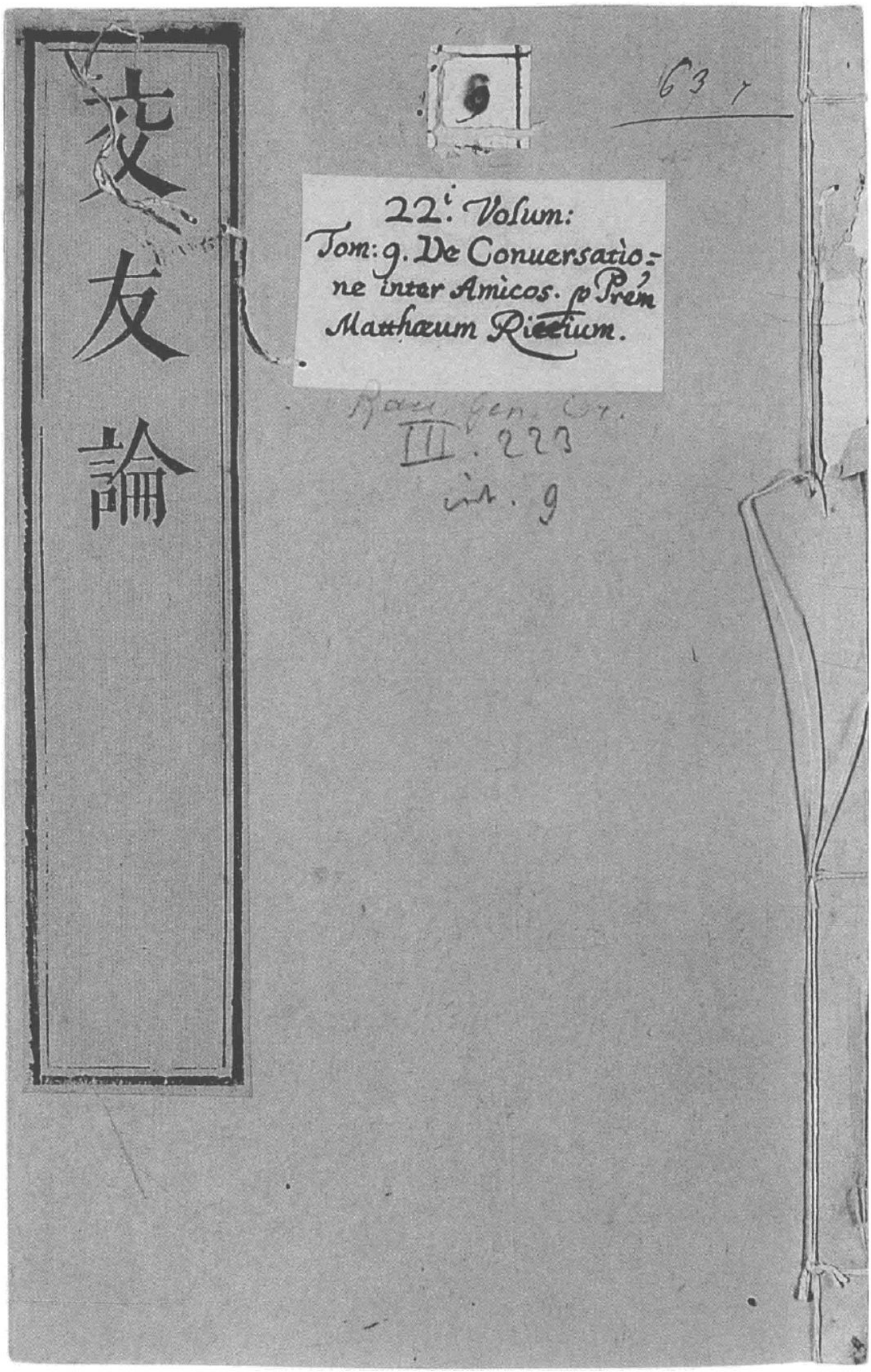
《交友論》，意大利利瑪竇撰。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馮應京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9。

本書為天主教格言類著作。作者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明萬曆十年（1582）奉派來到中國，次年與羅明堅在廣東肇慶建立第一個中國傳教駐地，之後積極傳教，萬曆二十四年（1596）被任命為中國傳教主管，先在韶州（治今廣東韶關）、南昌、南京等地建立傳教駐地，後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京，萬曆三十八年（1610）卒於北京。在中國傳教時，利瑪竇提出了『合儒易佛』的文化適應的傳教路線，為以後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樹立了典範。利氏一生著述豐富，代表作有《交友論》、《天主實義》、《二十五言》、《萬國輿圖》、《西字奇蹟》、《利瑪竇中國劄記》以及與徐光啓合譯的《幾何原本》等。本書為利瑪竇所撰第一本中文著作，其內容主要為關於交友的論述。本書撰述之由，據利瑪竇在書中自言，係其身處南昌時，建安王詢問西方友道之論，故利瑪竇據自己早先記聞，編成本書。本書內容主要採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奧古斯丁等西方哲人有關友誼的論述，又經利瑪竇結合儒家『五倫』相關內容加以修改，故引起了中國士人的廣泛關注。本書於黨社盛行、黨爭激烈的明末出版印行，給以往接受儒家熏染，但較少注意

『五倫』之末『朋友』一倫的士人帶來極大震撼，從而提升了利瑪竇等傳教士的聲望，為其傳教提供了便利。本書除在中國盛行外，還在日本、朝鮮半島傳播，曾被同時代日本人藤原明遠等在著作中提及。在江戶時代本書被列為禁書。

本書開本25.6釐米×16.1釐米，版框高20.9釐米，寬1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明萬曆辛丑年（1601）馮應京《刻交友論序》、明萬曆己亥年（1599）瞿汝夔《大西域利公友論序》。卷末最後一行書『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日』，可見此書撰寫於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全書正文共一百條。除該本外，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兩部，館藏號分別是BORGIA CINESE 324.10和BORGIA CINESE 512.4，與該本同為馮應京刻本。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10者，馮應京序在瞿汝夔序之後；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512.4者，為蒙突奇舊藏。後此書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將此書《天學初函》本存目。《中國古籍總目》也收錄該書《天學初函》本。另外，該書又有以《友論》為名者，與本書內容基本相同，收入明代陳繼儒《寶顏堂秘笈》、馮可賓《廣百川學海》、陶珽《說郛續》，及清代管庭芬《一瓻筆存》等，《中國古籍總目》亦有收錄。梵蒂岡圖書館藏《曆法格物窮理書目》和《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均著錄有《交友論》。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兩部，其中一部為福建欽一堂刻本，另一部無刊刻信息。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無刊刻信息。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本有徐家匯藏書樓舊藏，共

五部，其中兩部為《天學初函》本，另有刻本、抄本、紅格寫本各一。（毛瑞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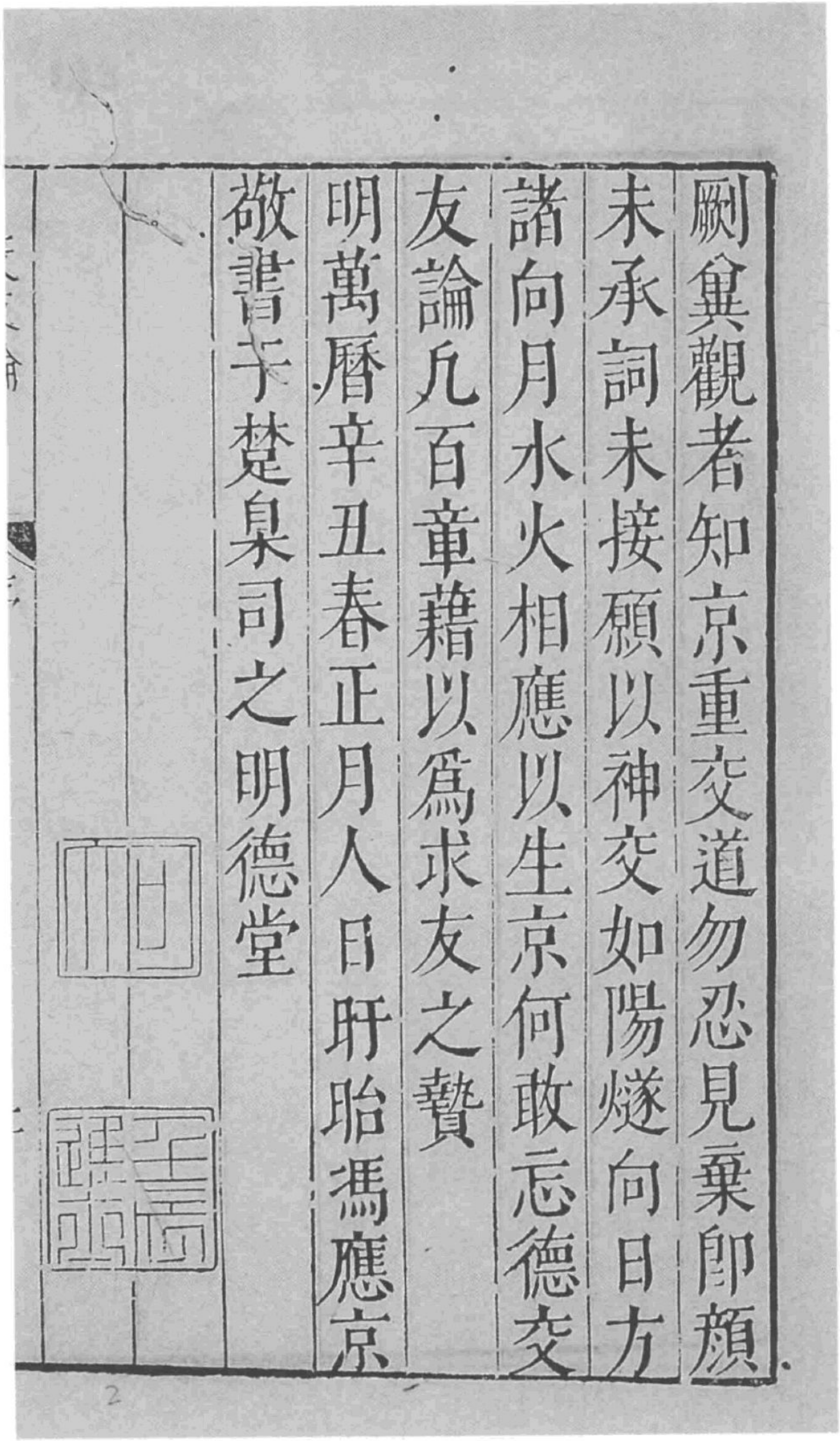

交友論
22i Volum:
Tom: 9. De Conuersatio-
ne inter Amicos. p Prem
Matthæum Riccium.
III. 223
int. 9

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汎汎然相讙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

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鳥有友聲人有友生鳥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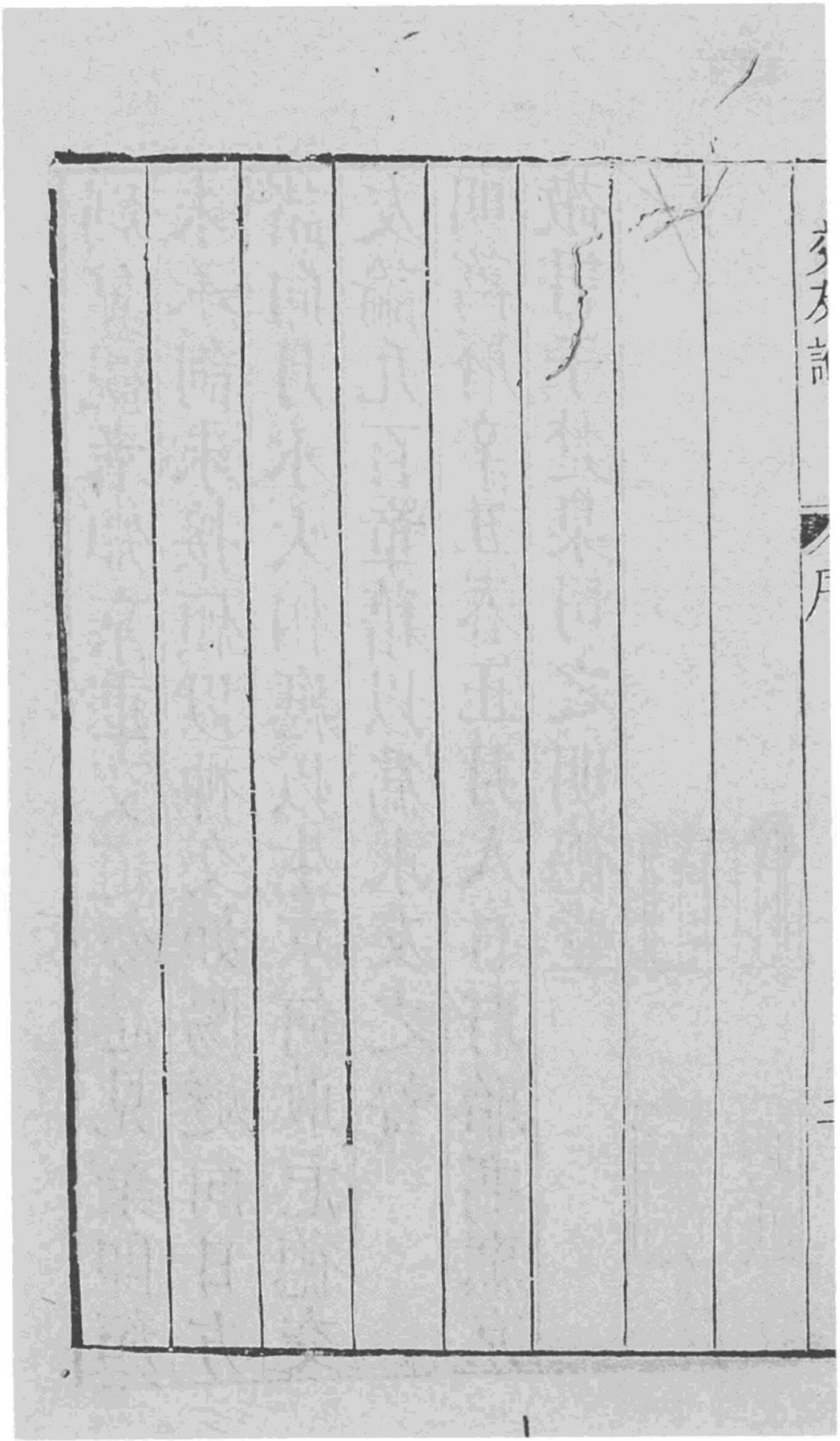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剛毅觀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即顏
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
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

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之贄

明萬曆辛丑春正月人日盱眙馮應京
敬書于楚臬司之明德堂



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愼重譯來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于是以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漠磧唐聘海邦雖亦殊域竝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而論著罔列洪惟我

大明中天冠絕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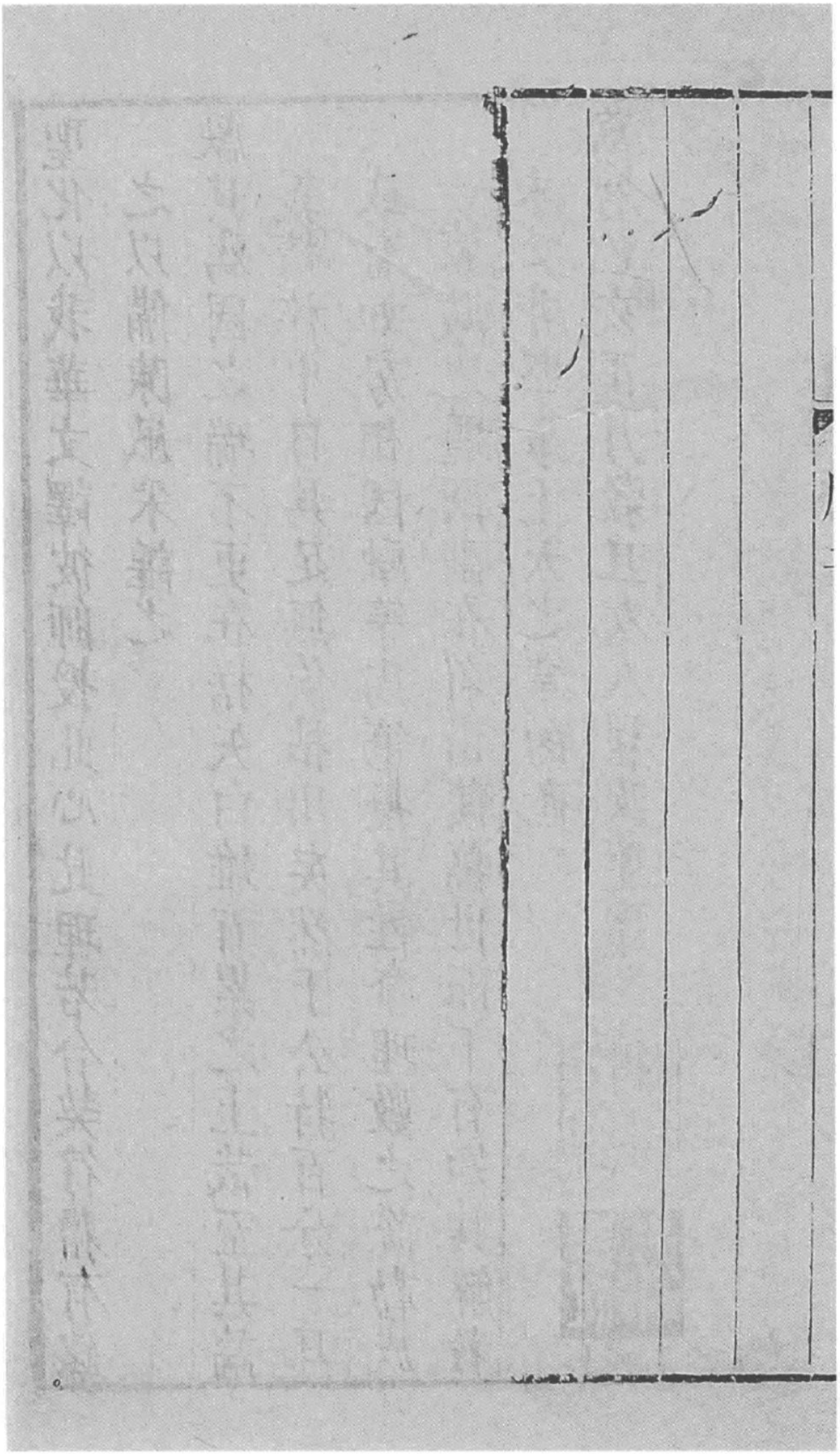
神聖繼起德覆無疆以致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款匪希聞達願列編氓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眞修申敬事

天之旨以裨正學郎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
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
公于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于是從公講象數之
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
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
建安郡王　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
俾爲一言弁之予思楷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古先哲
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
賓服習

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謠之

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楷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拈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俟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

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



交友論

歐邏巴人　利瑪竇　譔

竇也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
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霜亦
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
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覽未
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
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捨舟就
舍因而赴見　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

設醴驩甚　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賓退而從述曩少所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已焉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僞臨難之頃則友之情

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直者益近密僞者益疎散矣

有爲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如無異仇以加儆必有善友以相資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已友多乎實矣愚人二女自修已友似有而還無智者抑或謬計友無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鬧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爲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樂以導和鬧則失和友和則如

樂仇不和
則如鬧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有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之翁于善强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爲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脉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際也

既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始爲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爻也双又耳彼又我我又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爲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捄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

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逾何畏其

額之蹙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面背異

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我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

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二亡即退而離焉謂既不見其

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也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爲吾之真友則愛我以情不愛我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巳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幾雙乎

友之所宜相宥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友如犯義必大乃弃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惡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已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

友之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友特爲友耳

今也友既沒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我聞直語矣

設令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已害乃滋恨其害自友發矣

多有容友便無容友也

如我恒幸無禍豈識友之真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似結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已者則遐者邇弱者强患者幸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

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猶可爲之聽判必一以我爲友也

信于仇者猶不可失況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于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卽悔

既友矣毎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

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即大犯友之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有成矣友字古篆作𠬝即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羽即兩羽也鳥備之方能飛

古賢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

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踈而我遂自處于踈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交旣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汚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
殊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
時之損甚於偷財偷時之盜偷
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脩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
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捄其將墜計莫過
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透於膺豁然開
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
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
爲與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均爲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已之譽而忘忍已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一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諠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卽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啗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

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觀易散也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干人財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絕之

欲於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寃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

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衙臣止之曰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于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與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善諾怫而曰王睨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得總位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須給與人也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充庫譏之曰足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已乎對曰惠友之味也

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俚異而均美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竇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旣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腆養之于都中以其爲智賢者日曠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的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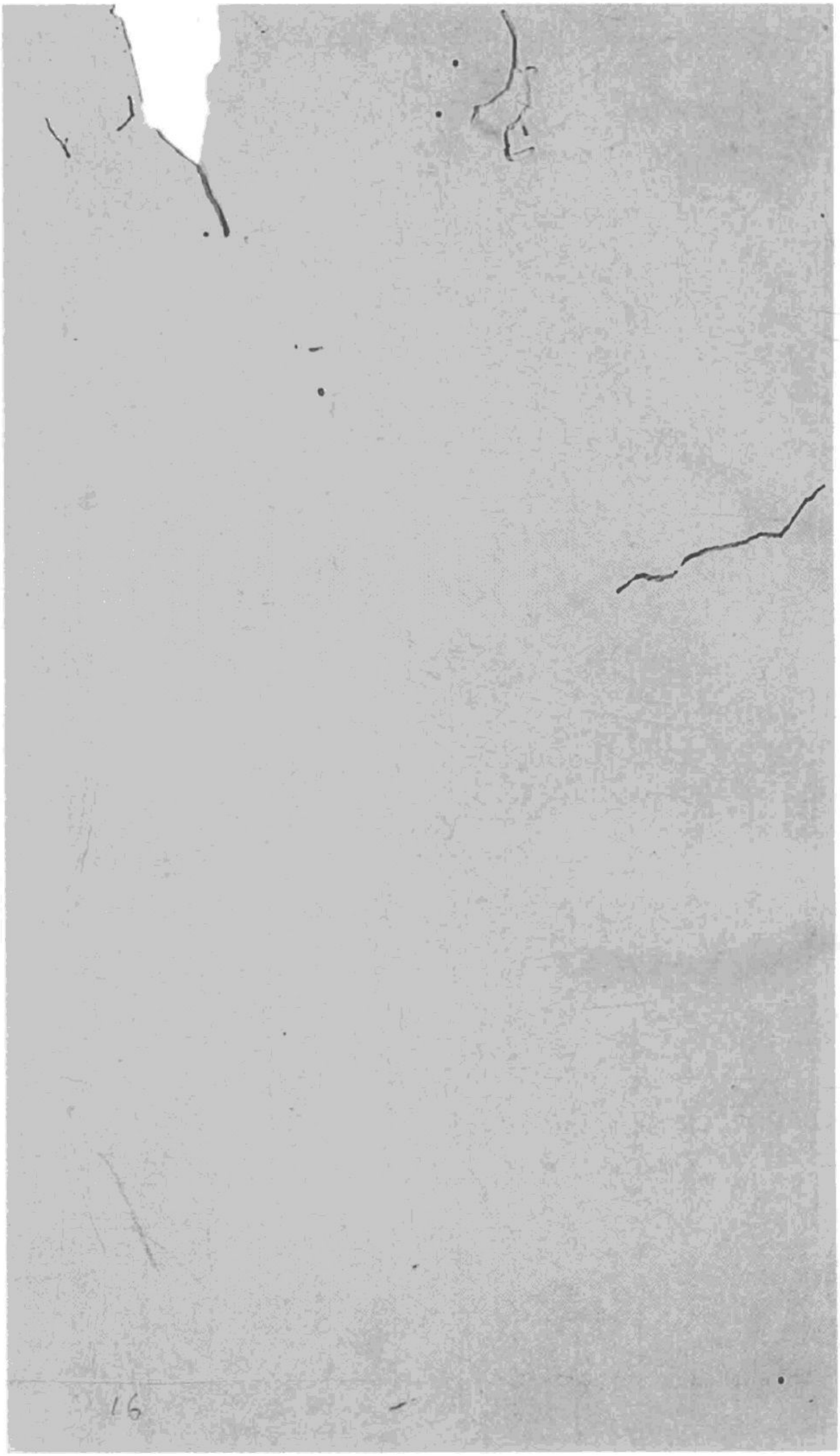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之所行

大吉荅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

偶徹爲友也

墨臥皮古聞士者斫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

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